

淨土資糧信願行續編

大安法師 講述



Pure Land and Grain
— Elaborated by Shi Da An



文化中國出版有限公司
CULTURE OF CHINA PUBLICATION CO., LTD. HONG KONG

。九界眾生，含此界上無以圓成佛道；十方諸佛，歸此界下無以普度群萌。一切淨土法門，其大無外。三禪普攝，利盡含收。九界眾生，含此界歸此法界。若論大機所見，肇始實在華嚴。以善財遍參知識，末后于普賢座下，法門，無不從此法界流；一切行門，無不還歸此法界。若論大機是為等覺菩薩。普賢乃以十大願王，勸導善才及與華嚴每教四十一立去身大士，其成申如彼。所登普賢菩薩等，與普佛等，是為等覺菩薩。普賢



淨土資糧信願行續編

大安法師
講述



Pure Land and Grain



文化中國出版有限公司
CULTURE OF CHINA PUBLICATION CO., LTD. HONG KONG

淨土資糧信願行續編

作者：大安法師 講述

責任編輯：白蘭

出版統籌：鍾行 賀懷民

內文圖片：廬山東林寺佛藝研究所

出版人：周勍

出版：文化中國出版有限公司

社址：香港葵華星街 8-12 號華達工業中心 A 座 8 樓 5 室，15 室

電話：00852-23661510

傳真：00852-27235039

電郵：culturechinapublishing@gmail.com

印刷：香港開益印刷公司

發行：香港開益書店

版次：2018 年 11 月初版

定價：H.K.\$ 280.00

書號：ISBN 978-988-78114-9-7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調換。

目錄

引言・淨土法門的特質

- 一、教內真傳，他力救度 /8
- 二、眾生與阿彌陀佛感應之道 /17
- 三、淨土文化的普世價值 /25

第一講・信心是安樂的源泉

- 一、信之內涵 /36
- 二、信之功用 /40
- 三、淨土信心之法義 /44
 - (一) 自性彌陀之信
 - (二) 界外淨土之信
 - (三) 阿彌陀佛如母憶子之信





第二講・於難信法生決定信

一、起信之障 /68

- (一) 生滅心的陷阱
- (二) 認知的狹劣
- (三) 本能的懷疑

二、起信之路 /78

- (一) 就人立信
- (二) 就行立信
- (三) 從果入手立信

三、一信之後，永不再疑 /85

第三講・如何昇華淨土之願力

一、以彌陀大願作為吾人立願的依據 /96

二、從八苦的覺受中激活厭離心 /109

三、從厭離身體處下手 /113

四、念佛人不得懼怕死亡 /120

第四講・以執持名號為正行

一、名號具萬德 /130



淨土資糧信願行續編

二、都攝六根，淨念相繼 /138

- (一) 都攝六根的原理
- (二) 念佛當一門深入
- (三) 攝心念佛的方法

三、念佛的勝妙功德 /145

- (一) 念佛肉身不腐
- (二) 預知時至，安然往生
- (三) 現代鸚鵡往生記
- (四) 念佛化解厄難
- (五) 念佛治癒絕症



第五講・福德為水慧為舟

一、淨業三福含攝世出世間善法 /158

二、十大願王導歸極樂的啓示 /166

結語・末法端賴念佛出火宅

一、佛法滅盡後，念佛法門住世百年 /180

二、五濁惡世，非念佛必不可度 /182

三、往生極樂為今世修行唯一目標 /188

引言 · 淨土法門的特質






引言·淨土法門的特質

信願行乃淨業修持之宗要，其內涵非常深廣。本人於二〇〇五年曾經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講過《淨土資糧——信願行》，這十年來，隨著對淨土法門修學的深入，愈加體會到信願行的內涵如大海般深廣。在本次東林寺第八屆淨宗弘法人才培訓班上，本著教學相長的心態，與大家進一步交流探討淨土法門的一些核心話題。

於此擬從三個方面展開淨土法門特質的論述：一、教內真傳，他力救度；二、眾生與阿彌陀佛感應之道；三、淨土文化的普世價值。茲分述如下：



一、教內真傳，他力救度

“教內真傳”這個名詞概念的施設是從特質上將淨土一法與通途八萬四千法門，特別是與禪宗加以界別。

大家知道，禪宗被稱為“教外別傳”，釋迦如來拈花微笑、維摩居士毗耶杜口，種種公案都傳達出禪宗心法向上一著、離言說相的特點。這裏的“教”指語言文字，而“教外別傳”是指超越語言文字相之本地風光，側重於“第一義諦”（空）之理法。

而作為中國大乘佛法修行的另一個重要法門——淨土法門，卻具有“教內真傳之事法”的特點。稱性宣說，指示西方，建立淨土與名號之相狀，側重於“妙境界相”（有）。這裏也就顯示出淨土法門與

通途八萬四千法門的不共之處，常表達為“勝異方便”“特別法門”或“正門”。例如蓮宗第二代祖師善導大師就把淨土一法稱之為“正門”，而把通途法門稱為“門餘八萬四千”——正門之餘。

蕩益大師則說，《華嚴》奧藏（十大願王導歸極樂）、《法華》秘髓（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十方一切諸佛所宣諸法之心要，一切菩薩修行萬行之指南，皆不出於念佛法門之外。

故知淨土法門勝妙法義無量無邊。於中，我們可拈出“他力救度”這一法義來與大家略作探究。自力與他力是在評判修行方法及心態時常常用到的概念。龍樹菩薩在《十住毗婆沙論》中，站在大乘圓教的立場，論述一個菩薩可以通過兩條修行道路獲得阿鞞跋致果位（阿鞞跋致譯為“不退轉”）。

一種是難行道，就是靠自力勤修戒定慧，斷惑證真，龍樹菩薩將此比喻為在陸地上通過步行到達目的地；另一種是易行道，就是以信心作方便，仰靠佛力，或者說是靠他力，此易行道如水上行舟，憑借船的力量到達彼岸。相對步行的辛苦，乘船顯然更為輕鬆快樂。在這裏，龍樹菩薩對易行道內涵的界定相對廣義，即通過稱念包括“阿彌陀佛”名號在內的十方諸佛名號，感通佛力加持，都能獲得阿鞞跋致果位。

曇鸞大師繼承了這一思想，在他著的《往生論注》中，開篇即以龍樹菩薩的難行道和易行道立論，提出無佛時代得阿鞞跋致有五種障礙。隨後，曇鸞大師進一步創造性地談到，易行道不是指在這個世間得阿鞞跋致，而是乘佛願力往生淨土，到極樂世界入大乘正定聚。這樣就與阿彌陀佛四十八大願中的第十一願——“正定必至涅槃願”





聯繫起來：“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住定聚，必至滅度者，不取正覺。”這裏的“正定聚”，就是指阿鞞跋致。可見，曇鸞大師將易行道直接與憑借佛力求生極樂淨土聯通起來了。

對於自力和他力的差異之相，歷代祖師大德多有詳細描述。曇鸞大師就曾經談到，如果有人畏懼三惡道之苦，希望走向解脫之道，那麼首先要受持戒律，由戒律修習禪定，再由禪定開發智慧，得到神通，這樣就能靠自己的力量遍游四天下。這就是自力之相。

還有一種，若有陋劣之人，沒有修習戒定慧的能力，力量怯弱或連毛驢都跨不上，但是，他仰靠轉輪聖王之力，乘上轉輪聖王的輪寶，同樣也能遍游四天下，而無有障礙。這就是他力之相。

又比如有兩個人，都想渡過前方浩瀚的大海。其中一人著手選種、育苗、種樹、澆灌，準備等樹木成材後，再砍伐樹木，造船，航行過海。這是自力之相，這種方法耗時久遠，甚或等不到樹木長大、大船造成，壽命可能已經終盡了。

而另一人知道自力造船艱難困苦，於是他就借一條船越過大海，快速到達彼岸。這種方法就好比是依靠佛力救度。

我等眾生在這五濁惡世中，欲求快速出離生死大海，亟須仰靠阿彌陀佛的大願之船，借托佛力越過娑婆生死苦海，唯有此法才能快速抵達解脫的彼岸。

因此，修行淨土法門，首先要對自力修行之難以及仰靠他力修行之易，要有一個清晰的認知。

當吾人開始修行時，通常本能地會依靠自力，這是由於與生俱來的我執身見和我慢習氣所決定的。例如在《佛說觀無量壽佛經》中，



當機者韋提希夫人遭遇宮廷政變，頓生厭離之心，發願求生無憂惱處。雖然她在釋迦佛神力的加持下觀見極樂世界妙麗輝煌，發願往生，但在祈請釋尊開示往生淨土的方法上，韋提希夫人還是站在自力的角度來請求：我願意求生極樂淨土，願佛教我思惟，教我正受。

韋提希夫人希望釋迦佛給她傳授思惟修觀之法，得觀佛三昧，以此功夫往生西方淨土。這是尋求自力往生之法。

釋尊也隨順其意，宣說了定善十三觀。但佛深知多數眾生根機陋劣，心念散動，靠定善一法不能平等普度，所以又隨自意開三福九品往生淨土之教言。





諸佛出現於世，是要以其威神願力幫助眾生出離生死苦海，圓成本具的如來藏性，這是佛的本懷。然眾生開始一般不願意接受外力的幫助，一定要先靠自己。因此，釋迦牟尼佛最初在鹿野苑首先宣說聲聞教，談三十七道品。例如證初果要斷見惑，通過修五停心觀、四念處，逐步修到第七方便行，才能以十六心斷見惑，斷見惑如斷四十里的激流水，整個過程非常辛苦。

然而斷見惑證初果須陀洹並沒有了生死，還要七次往返天上人間，進而斷上二界之思惑。即使證到二果斯陀含，還要最後一次往返天上人間。證得三果阿那含才能生到色界五不還天，在那裏修九次第定，直至證得四果阿羅漢的果位。阿羅漢斷盡見惑八十八使、思惑八十一品，所作已辦，長揖三界，不受後有，方爲了斷三界的分段生死，但阿羅漢仍有變易生死（塵沙惑與無明惑）尚未了斷。

在佛陀住世以及正法之時，當生證得阿羅漢果位的大修行人大有人在，但是，到了像法時代，尤其是末法時代，這條路就難以走通了。

印光大師曾多次談到三位祖師臨終示位的範例。南岳慧思禪師臨終示鐵輪位，即圓教第十信位（初信斷見惑，七信斷思惑，八九十信破塵沙、伏無明）。這個證位的修行者很了不起，有大智慧、大神通，但是還沒有破無明，仍屬於內凡範圍，尚未證實相法。

天台宗祖師智者大師臨終示位圓教五品位，在六即佛中屬於觀行即佛位。此位未斷見思惑，祇是將其伏住，尚屬外凡位，僅憑自行功夫，還離不開三界。

蕩益大師是蓮宗第九代祖師，其臨終示位偈曰：“名字位中真佛眼，未知畢竟付何人？”這在六即佛中屬於名字即佛。這個位次不僅見思



惑未斷，甚至都沒有伏住。這些祖師的本地皆深不可測，然他們的臨終示位尚且以凡夫自居，所要傳達的就是末法眾生靠自力修行難以出離三界的深遠意義。因此，智者大師、蕩益大師均一往情深修行淨土法門，說明唯有仰靠阿彌陀佛悲願攝受往生極樂淨土，才能於此娑婆穢土，橫超三界。

祇有深知靠自力修行了生脫死之難，才會全身心地仰靠阿彌陀佛的救度。這確實是淨土法門非常核心的，與其他法門不共的特質，在宣說《阿彌陀經》時，十方諸佛出廣長舌相來證信、讚歎，告訴與會大眾：“汝等眾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在《無量壽經》中，十方諸佛有偈頌如此表達：

其佛本願力，聞名欲往生，
皆悉到彼國，自致不退轉。

這些都是十方諸佛對他力救度——阿彌陀佛名號光明救度的讚歎。十方諸佛在自己住持的刹土，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來宣說阿彌陀佛的本願力量，一切眾生聞信阿彌陀佛名號，願意往生極樂，都能蒙佛願力攝受往生，於極樂淨土即刻得阿鞞跋致——不退轉位。這種他力救度的成就來自於阿彌陀佛因地所發大願以及無量劫積功累德的莊嚴成就。

阿彌陀佛以大悲願力和無緣大慈，將佛果地上的福德智慧平等恩賜給一切凡夫眾生，所以稱之為不可思議的功德之利。對這一點，我們要信解、接納、依教奉行。為什麼修行要靠他力？因為我們業障深重、智慧淺薄，通身都是業力，靠自己如何了脫曠劫以來的生死大事？雖然吾人有正因佛性，有解脫的渴望，也有相當的出離心，但如果沒





有他力的救度，還是無能超越三界火宅的。阿彌陀佛的他力救度就是吾人了脫生死的強增上緣。在這樣的五濁惡世中，我們就像行走在沼澤地帶，越掙扎陷得越深；我們就像在生死大海湍急的漩渦中，隨時可能遭受滅頂之災；我們就像孩童碰到水火風災，毫無逃生之力。值此危難之時，我們祇有趕緊呼喚大慈悲父的救度，才能脫離輪迴險路。所以善導大師說，五乘行人得以往生，全憑阿彌陀佛大願業力作增上緣。這不是靠自己力量所能實現的。

由於他力救度的特點，淨土法門與通途自力法門之間存在著諸多的不同。通途佛法修行，首先要開悟，即見道，在見道的基礎上才能修道，由修道而證道。簡而言之，信解行證是通途佛法修行的必由之路。

但淨土法門很特別，修淨土法門并不要求開悟、見道，祇要以信心作方便即可契入。這種信心體現為相信釋迦牟尼佛所宣說的“二有”：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

淨業行人相信有極樂淨土，相信有阿彌陀佛，并信解極樂世界無盡莊嚴，不在吾人心性之外，從而生起欣慕極樂、厭離娑婆之心，以信願心執持名號，求生淨土，即可當生獲得解脫。

這種信心是以釋迦本師的開悟作為自己的開悟，釋迦本師在菩提樹下，現量親證有極樂世界，有阿彌陀佛。誠如蕩益大師所云：“故一聲阿彌陀佛，即釋迦本師於五濁惡世所得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意為釋尊亦是念佛而成佛的——注）。今以此果覺全體授與濁惡眾生，乃諸佛所行境界。”（《彌陀要解》）是故吾人不必去求其他的開悟之門。信受奉行，對修行淨土法門至關重要。

又如，修行通途佛法，一定要強調戒定慧三無漏學——由戒生定，





由定發慧，由慧斷惑，由斷惑而證真如法性，了脫生死。顯然，淨土法門的修行更為直捷，祇要信願持名，即使沒有斷惑，煩惱還在，也能蒙佛接引，橫超三界，一往生淨土，即得不退轉位。

再如，修行通途佛法，一定要對今生乃至多生多劫的業障有極重的懺悔意識，修行人必須要懺其現行業障，否則這些業便會障道。而淨土法門是帶業往生之法，淨業行人能懺除業障固然很好，若懺不掉也無妨，可以乘佛願力，帶業往生。雖然凡夫的業障猶如百枚巨石，但放在阿彌陀佛的大願船上，就不會沉沒於水底。



事實上，無量劫以來我們造作的惡業無量無邊，若此惡業有體相，盡虛空界都無法容納，我們又能懺除多少呢？因此，淨土法門帶業往生的特點尤為殊勝，能令凡夫不斷煩惱而橫出三界。極樂世界的凡聖同居土圓融上三土（方便有餘土、實報莊嚴土、常寂光土），往生凡聖同居土就等於往生到上三土，能與諸上善人俱會一處。淨土法門是一條捷徑，所證之果又非常勝妙，這也就構成了它難信的特點。

淨土法門是修行的徑路，是快速成佛的法門。而快速成佛還是來自於他力，沒有阿彌陀佛的願力加持，眾生亦無法獲得速疾成佛的效果。比如阿彌陀佛的第十八願——十念皆生我國願，表明我等眾生祇要至心信樂，欲生彼國，乃至十念，蒙佛願力皆能往生極樂世界。一往生極樂，便永遠終止了在三界無休止的輪迴。因此我們乘佛第十八願的願力就能脫離生死苦海，到達極樂彼岸。

同樣，乘阿彌陀佛的第十一願——正定必至涅槃願，往生者都能得大乘正定聚，必至得大乘涅槃，這也是憑借他力快速成佛的體現。

我們知道，在通途佛法中，凡夫從初發菩提心修道直至最終圓成佛果，整個過程非常漫長，而且還會進進退退，甚或進一退九。即使修到七地菩薩的位次，仍然有可能取證偏真涅槃，更何況其他下地位次的菩薩。但往生到了極樂世界的諸天人，直趣大乘的佛果，中途不會退轉。

此外，修行通途佛法首先要在十信位開根本智，發菩提心，然後破一品無明得圓教初住位，經由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直到等覺菩薩，這四十一個位次是步步增進，不能躐等的。但在淨土法門中，往生者到極樂世界或可在念不退中頓然超越四十一個階位，成爲一生



補處菩薩，快速成就大乘佛果。因此，阿彌陀佛第二十二願——菩薩一生補處願——對眾生的保證，也是又一個體現著快速成佛的特點，在佛力加持下，能夠讓淨業行人超出常倫諸地之行（即超越通途菩薩證位次第），速疾到達一生補處之位。可見，業力凡夫從離開無量劫的生死輪迴到修因證果的全過程，自始至終都貫穿著阿彌陀佛的願力加被。

徹悟大師在《念佛伽陀教義百偈》的第一偈中就談道：“一句彌陀，我佛心要，豎徹五時，橫該八教。”意謂這一句“南無阿彌陀佛”是釋迦牟尼佛悲切救度眾生的心要，將釋尊欲令一切苦難眾生快速離開三界火宅、圓成自性本具佛道的本懷和盤托出。念佛法門的宣說是通五時來說的，從華嚴時、阿含時、方等時、般若時，直到最後的法華涅槃時，釋迦本師都在宣說念佛法門。祇要眾生根機成熟，佛即不失時機地開演此法，因為這種他力的救度對於濁惡穢土的眾生至關重要。印光大師也常常表達：九法界眾生離開淨土法門，上不能圓成佛道；十方諸佛離開淨土法門，下不能普度群萌。

為什麼這樣說？這其實還是針對能否有他力救度這個核心點來說的。如今我們已是人身難得今已得，又在這炎炎火宅之中幸聞淨土他力救度的勝妙方便之法，因此，一定要信受接納，生起絕對的信心，要登上阿彌陀佛的大願船，直接抵達解脫的彼岸。若不能這樣去承擔，那就非愚即狂了。

二、眾生與阿彌陀佛感應之道

淨土法門的第二個特質是生佛感應之道，在關於他力救度的述說





中，就已經傳達著感應道交的原理了。

感應的事相、事蹟，我們可能在日常生活或修行中多少都會感受到一些。一般感應之跡有六種形態：

第一種是顯感顯應。今生至誠信佛、拜佛、念佛，以現生能感之機得到佛力的加被、救度，這叫顯感顯應。這在僧俗二眾修行中出現的感應事例，有目共睹，容易采信。

第二種是冥感冥應。過去生中曾經信佛念佛，今生并未修行，由於這往昔的善根，今生得到佛力暗中加持，從而逢凶化吉，遇難成祥。例如在車禍、空難中，可能同車、同機的多數人都不幸罹難，卻有個別人九死一生，保全了性命，這樣的事例多有發生，但吾人沒有宿命通，便將此事視為偶然，或云某人運氣好。實則裏邊是有因果關聯，幸存者得佛力冥加的。

第三種是冥感顯應。過去生曾經有信佛修行的善根，而今生沒有修行，但遇特殊厄難機緣，蒙佛現生感應加持，避免災禍。感恩佛德，卻未察覺乃是往昔自己善根所感。

第四種是顯感冥應。今生精勤修行、念佛、拜佛，似乎沒有明顯的感應，但冥冥中自有佛力加持，令其災禍消弭在萌芽狀態。須知，平安即是福。

第五種是亦冥亦顯感而顯應。過去生曾有修行善根，今生也接續修行、念佛，佛力於今生顯現感應加持。


第六種是亦冥亦顯感而冥應。過去生和今生都在修行，以此能感之機得到佛力冥冥中的加持，吉祥如意，如上醫治未病，并無症狀讓人察覺，即為佛力“冥應”。雖然以上感應事蹟的形態有多種多樣，



但感應之理卻是一以貫之，而非一般凡夫所能透徹理解的，這即是宗教的神秘之處。

佛通過大乘經典不斷傳達一個信息：我們生活在這個地球上不是孤獨的，十法界中有無量的刹土，有無數的生命形態，眾生的種類、長相、樂欲、壽命等千差萬別。眾生業力不可思議，佛菩薩作為一個慈悲的、至高的生命形態，時刻都在關照著我們，與我們的心行產生密切的關聯。如因陀羅網的珠子，珠光互攝互滲相即。






《華嚴經》中有偈頌曰：

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眾生前，
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恆處此菩提座。

意謂在整個法界中充滿著佛的能量和信息，它能普遍顯現在一切眾生面前，就如同天上那輪月亮能普遍映現在一切江河湖泊之中。祇要眾生機緣成熟，佛就立即隨緣赴感，無一遺漏地，不失時機救度眾生。



雖然佛的化身應一切眾生的機緣而現前救度，但其報身如如不動，所以佛能在一念中隨眾生機感，遍法界應。法界無量，刹土無量，眾生無量，一旦眾生能感之機具備，佛便在一念中與之相應，這種能感和所應是即時的、不隔的。古人常常將其比喻為洪鐘待叩，洪鐘宛在，眾生一叩即響，大叩大響，小叩小響，不叩不響。

又如天上雖然祇有一輪明月，但無論人們向何方移動，都會覺得月亮是在隨己而行。而且神妙的是，各地的水中所顯現的都是全月，不差半分。佛心也是如此神妙。佛心無為、無心，但法性含裹虛空，無量刹土盡收其中。佛無心無不有心，以眾生心為心，以眾生境界為境界。這種無作妙用如洪鐘明月，不謀而合，無緣而應。

在世間所有學問中，感應之道非常深邃。蓮宗初祖慧遠大師在一生的修行實踐中，對感應之道體會甚深。縱觀大師一生德業，能清晰感受到這一點：大師曾三次於定中見阿彌陀佛；大師想建東林寺時，山神協助從出木池現出木材得以啓建東林寺（所建大殿名為神運殿）；大師在江邊至誠祈禱，金文殊像浮出水面，遂迎請入寺建閣供養（後在文革中毀失）。

慧遠大師曾與東晉名士殷仲堪共同討論《周易》。殷仲堪問：“《易》以何為體？”慧遠大師回答：“《易》以感為體。”感應之道確實是他在宗教實踐、體驗中已經證明了的。正因為慧遠大師深切地相信、理解感應之道，所以一生中才會出現種種不可思議的情形。

這裏我們以一個具體的例子詳述慧遠大師的感應之跡。慧遠大師曾經作過五首《佛影銘》，描述自己在東林虎溪旁遙見萬里之外洞窟所現佛影的神奇感應。

慧遠大師曾跟隨道安大師學習佛法教理二十餘年，宗教情懷一直非常深厚，常常向西域來的法師探詢，希望了解各種奇特的感應之跡，用以堅固自己對大乘佛法的信心。當時，有位法師就給慧遠大師講述了佛陀於石窟中留下佛影教化毒龍的故事。這條毒龍居住在那揭羅喝國的洞窟中（今阿富汗境內），常常出洞傷人，佛陀為了教化毒龍，就到洞窟中為其宣說佛法。毒龍對佛很有信心，見到佛陀相好光明，毒心自然息滅，並從佛受戒，永不殺生。牠請求佛陀常住此窟，不要離開，因為佛陀一旦離開，牠或又會毒瞋發作，傷害眾生。

佛陀慈悲默應。但忉利天王等就有些不悅：佛陀是一切眾生共有的，怎能為毒龍獨占？於是，佛就以善巧方便在洞窟中留下佛影，就像一面鏡子，隱約有佛顯現其中，而且還能講經說法。當年佛馱跋陀羅尊者、法顯律師以及後來唐代的玄奘大師都曾經前往洞窟中親身瞻禮，並有佛影放光瑞相。慧遠大師聞此神跡後很有信心，意欲在一萬五千多里之外的廬山以至誠心感見佛影。於是他在虎溪之畔，背山臨流處，築造龕室，日夜祈禱。“感徹乃應，扣誠發響。”不久，佛影果然影現在虎溪的水流中，慧遠大師就“淡彩圖寫”，依顯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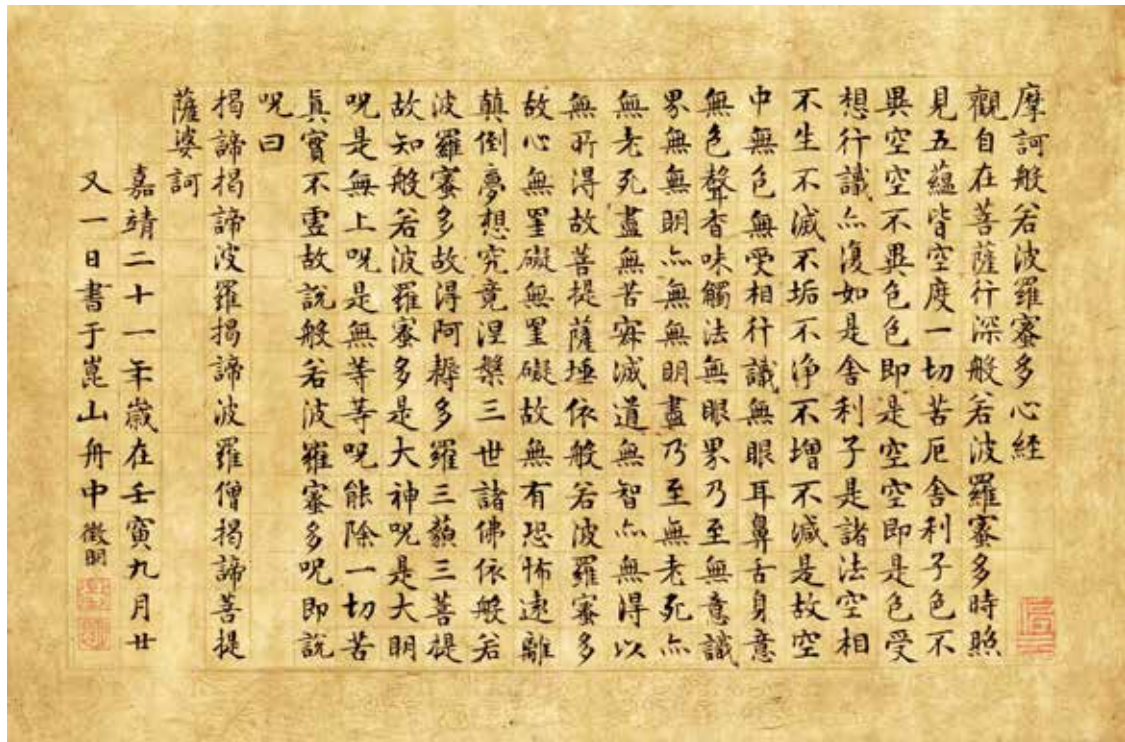
佛影作畫。這幅佛影圖望似輕霧，若隱而顯，一傳到京都，就引起當時朝野震動。

諸佛如來以種種方便度化眾生，《華嚴經》中就有以光影度眾生，普現十方刹土的解脫門，即是佛以光影度眾生的一種感應。在蓮社諸賢的念佛修行實踐當中，包括劉遺民居士等多人都有感應經歷。又如唐代懷感法師，稱念佛名，便得見佛。又如蓮宗五祖少康大師，唱佛一聲，眾見一佛從口中飛出，唱佛十聲，則有十佛從口中飛出，如連環珠狀。此等靈驗，萬萬千千。

這些極具宗教內涵的感應事蹟在一般世間人看來，都覺得是子虛烏有的神話，但它確實真實存在，屬於不可思議的境界，且有其深奧的原理。所以，《周易》以感應為體。孔子所作的《繫辭傳》就談到易之體“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易的體性離開思維、不加造作、寂然不動，但有感就顯現卦象，傳達吉凶悔吝的信息，這種神妙可謂“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蓮池大師曾以此來比喻執持彌陀名號速成佛果的勝異是徑中之又徑，而修其他法門則是“疾而後速，行而後至”。從常識來看，一定要跑得快才有速度，一定要行走才能到達目的地。但感應之道卻非如此，它超越了經驗常識，在心性感應層面，沒有快步跑便具神速，沒有開步走就到達了終點，這就叫神妙。阿彌陀佛臨終接引眾生亦復如是神妙。

極樂世界距離此娑婆世界十萬億刹土之遙遠，我們能行走去嗎？我們能坐太空探測器去嗎？即使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去，也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但為什麼佛經中都說彈指間、一念間、屈伸臂間就能去極樂





世界？這是祇能在“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的感應之道下才能實現的神妙，它已經超越了邏輯思維或理性主義者所能考量的範疇。

當代念佛行人對感應之事也是有驗證的。東林寺每月舉行兩次為期十天的“百萬佛號閉關”活動，有的信眾在出關後，與大家分享一些不可思議的閉關體會，這些事例都是真實不虛的。或因重病，至誠拜佛，感得佛夢中治癒疾病；或為懺除業障，冤親債主於念佛中，現於腦海，懇切稱佛，得以消除的；或為對治懈怠放逸，在關房或一日一夜，或十日十夜，持續不斷念佛，身心康樂的；或臨命終時念佛，見到蓮華或聞異香往生，荼毗燒出諸多五彩舍利花的；如此等等，不勝枚舉。



由此可知，我們是否能與佛感應，感應的效果到底如何，其實不在於佛，而在於我們自己。爲什麼要有至誠心？心越至誠、越懇切，就越能感通得上，因爲阿彌陀佛的所應與我們是沒有距離的。

正如《佛說觀無量壽佛經》中所言：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眾生心想中。阿彌陀佛是法界身，入到了一切眾生的念頭裏面，因此我們一有求助、求救的念頭，阿彌陀佛就馬上呈現，就是這麼神速、這麼有效。當然，沒有宗教體驗的人是無論如何也不能相信的，更無法理解這種神妙的感應之道。

阿彌陀佛所應的力量，就是他力的力量。我們要相信這個“他力”的存在，它是遍法界的存在，而且就存在於我們的念頭當中。這種“他力”所應來自於佛，佛具有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佛將一切眾生視作獨生子，如羅睺羅。佛以大平等、大慈悲之心，來回應一切眾生的呼救，不會因爲能感眾生的身份不同而區別對待。所以，是否能夠得到佛力的加持，完全取決於我們的能感之機是否相信、是否至誠，是否全生命地投入。這其中也包括往生這樁大事，我們能不能往生，就在於能否一往情深地仰靠阿彌陀佛的力量，把自己全部放下，全身心地靠倒！當至誠能感建立之後，阿彌陀佛所應的救度力量、願力和光明便即刻體現出來。從佛不失時機的應和以及對眾生絕對救度的層面而言，淨土法門是萬修萬人去的。但如果眾生有懷疑，不能全身命地將自己交托給阿彌陀佛，那麼也可能就是易往而無人了。可見感應道交難思議是淨土法門不共的特點，深信感應之道的存在，是作爲念佛行人必具的信念。若心有懷疑，便於淨土一法，不得其門而入。



三、淨土文化的普世價值

當今世界有一個全球化或地球村的概念，這涉及到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文化傳統、不同國家之間的交流互鑒。地球各種不同的文明形態之間不應該祇是相互衝突，而應該是和而不同，多元文化和諧共處，相得益彰。所以當代出現了呼喚普世文明或普世價值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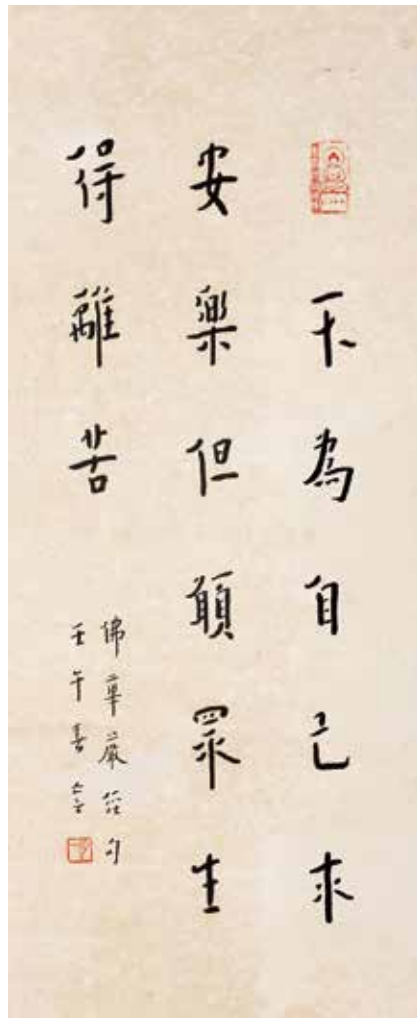
如今在以歐美國家為主導的國際大背景下，人們可能本能會把西方文化作為普世價值的依據。但在全球化進程當中，人類如何和睦共處、消弭衝突，文化交流如何相輔相成，這些都是這個時代所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於此，我們有必要對淨土法門所傳達的，由阿彌陀佛願力所彰顯的法界文明形態有所認知，這種文明形態不僅具有普地球的價值，甚至具有普法界的價值。了解了這種法界文明形態之後，或可從中獲得療救現代文明弊端，建立一種全新的生命意義與價值啟迪。

人被稱為萬物之靈，我們來到這個世間，走過幾十年的生命歷程，應該賦予這一生怎樣的意義？這是一個需要我們每個人去拷問、去思惟、去回答的問題。否則，祇是靠無明和欲望的推動，“飲食男女”這樣渾渾噩噩地度過一生，這樣缺乏精神品質的生命還有意義嗎？所以，每一個對自己生命負責的人都會去探尋人生的意義所在。但這個問題常常被大多數人所忽略，於是追求權位、追求財富、追求名譽，一輩子過得非常盲目。也許到了某個時點，他會發現之前所追求的一切都是虛妄的，是毫無意義的。

據報道，世界頂尖的科技精英史蒂夫·喬布斯，在他臨命終時，對於生命的終極價值有過一些反省，他因病去世時，年僅五十六歲。

當喬布斯身患絕症時，他回憶自己的一生，就是為了追求財富和





成功而終日忙碌，如今面對死亡，他才感到，自己所獲得的一切財富、一切成功、一切榮譽都是毫無意義的。他臨終的渴望，居然是希望用自己一生的財富、一生的榮譽來換取與蘇格拉底共飲一次午茶。

他為什麼會想到蘇格拉底？蘇格拉底是古希臘的一位大哲學家，他一生都在用對話的方式啓迪一切有緣人。大家公認他是整個雅典最有智慧的人，他聽到這個評論時很吃驚，最後他終於明白了一個道理：

大家認為我是最有智慧的人，是由於我知道自己的無知。所以蘇格拉底最著名的一句格言就是“認識你自己”。

一切人都在認識外界，都在琢磨外境，很少有人回光返照，去面對自己的內心，面對自己無量劫以來的生命，面對自己的價值觀。

蘇格拉底知道自己無知，而且希望把自己頭腦中的理論、觀念全都剔除。他通過這樣的路向啓發人們回到生命的本態，去領悟心靈最深處的真相。

無量劫以來的眾生都被假相所迷惑，錯認世間的“財、色、名、食、睡”是必須追求的東西，這就是最大的顛倒！

釋迦牟尼佛示現為太子，他擁有著世間人所渴望的一切榮華富貴，但他卻把這些全部拋棄，毅然出家修道。這是為什麼？因為這位太子意識到，當人面臨“生老病死”種種無常的時候，一切榮華富貴都毫無意義，這一切都是蒼白而荒誕的假象。

他開始思考這個問題：面對死亡，一切都是夢幻泡影，那麼在這無意義的生命當中，如何才能尋找到一個真正的、終極的意義？於是這位太子逾城出家，苦行六年，最終在菩提迦耶的菩提樹下夜睹啓明星而悟道。悟道之後，他就向我等眾生傳達生命應該擁有的終極意義：世間的一切都是夢幻泡影，唯有不生不滅的大涅槃境界才是一切眾生安身立命之處，這就是生命的本態。

西方的後現代主義者在解構工業文明以來一直被認為值得追求的事物之後，也發現一切並不是徹底虛無的，仍然有一個真正的意義。這個終極意義，或者說終極價值、終極真理就存在於那裏。這就是一切眾生安身立命之處，這就不生不滅的大涅槃境界，這才是一切眾





生生命當中的本態。然而我們已經迷失得太久，早已遺忘了這個真如自性，捨父逃逸，去追求那些虛幻的、毫無意義的東西。并由此起惑造業，釀成這五惡、五痛、五燒的濁世。人類的生存在現代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有識之士悉在尋求拯救之良方。

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思貝爾斯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提出“軸心時代”的命題，在國際學術界很有影響力。他認為，“公元前八百至公元前二百年為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在這個時代，蘇格拉底、柏拉圖、以色列先知、釋迦牟尼、孔子、老子，創立各自的思想體系，共同構成人類文明的精神基礎，直到今天，人類仍然附著在這種基礎之上”。

地球人類的心靈依靠軸心時代這些偉大的宗教家和思想家的睿智引導，才能避免相互殘殺毀滅的厄運，令文明蹣跚地走入現代。可以說軸心時代的思想高度，是以後人類所不可逾越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不失為作學問的智慧選擇。

進一步來說，如果一個時代遇到危機，亟須挽狂瀾於既倒之際，一定要重新回到軸心時代的思想理念當中，這樣才能重新獲得永恆的生命力，重新燃起思想的火炬。對軸心時代潛力的甦醒和回憶，其實就是文化的復興，而這些復興總是為人類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力量。

佛教就是軸心時代思想夜空中燦爛的明星，而淨土法門又是其中最閃亮的一顆。無論是《華嚴經》毗盧遮那佛所展開的華藏世界的文明形態，還是阿彌陀佛以四十八大願稱性而出的極樂世界的文明形態，都令人歎為觀止！《觀無量壽佛經》中，釋尊自開淨業三福：“欲生彼國者，當修三福。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



淨土資糧信願行續編

二者受持三歸，具足眾戒，不犯威儀；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如此三事，名為淨業。……此三種業，乃是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諸佛，淨業正因。”證知：淨業三福乃是法界文明的具化洪範。



極樂世界是阿彌陀佛以願力法爾自然顯現的，其特質是與實相應的，因為阿彌陀佛已經契證了諸法的實相，了達一切法的空性，由他的四十八大願作為中介所顯現出來的文明形態，是實相的彰顯。



這樣就具有普法界的意義了，因而對於地球文明有著直接的啓迪。比如說，極樂世界的文明貫注著大慈悲心——無緣大慈，同體大悲，那體現在淨業三福當中，就是慈心不殺，修十善業。

反觀我們地球，自古以來就貫穿著各種戰爭，這都是人類貪婪、瞋恨的結果，所以軸心時代所有的思想家都在彰顯真善美慧的核心價值，都在宣傳仁慈、謙讓、無我，通過認識自己的無知進而超越人類自身的缺陷。

在極樂世界中，平等、自由這些概念體現得極為明晰。真正的平等心契證了諸法實相的空性，所謂一相無相。平等就是一相，一相來自無相，無相就是空性，若未悟證空性，是無法生起大平等心的。

佛的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正是從空性當中生發出來的，而眾生都是有條件的、狹隘的慈悲。大平等心就是平等普度九法界眾生，就是平等對待一切眾生。娟飛蠕動的眾生到了極樂世界，照樣讓牠有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有佛的功德受用。眾生不會由於往生前是國王就會得到優待，也不會因為在往生前是一隻老鼠而受到歧視，極樂世界是平等的法界，對九法界眾生一視同仁。心佛眾生，等無差別。

生命的本質是追求自由的，任何的奴役、專制、約束以及被動狀態都與生命的本態不相應。在極樂世界就很自由，一切都是逍遙自在的：可以在極樂世界無量壽，也可以分身去他方世界；想聽經聞法，就有音聲出來，不想聽時便寂然無聲；沐浴時，水的淺深、冷暖都可以隨著念頭自然得到滿足。

在人際關係中，極樂世界是“諸上善人俱會一處”，相互之間心生歡喜，沒有嫉妒，沒有鬥爭。極樂世界往生者的心都是利他的，



都有自他不二的心態，高度自律，不需要警察和法官。那裏沒有“我”和“我所有”的概念，因此也就沒有私有制、沒有商業、沒有貨幣，但念頭一動，一切都能自然出現在面前，心能轉物，心物一如。

極樂世界的莊嚴不同於我們這個世界的粗糙，極樂世界的文明所展開的是高度審美的境界，那裏沒有沙礫、坑坎、高山、峻嶺，所有的景物都窮微極妙，如同天然繪畫。真的是心淨則佛土淨！在十法界當中，最高的法界就是佛法界，又稱爲一真法界，極樂世界就是一真法界的最好表達。眾生的生命都是趨樂避苦的，還有比極樂世界更安樂的地方嗎？我們在他方世界，尤其是在娑婆穢土遭受了太多的痛苦，而極樂世界是無有眾苦，但受極樂的。而且，生命當中最高的頂點就是成佛——成爲法王，這是於一切法得大自在、大覺悟、大智慧、大慈悲的生命頂點，也正是我們眾生最希望得到的。極樂淨土所展開的一真法界文明來自實相，是稱性而出的，無衰無變，不生不滅，永恆常在，足以安立九法界眾生的一切需求。在所有文明形態當中，難道還有比這更具有終極意義的嗎？

地球的文明日益走向科技化和市場化，世俗主義、物質享樂甚囂塵上，現代人在盲目追逐物欲的過程中，內心卻愈加空虛而迷茫，所面臨的各種社會與心靈的問題也越來越嚴重。此時，阿彌陀佛極樂世界的文明、阿彌陀佛名號的功德、阿彌陀佛普攝一切眾生往生淨土成佛的信息，就很有必要傳達給遭受種種困境的地球人類。從而令所有的地球人認知、相信這個終極意義，並將此作爲自己一生所追求的最崇高目標。人需要有超越的意向，當一個人安立在佛號當中，安立在彌陀願海中的時候，就能超越現象界人我的紛爭，超越財色名食睡





的誘惑，不會爲了名利而相互傾軋。



爲什麼孔子講要“志於道”？一個人祇有“志於道”，才能不被形而下的物質欲望所困擾。沒有道的提升，就必然會在“財色名食睡”的泥坑裏面打滾，很難擺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一個人的生命太需要這種終極意義，安心於大道，獲得安寧，得到安樂。當一個人剝離了官位、職稱、財富、名牌等所謂的光環，他生命中到底需要什麼？其實并不需要很多。但爲什麼我們會追求那麼多呢？爲什麼要如蠶作繭，飛蛾撲火呢？爲什麼一輩子就在爲他人作嫁衣裳的無奈之中，甚至在焦慮痛苦當中度過呢？本質上就是因爲沒有解決生命的

終極意義的問題。祇有終極目標得以確立之後，人生才是有意義的，才是充實而幸福的。

哲學家蘇格拉底曾經說過，未經理性拷問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我們又有多少人拷問過自己的人生意義呢？

探究人生的終極意義，還真的需要回到軸心時代，從公元前五百年前後的這批聖人那裏獲得答案。在這個喧鬧的、知見繁雜、見濁熾盛的時代，是找不到終極意義的。所以很多人迷茫了，覺得什麼都沒有意思，於是就轉向藝術、音樂、文學、運動甚或毒品。其實吸毒者也是希望尋找一種意義，希望通過迷幻劑追尋狂喜入迷的瞬間體驗。但是，人的感覺是不可靠的，是虛幻的，想要靠藥物去找到這種所謂的意義，那是不靠譜的。

所以我們要重溫極樂世界的莊嚴，這是由佛中之王——阿彌陀佛的願力稱性而出的法界文明。我們要從這裏找到一種終極的意義，來安立我們有限的人生。祇要吾人具足信願，雖然身體還在娑婆世界，然已非娑婆世界之久客；雖然當下還沒有往生，但由於這一念信願稱名，在七寶池八功德水裏面就已經有了一朵標明著自己名字的蓮蕊，已是極樂世界之嘉賓了。帶著這種心態，在這一期分段生死當中隨分隨力，敦倫盡分，將重心放在信願念佛、求生淨土上，并以淨業三福來規範自己的行爲，以此世的生命作一跳板，信願念佛，臨終蒙佛接引，往生極樂，這樣的生命才彰顯本有的意義，如是念佛人即是人中分陀利華。






第一講 · 信心是安樂的源泉





第一講 · 信心是安樂的源泉

淨土三資糧的第一個重要部分是信門。《華嚴經》中的一句經文可以用來表達信門的內涵——“信樂最勝甚難得”。意謂信心之中蘊含著安樂，而安樂當中又帶有一種希求。可知，在世出世間法中，信心與快樂悉是緊密相聯的。信樂是生命深層的動力機制，其作用最為殊勝。信樂的獲得又與智慧密不可分。尤其對大乘佛法的信心，在凡夫層面極為難得。《大乘起信論》中談菩薩從初信位起修，到十信位信心成就，那得要經過一萬劫。所以大乘佛法非常強調信心，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中就談到，佛法大海，唯信能入，唯智能度。



淨土法門的特點是以果地覺作因地心，具有仰靠佛力救度的殊勝內涵，因此對“信”尤為強調，我們必須對此加以深入考量，以下從三個層次展開：一、信之內涵；二、信之功用；三、淨土信心之法義。茲分述如下：

一、信之內涵

“在日常生活中，“信”字主要涉及的是人際關係，如信任、信譽等。古人以“誠”來詮釋“信”，也就是“不欺”。但在精神信仰層面，“信”的含義就非常深廣了，《華嚴經》中談菩薩有十種藏，其中第一藏就是“信藏”，意為信心中蘊藏著無量的功德。而且，與通途佛法相比，淨土法門對信心的內涵還有著特別的理解。

通途佛法比如法相宗對“信”的內涵有一種界定：於實德能，深忍樂欲。“實”指實相之理。正如《楞嚴經》中談到，“六根、六塵、六識、七大”等一切事相，其本質就是如來藏性，妙真如性，因此要相信有這個實相。“德”指佛法僧三寶的清淨的德。“能”指一切世出世間種種善法具有其功能作用。對實、德、能三者以深心去“忍”（忍，即慧心忍可），就能產生安樂、希求的信果。

淨土法門的信除了包含這些內容之外，還有以佛的果地覺作因地心的特點。因地心，就是一切業力凡夫因地當中所起的心，叫信因。在這信心的因地當中，有佛果覺的德能滲透過來。接受了佛果德的加持力，在內心深處感通了這種力量，從而產生不共的信心，這就構成了淨土法門的正信。由此，對佛的果德沒有絲毫的懷疑，然後信願稱名，便能感應道交，臨命終時蒙佛接引，往生淨土，得阿鞞跋致，進而圓修自利利他之菩薩行，速疾圓成佛果。所以對阿彌陀佛的威神果德的信心是貫穿一個淨業行人修因證果全過程的。

一般信眾常常會問：既然信心如此重要，那如何判斷自己是否具備信心呢？這個問題確實不好回答，因為信心是屬於精神層面的，很難量化。雖然信心不能量化，但是具信者心性是有其特定法義的。其間消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略述三五：

首先，信心有澄淨之義。如人具足信心，其當下的念頭、心性就會逐步清淨。因此信心如清水珠，體性清淨，能令懷疑的濁水澄清。與信心相對立的，就是不信、懷疑。如果信心以清淨為體相，那麼不信、懷疑就是渾濁之相。清淨之相不僅能使自己清淨，同時也能令周圍的人清淨，產生信心。而懷疑之人不僅自身疑惑不斷，也會把懷疑





傳染給其他人，令他人不信，是故懷疑的心如同極穢之物，自穢穢他。具信者如蓮華香潔，澄淨自他。

其次，信心有決定之義。《華嚴經》是以文殊菩薩代表信門，文殊是表大乘根本智的菩薩。而蓮宗祖師判釋信心亦屬於智慧的範疇，因為沒有甚深般若智慧就不可能對淨土產生淨信。《阿彌陀經》之所以要以舍利弗為當機者，是因為舍利弗在佛陀的十大弟子中智慧第一。而在與會的菩薩當中，是以文殊師利菩薩為首。這就代表大小乘為首的弟子，都是把智慧第一放在首位。有了智慧，才有決定之義，才能令信心如金剛般堅固，不會被其他觀點所動搖。

其三，信心還有歡喜之義。在真正對一種超越的、不可思議的他力救度法門產生信心之後，一定會心生歡喜。法華會上，與會的聲聞弟子總認為自己已經修行到家了（增上慢者），想不到佛陀在會中還和盤托出摩訶衍一乘法。這些弟子才發現，自己原來是流浪的窮子，而佛陀這位大富長者父親是要將所有的財寶都給自己，因而“自知當作佛，心生大歡喜”。這種歡喜就能斷除心性中的憂慮、苦惱。

阿彌陀佛名號當中也有一束光，就叫“歡喜光”。所以，如果念佛越念越歡喜，那是已經有一定信心的樣子了；如果越念越憂愁，覺得很吃虧，那說明還是有懷疑。念佛人的歡喜，根本上來說，是有一光明的願景，往生成佛度眾生。一種圓滿的終極關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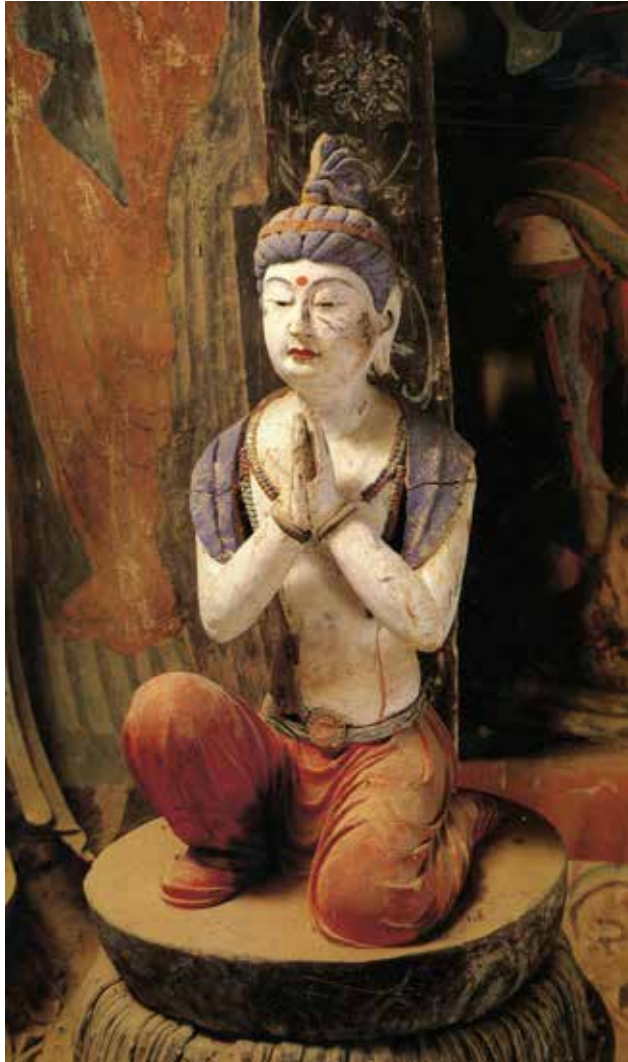
其四，信心還有尊重之義。尊重己靈，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當下能念佛的心是如此的高貴、尊嚴，綻放佛德芬香。念佛人尊重自己稀有難得的生命。而且對其他賢德之人也會心存尊重，乃至於對一切眾生，不敢生輕慢之心，因為一



切眾生悉是未來佛故。

其五，信心還有隨順之義，就是信順。如果具有能信之心，那對於佛陀的教敕、誨令這一所信之境就會隨順。佛遣捨者則捨，佛遣去者則去，能夠做到依教奉行。如孝子隨順父母，忠臣隨順君王一樣。

綜上所述：信心當中包含著諸多的內涵，充滿無量智慧光明的法義。《華嚴經》譽稱為信藏，真實不虛。





二、信之功用

三十七道品中，首先例列“五根、五力”，都是將“信”列於首位；百法中論述十一種善法，也是把“信”列爲第一。信，首先要有根——信根。上述信心的清淨義、決定義、歡喜義、尊重義、隨順義等諸多功德都是從信根而生。眾所周知，一切樹木、花卉的根都深深扎在地下。尤其是參天大樹，根須向下向周邊的縱橫擴展，是爲了尋找滋潤的水源。這種力量不可思議。因此根有能持之義，能持地面的花草樹木而不失去自己的根須。根須向下生長，很隱蔽，但爲了找到水源，它伸展的力量非常強大。祇有扎到有水的地方，根才有生長之義，才能使地面上的莖幹、枝葉得以繁茂。信根之相亦復如是，信根需要深扎在心田裏面，而且心田裏面一定要有水，這個水就是智慧，以智慧水澆灌，才能滋養信根，在曠野沙礫地，信根無水滋潤，菩提樹就會枯萎傾覆，無能長成參天大樹。



有了信根，方可談信力，力指殊勝的功能作用。《華嚴經·賢首品》中有一段偈頌，將信心的內在德能詮釋得很到位：

信爲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
斷除疑網出愛流，開示涅槃無上道。

“元”有本源之義，信是一切道的本元，如同黃河、長江的源頭，浩浩江河水皆出於此源頭。“元”還有第一的意思，在一切善法當中，信心是第一善法，是一切功德之母。“母”有生長、養育的含義。因此，修道積累一切功德皆離不開信心這一本元、母親的孕育，唯有信心才能生長養育世間、三乘及圓教的一切善法。

信心以般若智慧為體性，所以能斷除一切懷疑之迷網。眾生的懷疑是以愚癡、黑暗為體性的，是六種根本煩惱之一，與生俱來的懷疑就像一張巨網，把一切眾生都籠罩在其中。而信心能斷除懷疑之網，讓一切眾生出欲愛之流。眾生執著物欲，貪愛之心如激流水，所以無法出離三界。大乘信心首先要信一切法空寂，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於空性中開啓大涅槃、常樂我淨之道，欲令一切眾生獲得大乘佛果。即《法華經》所云：以如來滅度而滅度之。即《無量壽經》所云：惠以眾生真實之利。

信心就像如意寶，稀有難得！當前，中國人普遍處於信仰真空狀態，在極為功利的物質社會中，很難去信仰超越的佛境界。於此濁世，信心“甚難得”啊！正因為難得，所以才難能可貴。如果能獲得信心，就如同獲得了生命中的如意寶珠，超越世間一切珍寶，極為稀有、極為清淨、極為高貴，含蘊著無量的不可思議的功德。

信心具有這樣殊勝的德能，它不是這一世就能獲得的。為什麼佛經常提到宿世善根呢？能相信佛法僧常住三寶的功德，尤其能相信佛果地上所建立的淨土法門，如果沒有多生多劫的善根，聞即信受是很難的，因為淨土法義不是眾生境界之內的事情，也不是我們心意識所能琢磨清楚的事情。所以《涅槃經》中這樣表述信心的功德：如果一個人過去已經供養過半恆河沙這麼多的諸佛，發過菩提心，那麼，他在五濁惡世聞說大乘經教，不會誹謗。可見，僅僅是不誹謗大乘經典這一點，都要有供養半恆河沙諸佛的善根。進一步，如果曾經供養過一恆河沙諸佛，並且發過菩提心，然後在五濁惡世聞大乘經教，那就不僅不會誹謗，而且還會信受、願樂。





淨土法門是大乘圓教，蕩益大師判為圓頓中至極圓頓之教，所以對淨土法門能夠信受，能夠願樂，能夠依教奉行，這需要的善根是多麼深厚！

在一般人的觀念當中，大多比較強調修行，較為漠視形而上層面的信願功德。然大乘經典非常強調信心的功德。《法華經·如來壽量品》是釋迦牟尼佛由跡顯本的一品經，緣起是當時從地下踊出了無量的大菩薩，彌勒菩薩就很驚奇：這些大菩薩從哪來？受誰教化？這些無量的大菩薩說：“我們都是受釋迦牟尼佛的教化。”此時彌勒菩薩及與會大眾就很驚訝：釋迦牟尼佛成佛以來祇有四十餘年，他怎麼會教化這麼多的菩薩呢？由這個疑問就引出《如來壽量品》。



釋迦牟尼佛告訴與會大眾：“你們不要以為我僅僅是成佛四十餘年，我乃是久遠無量劫以前早已實成的一尊古佛。”釋尊成佛時間之長，遠超凡夫所能想象和把握的範圍。比如把五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三千大千世界都碎成微塵，然後往東方過五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的剎土下一點微塵，接著再過五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的剎土再下一點微塵，直到把所有的微塵全部下完，那得有多少世界？我等凡夫是想不出來的，甚至把地球上所有的電腦都集中起來進行雲計算，都算不清楚。然後再把點過的和沒有點過的這麼多世界全都碎成微塵，將一個微塵視作一劫的時間，釋迦牟尼佛成佛以來的時間，比這個劫數還要長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劫。釋迦如來的壽命是如此之長！可謂大不可思議了。

實則佛是永不涅槃的，佛在這個世間常住不滅，佛祇是對鈍根小機的人示現涅槃。茲因佛長久在世，鈍根的人就不會生出稀有難遭之想，就會懈怠、放逸、憍慢，所以佛為這些人示現涅槃。這裏就談信心了，如果對佛的壽命無量、常住不滅能夠生起一念的信心，僅此一念的信心，功德就無有限量。

但對我們而言，“功德無有限量”似乎仍是一個很抽象的概念。佛很慈悲，在《法華經·分別功德品》中作了具體的對比。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為了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在八十萬億那由他劫這麼長的時間裏修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這五種波羅蜜，顯然這個功德一定很大。然而這個功德雖然大，但是與前面所講的“信佛壽命無量”的這一念信心的功德相比，那是“百分、千分、百千萬億分不及其一，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知”。這就告訴我們，這一念信





心是般若智慧，超勝那麼長劫數修行所積累的福德。

釋尊於一代時教中再三強調淨土一法是一切世間極難信之法，因為淨土法門的淨信要有深厚的善根。宋譯《無量壽經》偈云：

若不往昔修福慧，於此正法不能聞；
已曾供養諸如來，是故汝等聞斯義。

如果不是往昔無量劫修過福德智慧，今生是聞不到淨土妙法的。由於無量劫以來曾經供養過諸如來，所以才能感得釋尊在靈鷲山稱性宣說《無量壽經》，與會大眾才得以聞信念佛往生淨土這一法義。可謂百千萬億劫稀有難逢之一時。



三、淨土信心之法義

前面從大乘通途佛法的角度闡述了信心的內涵及其功能作用，具體到淨土法門，信心的法義又有哪些呢？蕩益大師的“六信”、善導大師的“二種深信”，以及其他蓮宗祖師從各個層面所談的信心的含義，都是我等淨業行人所要了解并拳拳服膺的。這裏根據當前信眾的情況，主要拈出三條加以詮釋：


（一）自性彌陀之信

念佛法門是靠他力救度、佛力加持，然信佛力的同時，也要注重“信自”——信現前一念的自性。吾人的自性即是豎窮三際之無量壽與橫遍十方之無量光，亦即阿彌陀佛，另有佛性、法界、真如實相等同義異名來詮表。“信自”與“信他”構成一體兩面，不可或缺。

唐譯《無量壽經》談到，如果一去極樂世界就能蓮華化生，那這些往生者都是信自和信他具足的。但是還有一類往生者會生到邊地疑城，這種人希求佛的智慧，但是對自己的善根生不起信心，信自不足就會滯留在疑城胎生中。

慧遠大師是啓建白蓮社，領眾精修念佛三昧，求生極樂世界的。慧遠大師曾經寫過一部《法性論》，可惜這本書已經佚失了，現在祇能從《高僧傳》的記載裏看到其中的兩句話。從這兩句話中就能透顯出慧遠大師對法性常住是有信心的，這兩句話就是：“至極以不變爲性，得性以體極爲宗。”心性中之至極，即是諸法空性，畢竟空，無所有，不生不滅，即爲“不變”，不變亦即不動尊、不動智。而要契入此不變之法性，就要去體會、信解這個空空如也的至極，作爲修行的宗旨。鳩摩羅什大師非常讚歎慧遠大師，他在看到《法性論》時就很感慨，認爲《涅槃經》還沒有到邊地（即東方震旦國），而慧遠大師就能夠著“法性常住”之論，且暗與經合，這非常了不起。不僅如此，當時《華嚴經》也還沒有翻譯出來，慧遠大師就能領眾念佛，導歸西方極樂世界，這也是非同凡響的。慧遠大師的師父道安大師，他是求生兜率內院的。慧遠大師作爲道安大師的得意弟子，卻在信仰上有這樣根本性的改變，若沒有大因緣是不可能的。鳩摩羅什大師曾經看到一部經中提及“末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謂云末法時期，在東方震旦國當有護法菩薩示現，羅什大師由此印證慧遠大師就是東方護法菩薩。當時西域、天竺的僧眾都說漢地有大乘開士（即大乘菩薩）示現，每天都向廬山稽首、頂禮。那個時代並沒有通訊設備，但是，那個時代的修行人很清淨，其中有不少證果的聖人，可能知道菩薩善





巧方便示現之本跡情況。

我們之所以回顧這一點，就是要建立對於自性彌陀的信心——信自。蓮池大師作《彌陀疏鈔》，開宗明義就談這個問題：“靈明洞徹，湛寂常恆，非濁非清，無背無向……如是不可思議者，當是何物？惟自性乃爾。”靈明洞徹，就是我們自性的無量光；湛寂常恆，就是我們自性的無量壽。無量光橫遍十方，無量壽豎窮三際，無量光壽就是真如法性，在真如法性當中，沒有清濁向背的種種差別。在真如法性中，求於善惡、聖凡、有無、生滅，了不可得，不立一法，不染一塵，一般稱作“離念靈知，妙真如性”。這是一切眾生和佛平等不二的。對於這個平等不二的體性，諸佛是隨清淨之緣修證到了，而我等眾生則是隨汙染之緣全都迷失了。雖然迷失了自性，流浪六道，但是無量光壽的性德並沒有減少一點。



了解了平等的體性之後，在事相上就得要談修行。如何回歸到這個靈明洞徹、湛寂常恆、無量光壽的性體？《佛說阿彌陀經》和《佛說無量壽經》告訴我們的方法，就是信願念佛——越三祇於一念，齊諸聖於片言。在能念的一念當中，與阿彌陀佛的願海相接，蒙佛接引，往生淨土，就能橫超通途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在所念的“南無阿彌陀佛”的片言當中，就能與觀音、勢至、文殊、普賢等諸大菩薩把手同行，功德齊等。所以，我們應體認這個自性寂照不二的阿彌陀佛的性體。這樣我們從事相上談有極樂世界、有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雖然在過十萬億佛刹之外，但實於我等娑婆世界眾生心中結跏趺坐，儼然不動，阿彌陀佛的無量光也在我們的六根門頭放光動地。但我等眾生迷惑顛倒，本有無量壽的長生之訣，卻冤枉地起惑造業，導致夭亡；本有無量光的杲日之明，卻因自己的散亂、分別而變成了愚癡黑暗。

我們首先相信，自性具有無量光壽的性德，這就是內重己靈。同時，也相信心佛眾生等無差別這一大乘圓教的道理。阿彌陀佛的一切種智，我等眾生也都具足。由於我們跟彌陀平等，同一自體清淨性的緣故，阿彌陀佛的無量智慧、無量神通、無量願力，眾生也無欠無餘。

祇有相信這些，我們才會相信名號的功德。阿彌陀佛的名號就是無量壽、無量光，是本著吾人本具的無量光壽的性德而建立的。離開眾生一念的無量光壽的性德，彌陀名號無能建立；而離卻阿彌陀佛名號的加持和稱念，吾人自性的無量光壽的性德也無從彰顯。所以彌陀名號跟吾人的自性形成了同構的、緊密的關聯。由內重己靈，就會外慕諸聖，借托阿彌陀佛已然成就的果地上的功德，把我們本具的功德顯發出來。這就是“托彼名號，顯我自性”。





《楞嚴經》前面四卷半都是在談這個問題。“七處徵心”“十番顯見”，就是要令一切迷惑顛倒的眾生都明白那種常住真心。無量劫以來，我們認賊爲子，都把攀緣心、妄心作爲自己的心性，實則是妙明真心所現之物，全體虛假。若依此妄心修行，總屬徒勞，譬如煮沙不能成飯。一定要以不生不滅的因心，才能獲證不生不滅的佛果。《大乘起信論》講一心二門，心真如門就是談這種性體的。但在心生滅門層面，眾生會迷惑。

《楞嚴經》第二卷中，“佛告文殊及諸大眾：十方如來及大菩薩，於其自住三摩地中，見與見緣并所想相，如虛空華，本無所有。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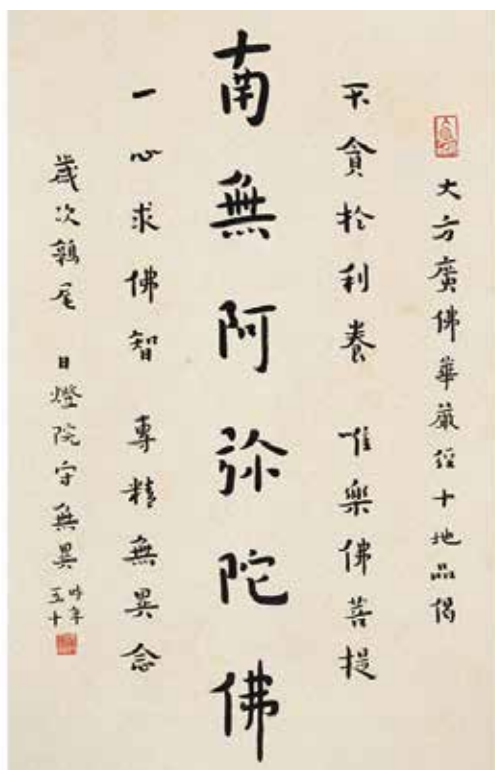
這段經文可以說是一個印心的開示。十方如來和大菩薩都契證此妙真如性。他們在自住三摩地（即首楞嚴大定）狀態中，了解一切眾生的虛幻之相。眾生都有八識——心王八識。八識都有見分和相分。

“見與見緣”中的“見”，就是八識能緣的見分，“見緣”就是八識所緣的相分。如法相宗所說，這兩者即是依他起性，就好像用麻擰了一根繩。“并所想相”就是由見分、相分顯現的，從妄想裏面出來的境界之相，就是遍計所執性。把繩看成了蛇，就產生了恐懼。然而佛告訴我們，無論是見分、相分以及顯現的遍計所執性的相，都是自性本空的，如虛空當中的華。虛空本身是清淨的，是沒有華的，但由於眾生的我執、法執，就捏目成華——眼睛有病，看到虛空當中有華。所以見分、相分以及所想之相，其本元是菩提妙淨明體，它的體性是菩提。以真如不守自性，於自證的分上幻現出了見分和相分，但這個幻現出來的見分、相分全體是自證之體，所謂“不變隨緣，隨緣不變”。



不變的真如體性，隨染淨緣顯現境界之相；雖顯現境界之相，但其體性是不變的。比如水有寒氣，變現成一塊冰，但冰的濕性與水性是一樣的。所以，正隨緣時也常不變。

這裏的菩提亦指四智菩提，那就談到轉和依了。轉第八識阿賴耶識為大圓鏡智，轉第七識末那識為平等性智，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這些境界之相都是四智菩提的體性。這個體性用“妙淨明”來概述。寂照不二為妙，照而常寂為淨，寂而常照為明。離一切相，即一切法，離一切相是空，即一切法是不空。要體味自性實相空與不空的中道了義。諸多祖師大德對這點都有許多開示。了解自性本具無量光壽，我們就能夠內重己靈，尊重這一期難得的生命，以此修證，求得無量光壽性德的最終圓成。





（二）界外淨土之信

這裏的界外就是指三界以外。淨土特指由阿彌陀佛因地發四十八大願，動經無央數劫積功累德所莊嚴的極樂淨土。這個淨土是在三界之外的。天親菩薩在《往生論》裏談到極樂世界三類二十九種莊嚴，第一個偈子就是表達極樂世界的清淨功德為極樂世界的總相：“觀彼世界相，勝過三界道。”觀察西方極樂世界的依正莊嚴之相，它是超勝於三界的。

三界裏有欲界、有色界、有無色界，但都是生滅之相、輪轉之相、汙穢之相、痛苦之相。阿彌陀佛因地作法藏菩薩的時候，見到三界這種無休止的痛苦，所以他發願肇立最勝第一的淨土來接引九法界眾生，讓他們到至極莊嚴的淨土去修行、去成佛。因此，極樂淨土不具有三界的特點。那裏沒有飲食男女的欲望，所以不是欲界；有地居，所以不是色界；有形色，所以不是無色界。

界外淨土的概念對於我們地球眾生來說，是極為超越的。與之相近的一個概念，叫地外文明。近幾十年來，世界各國的科學家、哲學家，包括大眾層面，都很希望了解地球外是否存在有生命的星球，是否有其他的文明。地球之外有沒有生命？在佛教徒看來，這是不會有問題的。不少經典當中都談到三界二十八重天，《華嚴經》也談到華藏世界無量的香水海、無量的世界種、無量的刹土，而且具體介紹種種刹土依何所住，以及種種劫名、種種國號、種種眾生、種種形貌、種種好樂、種種教法、種種壽命等等。對此，我們熏習了很長時間，所以對地球之外存在著生命、存在著文明形態，是不會有懷疑的。這些年來，本人到境外去講課，有機會接觸了一些國外研究地外文明的



學者和科學家。有一位專門研究地外文明的權威學者跟我說，地外文明現在已經不是有沒有的問題，而是地球外的生命如何干預、影響地球文明的問題。他有不少資料來證明地外生命的存在。

美國伯克萊大學專門有一個機構研究地外文明。這個機構的一位負責人，他比較注重科學實證的研究，用儀器專門去探測外太空星球的信息和電波，然後再進行分析。不過，用這種量化分析的方法，就不知要到何時才能作出結論了。他認為地外生命有可能存在，但需要尋找更充分的證據。



如果一個人連地外文明都不能相信，那對界外文明就更免談了。所以，很有必要對地外文明的情形多加了解。在科技文明還沒有產生



的公元前五百年，釋迦牟尼佛就通過淨土經典向地球人類傳達了這樣的信息：不是在地球之外，乃是在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指一個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佛所領的一個刹土）的西邊，距離十萬億三千大千世界的地方，有一個世界，叫極樂世界；有一尊佛，號阿彌陀。這是很驚心動魄的。

隨著現代科技對外太空的各種觀察儀器的進步，人們從射電望遠鏡、哈勃望遠鏡裏看到了無量的星球。能觀測在宇宙深處，有的星球正在毀滅，有的星體正在誕生。現在科學家們依據旁證，認識到有暗物質的存在，基本達成共識：使用現代人類的科學儀器，所能觀察到的物質祇是很小的一部分，大約祇占百分之四左右，大部分物質是我們觀察不到的，但它確實是存在的。這些百分之九十六左右觀察不到的暗物質或有可能構成了一些暗的宇宙、虛世界等，但吾人囿於認識水平，對它們卻是一無所知。



佛是五眼圓明的大聖人，佛經告訴我們，在當下就存在著無量重的刹土。地球人祇能夠感受到與自己業力相應的時空、物質，對超越自己業力的或跟自己業力不相應的，是感知不到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貝克萊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命題，倒是耐人尋味。

但佛的光明加持能夠打開空間業力的隔礙，令十法界圓融一體地呈現。這在《無量壽經》後半部就有所體現。

釋迦牟尼佛很慈悲，雖然在《無量壽經》上卷對極樂世界的種種莊嚴作了詳細的介紹，但是釋迦牟尼佛知道與會大眾的內心還是有懷疑的：“我沒有見到，怎麼能相信有這個淨土的存在呢？”

釋尊要解決這個疑點，就主動問阿難：“你想不想見極樂世界阿

彌陀佛？”

阿難求之不得：“當然想見了！”世尊就令他向西合掌頂禮，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名號。阿難尊者聽從佛語，至誠頂禮，就在他頭抬起的瞬間，阿彌陀佛現前，如須彌山王，威德巍巍。阿彌陀佛放出熾盛的光明，所有菩薩的光明、聲聞的光明、天上宮殿的光明全都不顯現，如同浩渺的海水，看過去就是海天一色。在佛光當中，十法界全都打開，能顯現天道、修羅道和人道的宮殿，能顯現三惡道，同時也顯現極樂世界的莊嚴。而且這時候，與會的地球人類所看到的極樂世界的情形非常親近，就好像拿鏡子看自己的面相一樣的明晰。這就告訴我們，十法界無量世界就在當處，重重無盡。但是，眾生祇能感知與各自業力相應的時空態。

上世紀二十年代，德國科學家卡魯扎首先提出了四維空間的概念，并曾就此問題與愛因斯坦進行過通信交流。我們目前所能感知的是長、寬、高三維空間，再加上一維時間，一般稱為“四維時空連續區”，如果涉及四維、五維甚至更高維的空間，那是需要高度想象力的。現在西方的超弦理論就在探討多維世界方面有突破，很有創意。

“弦”是一種比喻，整個宇宙星球就好像弦所彈出的音符，超弦理論認為有十維（有時也表述為十一維）時空。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不禁要問：除去我們可感知的四維時空，那其他的六維空間到哪裏去了？對此，超弦理論有一個緊緻化的概念，認為其他六維非常密集地卷縮在一個點上，這種點實際上在我們的三維空間當中隨處都有。這意味著那六維空間也就在當處，祇是我們感知不到而已。超弦理論是用純數學方法來論證的，顯然已經遠遠地超出了經驗常識的範疇。





《華嚴經》中常常提到，在一微塵當中有不可說不可說的刹土，一一刹土有不可說不可說的諸佛，一一諸佛有不可說不可說的菩薩眾會。如此廣大的境界是在一微塵裏，或者在普賢菩薩的一個毛孔裏展開。這樣看來，超弦理論能提出其他多維空間卷縮在一個緊緻點上的觀點，還真的有向佛經義理靠近的趨勢。



極樂世界這個三界外的淨土是阿彌陀佛願力所莊嚴成就的，而眾苦充滿的三界是我們眾生業力所感召的。那麼，阿彌陀佛以大悲願力

莊嚴極樂淨土的目的是什麼呢？為的是平等救度九法界眾生，令其度脫兩種生死苦海，并讓眾生在極樂世界安享大乘涅槃常樂我淨的境界。極樂世界所有的莊嚴就是大涅槃的彰顯，而大涅槃是阿彌陀佛已經證得的境界，同時也是一切眾生本具的性德。於是，極樂世界的莊嚴就是九法界眾生的故鄉風月，亦是吾人的本地風光，即是宗門下講的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也就是一切眾生安心立命之所。在那裏，我們才能找到生命的本元，讓生命得到真實的安頓。對此，我們要有堅定的信心。

我們要以極樂世界的故鄉風月來返照：在長劫輪迴當中，三界從來都不是我們的故鄉，我們祇是匆匆過客，衣衫襤褸，苦不堪言。要深信阿彌陀佛的極樂淨土才是一切眾生要回歸的故園。我們這些流浪的窮子在身心憔悴的當下，接到故鄉慈父召喚的家書，就應該擦衣便行，回家去！但我們往往容易遺忘曾經受過的輪迴劇苦。而且由於在三界停留得太久，還會把流浪的地方當成家，這一世執著辛苦賺錢買來的房子就是自己的家，而徹底忘了真正的故園在哪裏。這就是深度的迷惑顛倒啊，真可謂可憐憫者也。

我們這些漂泊三界的浪子，一定要牢固樹立極樂世界才是自己真正故鄉的觀念，這個世間的一切都是夢幻泡影，都不值得留戀和執著，此一世界多是由我們惡業所感的憂悲和苦惱，毫無安樂可言，也無法在此地建構淨土。所以，佛在大乘經典當中苦口婆心地勸導，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敦促我們這些浪子趕緊離開三界火宅。這個“宅子”不但腐朽了，而且燃起了大火，裏面又有各種毒蟲、惡獸在爭相殘害我們，時刻充滿著危險，不容片刻停留。





善導大師也慈悲地提醒我們，在生死曠野當中，從三面包抄而來的都是要傷害我們的冤親債主，祇有水火二河中間的那條“白道”可以讓我們從痛苦的深淵走向解脫的彼岸。在白道的這一頭，釋迦牟尼佛示現在娑婆世界，以苦難折伏眾生，發遣吾人前往極樂世界；在白道的那一頭，阿彌陀佛在極樂世界，以他慈悲的音聲攝受我等眾生回歸故鄉。

阿彌陀佛十劫以來都在極樂故鄉呼喚我們回家，十劫以來都伸著金色的手臂頭頭救拔眾生出離生死苦海。但我們業障深重，迷惑顛倒，既聽不到這種慈悲的聲音，又看不見這種頭頭的救拔，或者即便是聽到了也不經心，祇當耳旁風。雖然佛的手臂已經伸了十劫之久，但我們就是不肯把手伸給佛呀！所以今生就要實踐，就路還家，決定回歸，去安享故鄉的風月。對故鄉風月之信一定要刻骨銘髓，矢志毋忘。於此用古德的一個偈子來共勉：



應當發願願往生，客路溪山任彼戀。

自是不歸歸便得，故鄉風月有誰爭。

（三）阿彌陀佛如母憶子之信

我們念佛時，常常不期然地會浮現一些懷疑：阿彌陀佛跟我有什麼關係？我為什麼要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會關心我嗎？阿彌陀佛認識我嗎？甚至對於阿彌陀佛是不是真實存在，潛意識中都有疑問。有個居士參加十日閉關念佛，在出關的分享會上發言，他說自己開始念的還都是“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念了一天之後，卻變成了“哪有阿彌陀佛、哪有阿彌陀佛”。這其實是他內心的懷疑在音

聲上的一種表達。確實，我們有時候念著佛，在內心深處會生起疑問：真的有阿彌陀佛嗎？哪裏有阿彌陀佛啊？好像我們撥電話給他，喂、喂……，似乎也聽不到有回音。久而久之，這個信心就打折扣了，疑雲便浮出來了。

世間很多人看到淨業行人在念阿彌陀佛，也會覺得很可笑，覺得是迷信。有這樣一個笑話：有個兒子很討厭他媽媽念阿彌陀佛，有一天就惡作劇，他媽媽正在念阿彌陀佛，他每隔幾分鐘就叫一聲：“媽！”媽媽應了十遍八遍，卻又沒什麼事。兒子老是這樣叫，媽媽雖然是念佛人，畢竟還是有脾氣的，免不了就發作了：“你怎麼搞的！老是叫我幹什麼？”這個兒子就抓住這句話：“你看我才叫你十句媽，你就跟我發脾氣，你一天到晚念幾千聲、幾萬聲阿彌陀佛，那阿彌陀佛不是氣壞了嗎？”沒辦法，這就是以凡夫的知見去測度如來的境界。眾生之所以會這麼想，是因為在凡夫生滅心、情執心中，他不了解佛是無心的，佛根本就沒有情執，而是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佛要是還會發脾氣，哪能成佛呢？

笑話歸笑話，但阿彌陀佛到底跟我們是什麼關係？這個問題還必須解決。

《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給我們透顯了消息，這是由大勢至菩薩來轉述的。在無量劫以前，大勢至菩薩曾經遇到十二光如來次第示現，他就在最後一尊佛——超日月光佛座下請法。超日月光佛向他傳授念佛三昧，其中有兩個比喻：親友喻和母子喻。當下能念的心跟所念的佛會產生怎樣的關聯？超日月光佛開示：“十方如來，憐念眾生，如母憶子。”所以我們不要站在自己的角度，認為“我在





念佛”。實際上，在“我在念佛”的當下，佛在念我。我不念佛時，佛仍然在念我。阿彌陀佛永劫以來都在哀憐、繫念我等眾生！這種憐念就像慈母憶念她的兒子一樣。僅從世間法來看，是兒子念母親的心念強，還是母親念兒子的心念強呢？那肯定是母親念子啊。慈母憶子的心，真的是比天高、比海深。“慈母手中綫，游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從這慈母縫衣的普通場景中，都能體會到母親對兒子的那種深深憶念和關愛。然而我們這些浪子，甚至可以說是逆子，非但不憶念母親，而且還要捨離自己的母親，逃逸到外鄉去。但即便是這樣，阿彌陀佛這位慈愛的母親卻永劫以來一直都在憶念著我們，對我們不離不棄。我們一定要了解這個真相。

《無量壽經》談道，阿彌陀佛在因地作大國王的時候，在世自在王佛座下聞法，心開意解，大徹大悟，於是他“棄國捐王，行作沙門，號曰法藏”。他為什麼要捨棄金輪王位出家？就是爲了要救度苦難的眾生。所以，法藏菩薩五大劫的思惟不是爲自己，而是爲所有苦難眾生來發願的；無量劫的六度萬行，積功累德，也是爲我等眾生來修行的。他難捨能捨，無量生中捨國王位，無量生中捨自己的眼目腦髓。就如同《法華經》所說，整個三千大千世界沒有一寸土地不是釋迦牟尼佛爲度眾生而流血的地方。我們知道佛對我們有這麼大的恩德嗎？

所以，我們要深知阿彌陀佛是爲我等來發願的，是爲我來修苦行的，極樂世界是爲我來清淨莊嚴的，名號也是爲了救度我所施設的最簡易的方法。阿彌陀佛無量劫以來跟我們隨形六道，廣結法緣；爲了我們積功累德，圓成大願，自致成佛。十劫以來，頭頭救拔接引，處處顯示瑞相。有的信眾說，信佛不久，還有懷疑的時候，常常夢見阿彌陀佛；或者拜佛時，佛就從佛龕上下來，立在身旁。這些都是爲了讓我們產生信心，讓我們知道阿彌陀佛的真實存在性。

劉遺民居士曾在定中見佛，當時他都要求證一下，以確認所看到的佛是真實的還是幻覺的。當劉遺民居士動了念頭：如果你真的是阿彌陀佛，能不能用手來摩我的頭頂？阿彌陀佛馬上感應了，用金色的手來摩劉遺民居士的頭頂。這下，劉遺民居士覺得有點真實了，又動個念頭，佛馬上就知道，而且還滿了他的願。但是眾生的懷疑心都很強，他還要再進一步驗證一下：如果你真的是阿彌陀佛，能不能用袈裟覆蓋我的身體？這個要求可以說是有點過分了，阿彌陀佛的袈裟是何等尊貴呀！但阿彌陀佛平等慈悲一切眾生，竟然真的用袈裟覆





蓋他的身體。此時，劉遺民居士徹底相信了，他再也不敢去求證了，確信了阿彌陀佛的真實存在。

這種真實存在性與我們密切相關，因為阿彌陀佛的法身遍入一切眾生心想中，而阿彌陀佛的所證就是一切眾生當下的性體。所以在我們日常生活、修行中，當我們煩惱重、造業的時候，阿彌陀佛會讓我們中止作惡的行為；當我們有一念善心想行善的時候，阿彌陀佛會暗中加持，幫助我們去付諸實施；當我們在這個世間撞得頭破血流，找不到人生出路的時候，阿彌陀佛會加持我們，到寺院皈依三寶；當我們發起信願要念佛的時候，阿彌陀佛更是歡喜，十二光如來馬上全面加持我們。阿彌陀佛長劫以來對我們如此地憶念、加被，無非就是為了讓我們離開三界輪迴之苦，得到大乘涅槃之常樂我淨。這就是惠以眾生真實之利，不是讓我們祇得點人天福報，也不是讓我們中止聲聞緣覺的化城，而是令我們直趣大乘涅槃，以如來滅度而滅度之，將最上乘的大白牛車無條件地賜給所有眾生。



當我們知道法界中有這樣一位阿彌陀佛，他以無盡的慈悲在憶念著我們這些業障深重的浪子時，內心立刻充滿了溫暖，就有了依靠，不再感覺孤單。在很強的我執身見和分別心的煩惱裏，其實每個眾生都很孤獨，因為沒有同體的感覺。由於習慣了漠視別人的痛苦和困難，所以當自己有了同樣的苦境，也就推己及人地認為不會有人在意自己，更不會有人伸出援手，而且所有人都是這樣的。這實在是沒有了解到阿彌陀佛在諸法空性中所證得的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之境界，阿彌陀佛將一切眾生都視作自己的獨子，時刻都在憶念、關照。

而且，佛跟眾生之間是密切相關的。法藏菩薩作大國王時捨王

位出家，是為眾生發願，是為眾生修行，也是在這過程中成就了阿彌陀佛的佛果。所以，菩薩是離不開眾生的。正因為有苦難的眾生，菩薩才生起了慈悲心；有慈悲心，才会有菩提心；有菩提心，才會引導菩薩的六度萬行；有菩薩的六度萬行，才能圓成一切種智的佛果。所以菩薩成佛的必要前提就是眾生，沒有眾生，就沒有菩薩，也就沒有佛果。因此菩薩成佛之後，一定要報眾生的恩，一定會以同體大慈悲心隨形九法界救度眾生，絕不會在常寂光的淨土獨享安樂。我們這些還在三界裏面流浪的眾生，如果能信解這一點，就不會感到孤獨，因為阿彌陀佛每天與我們同在——夜夜伴佛眠，朝朝共佛起，阿彌陀佛與我們是不隔的。雖然佛看我們是不隔，但由於我們業障重，少信多疑，便與佛隔開了，這叫若逢不逢，或見非見。佛天天看到我們，而我們卻看不到佛。

深刻了知到阿彌陀佛如慈母般地在憶念我們，我們再念佛就是如子憶母了。母子之間有著天然的血緣關係，很容易感通，但這種感通一定是慈母和孝子之間的。《二十四孝》中有丁蘭刻木事親的故事。丁蘭是漢朝的孝子，父母二親終歿，乃以木雕刻父母形像，如生前一樣侍奉。每日向父母雕像跪拜問安，鄰居借物，丁蘭亦向雕像稟報。觀察木母顏色和藹則借之，表情不高興則不借。丁蘭的妻子對雕像不甚恭敬，有一天，趁丁蘭不在家，她試著用針去刺木母的手指，竟然出血了。木母見了丁蘭流淚，丁蘭查明真相後，將妻子休了。這則丁蘭刻木事親的感應，較之於曾母與曾子的“齧指痛心”的故事，更顯奇特。然同樣說明母子天倫相關、感通奇妙的道理。

是故吾人當做孝子。如果還是叛逆，還是懷疑重重，還是繼續造





惡，那心性和行爲就跟母親相悖了。但從母親這一邊來說，雖然逆悖，母親還是會憶念這個逆子。佛的慈悲更超勝父母的愛。世間父母有時可能因爲子女太叛逆、太不聽話而失去耐心，產生煩惱，甚至後悔生了這麼個孩子。進一步，如果子女因爲殺盜淫妄酒而銀鐺入獄，可能世間的父母就會對他徹底失望，甚至不願再相認了。但是，佛的大愛超越了這些世間父母的愛，非但不會嫌弃這個逆子，反而會更加憐憫他。如果眾生因造惡墮入地獄，佛如箭入心，立刻要到地獄裏面去拯救他的孩子，哪怕要用無量劫的時間來救度一個眾生，佛都在所不惜，

不疲不厭。就是這樣的一種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阿彌陀佛是這樣如母憶子地憶念我們，如果我等眾生能如子憶母地去念阿彌陀佛，就一定能夠感應道交，阿彌陀佛的第十九願“臨終接引願”就一定能夠兌現。所以，首先要相信阿彌陀佛的真實存在，同時要相信阿彌陀佛跟我們有密切的關係。阿彌陀佛是我們大慈悲的“母親”，他有大慈悲，一定會不疲厭地救我；他有大威德、大智慧，有種種善巧方便，一定能成功地救我。那我們就應該放下小我，放下我執，一心歸命，也就是無條件地相信阿彌陀佛，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給阿彌陀佛。這就是“南無”的本質含義——歸命，這是信仰上極大的飛躍。唯有深刻認知阿彌陀佛是大慈悲母，才會放心地把自己交托出去，因為母親是不會傷害孩子的。但假如沒有這種母子慈悲的關聯，要做到真正的交托，那就很難了。比如生病了需要做手術，手術前，病人會對醫生的醫術反復掂量，因為手術臺上的那幾個小時就是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給醫生了。如果這位醫生沒有慈悲心，不肯盡力，或者沒有智慧，醫術不精，甚至粗心大意，把手術器械留在病人體內，那可不就麻煩了嗎？所以，即使是幾個小時的生命交托，都不能馬虎。

現在我們要將這一期的整個生命交托給阿彌陀佛，那得需要多大程度的信心、智慧、抉擇和信解才能做到，才能把世間很多不需要的東西、五欲六塵的享樂，以及所謂的事業逐步地放下？因此我們要深切地體認：交給阿彌陀佛，這一期的生命就能得到最大的利益，就能解決無量劫以來解決不了的輪迴問題，這是靠自己、靠其他力量都無法解決的，唯有阿彌陀佛才能辦到。我們必須把自己的生命交給阿彌陀佛，一心歸命——南無！有了這樣的信解，才能讓我們實現真正的





“南無”。南無，就是從對自力的絕望跳躍到對阿彌陀佛四十八大願的絕對信心，這中間沒有懷疑，沒有憂慮，全身心靠倒，就能成功。否則，帶著懷疑和猶豫，就會產生吃虧感。很多信眾都有這種情況。比如每天要念幾萬聲佛號，有人一邊念，一邊常常會冒出個念頭：如果阿彌陀佛真的存在，能夠讓我到極樂世界，那我每日念幾個小時也值。但如果沒有阿彌陀佛，沒有極樂世界，那我這樣念佛可不就吃虧了嗎？又沒有極樂世界可往生，五欲六塵又沒有享受到，那我不是兩頭落空，白過了嗎？

這就關係到信心的問題——我們有沒有真正相信阿彌陀佛和極樂世界的絕對存在性，是不是真正體認到極樂世界的故鄉風月。我們要清楚了知這個世間苦不堪言，如果能離開這裏，往生到“無有眾苦，但受諸樂”的極樂世界，別說一天念幾個小時，哪怕就是用盡形壽的時間，全生命地交托，去專辦這件大事，也完全不吃虧，也絕對值得！如果有這樣的認知，才能說我們有點信心之相，具足這樣信心的人，才能稱為人中妙好人！信心的涓涓細流便匯成了浩蕩的安樂之海。念佛一法素稱安樂法門，真實不虛。




第二講 · 於難信法生決定信





第二講 · 於難信法生決定信

淨土法門素稱為難信之法，究竟難信到什麼程度呢？在《佛說阿彌陀經》以及《無量壽經》裏都分別談到這個問題。而在《佛說阿彌陀經》的另一個譯本——《稱讚淨土佛攝受經》中，玄奘大師更是直接翻譯為極難信之法，多加了個“極”字。《佛說無量壽經》在最後也談道，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聞到這部經，能夠信樂受持，那是“難中之難，無過此難”——這是世間一切難事中最難的，沒有比這更難的事了。



佛在宣說大乘經典時，常常會講大乘的法義難說、難信、難解。《法華經》中也讚歎，釋迦牟尼佛來到這個世間，一代時教宣說種種經典，包括說其他大乘經典，都未足為難，而宣說《法華經》，為最難。這是因為其他大乘經典還能夠應眾生的根機而說，而《法華經》開權顯實，會三歸一，和盤托出，眾生很難相信。相比之下，把須彌山舉起并擲到他方世界去，或者用足指移動三千大千世界，拋到他方國土去，都不算難。但在佛滅度之後，能在五濁惡世說《法華經》，是則為難。因為將須彌山或大千世界擲往他方世界，有神通道力的聖人也能做得到，但是宣說《法華經》，眾生不相信，而且憍慢、怨恨，甚至誹謗，所以就很難。

宣說《法華經》是這麼難，宣說淨土經典，也是如此。《阿彌陀經》講十方諸佛出廣長舌相，先是稱揚讚歎阿彌陀佛不可思議的功德，隨後又轉而稱揚讚歎釋迦牟尼佛的功德。釋迦牟尼佛有“兩難”：首先，在五濁惡世成佛難；繼而，在五濁惡世為眾生說一切世間極難信

之法，“是為甚難”。五濁惡世就是指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世間，在這劫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和命濁的濁世中，想保持人身都很困難，想得天福更須努力去修。佛經講在五濁惡世，失人身者，如大地土；得人身者，如爪上土。而在這個得人身都很難的五濁惡世，釋尊竟然不僅得人天福，進而超越二乘、權教菩薩，直接證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個自證的功德不可思議，非常之難。在證到無上正等正覺後，釋尊又以大悲心，通過講經說法來利益、安樂一切眾生。如果是為淨土那些福德、善根深厚的眾生講法，甚為容易；但要為濁世的眾生講經說法，就很難了。進而，如果跟濁世的眾生講漸教，雖然不容易，但眾生還能接受，可是要說頓教，就太不容易了。尤其是說圓頓教中“信願稱名，帶業橫超”，“一往生淨土就得阿鞞跋致，快速成佛”等等這些淨土法門的超越理念，那是更難，眾生很難相信。正因為如此，十方諸佛才讚歎釋迦牟尼佛竟然在這個世間能夠成佛，竟然在這個世間還能宣說淨土往生一法，實在是太難了，太不可思議了！於是十方諸佛自然地出廣長舌相來稱讚、證信。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已得聞，或當得聞，或今得聞這部經，能深生信解，就必定能為十方諸佛所攝受；能夠依《阿彌陀經》《無量壽經》修行的人，一定於無上正等正覺得不退轉，一定能往生到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這是十方諸佛親自現前證明的事情。

修行淨土法門，信心是第一關，也是最難透過的一關。信心的功德很大，《阿彌陀經》講，祇要深生信願，就能往生；《無量壽經》也說，聞到阿彌陀佛名號，信心歡喜，乃至一念，至心迴向，願生彼國，即得往生，住不退轉。就這麼圓頓直捷！淨土法門之所以難信，





就是因為淨土法門全體建立在佛的果德、果覺層面上，這是淨土法門的本質特點。正如《無量壽經》所談到的，“如來智慧海，深廣無涯底，二乘非所測，唯佛獨明了”。淨土法門全體都是阿彌陀佛深廣智慧海的結晶。這個智慧海深不見底、廣無邊際。佛的智慧是聲聞緣覺所不能測量的，即使菩薩的智慧也祇是略知少分，唯佛與佛方能究盡。佛法界處於十法界的最高點，而我們處在人法界，所以對那裏的情況信不及、有懷疑，這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就像螻蛄不能信解有人法界存在一樣。對此講所涉及的課題，可分三個層次展開討論：一、起信之障；二、起信之路；三、一信之後，永不再疑。茲分述如下：

一、起信之障

佛在很多經典中說，淨土法門是極難信之法。雖然是極難信之法，但佛還要不斷地宣說，這說明還是有生起信心的可能。如果佛見證到宣說這個法門，沒有一個眾生能夠相信，也就不會去說了。這也就意味著，肯定還有部分有般若善根的、有淨土緣分的眾生能夠相信這一法，所以佛才會宣說。而且，哪怕祇有一個眾生相信這個法門，佛都會宣說。由此我們要對淨土法門生起決定的信心。

淨土法門全體建立在佛的果覺層面上，是故淨土法門的信心具有著全攝果佛作為自信心的本質特點。因此，起信的障礙就在於我們對佛的果地功德缺乏信解，還是停留在業力凡夫的煩惱意識、經驗常識以及邏輯思維的範圍之內，這就構成了起信的障礙。茲從三方面加以詮釋：（一）生滅心的陷阱；（二）認知的狹劣；（三）本能的懷疑。



(一) 生滅心的陷阱

淨土法門乃是諸佛果覺層面的施設，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所謂（淨土）諸法，如是相（極樂淨土依正莊嚴），如是性（正道大慈悲），如是體（光壽不二），如是力（威神願力），如是作（法藏五劫發願思惟），如是因（無央數劫備修六度萬行），如是緣（隨形九法界廣結眾緣），如是果（大願圓滿自致作佛），如是報（國如泥洹最勝第一），如是本末究竟等（酬答本願廣度眾生）。此乃諸佛境界，九法界眾生靠自力難以信解。

在夢那知夢是虛
覺來方覺夢中無
迷時恰是夢中事
悟後還同睡起夫

龍牙和尚居遁頌

傳印
丁亥年
除夕夜





《圓覺經》曾經討論過這個問題，一切處於生滅法，沒有出輪迴的眾生，想要了解佛的圓覺境界是不可得的。以生滅心辨識圓覺，佛的圓覺性也就隨之成了生滅法。這就比如“動目能搖湛水，又如定眼猶回轉火，雲駛月運，舟行岸移，亦復如是”。這段經文運用常識來比喻，非常貼切。比如觀察一潭清淨的止水，我們的眼睛如果動轉暈眩，再看止水，就會覺得水有漣漪，也在搖動。又如，本來祇有眾多火點，如果眼睛一直緊盯著，久盯之後眼睛就會疲勞、會旋轉，似乎看到那些火點也在旋轉，於是認為它是火環，而實際上不過祇是一個個火點。再比如，月亮其實沒動，祇是雲在動，但當雲動的時候，我們就會覺得是月亮在動；坐船時，實則船在運行，而船上的人卻會覺得是河岸在移動；火車行進時，會覺得樹木在往後退移。這些都是由眼睛的錯幻導致的，因此便見不到事情的真相。這些比喻說明，我們未出輪迴的眾生以生滅的妄心來辨識如來圓覺之性，所辨識的那個圓覺就會成為流轉之相，而不是本有的如如不動的真如覺性。這就好像眼睛看到水在搖動，火點旋轉成火圈，月亮在運動，河岸在移動一樣，呈現出流轉之相。吾人以生滅心觀照淨土莊嚴與簡易而究竟的念佛方法，難以如實觀察信解，亦復如是。



（二）認知的狹劣

眾生的認知水平往往受到自己的經驗常識，以及世間知識學問體系的制約。當他突然聽聞到極為超越的西方淨土的景象，馬上就會用自己先入為主的那套認知體系加以評判，繼而生起懷疑拒絕的心態。這就是《莊子》講的“拘虛之見”。如果告訴井底之蛙，大海如何浩渺，牠是不會相信的。因為牠已經習慣了井底那一窪小水，少許土塊的生

活環境。牠認為這個環境是唯一的，而且是最好的，不相信還有比這井底更大的地方。所以，“井蛙不可語於海者，拘於虛也”。虛，就是井蛙所住的地方。無論怎樣跟井蛙講說大海的遼闊，牠也不會相信，因為在牠的認知裏，就是這麼三尺見方的空間而已，不可能有更大的地方了。其實，人也一樣，我們眾生就被目前的知識、常識、經驗所籠罩，而對於超出自己常識、經驗範圍的，看不見摸不著的，就不認可，不相信。別說是界外淨土難信，即使是跟一個窮人講貴族的生活如何富麗奢華、錦衣玉食，他可能都不會相信。

由於狹劣的經驗常識作主宰，對極樂世界的存在，本能地不相信。當聽說極樂世界的往生者是從蓮華化生的，不是胎生，他便認為荒誕不經，人都是十月懷胎誕生的呀！在這個世間，七、八十歲已經是高壽，最多也就一百多歲，當聽說極樂世界眾生的壽命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時，就會認為是說神話。如果聽聞在極樂世界衣服、飲食、宮殿隨著念頭一動就能現前，就更是哈哈大笑：哪有這回事？這個世間要獲得資生用具那麼艱難，不去耕種，怎麼會有糧食？沒有紡織，怎麼會有衣服？不去建築，怎麼能有房舍？說有七寶的宮殿，那更是海外奇談。眾生在這個世間很辛苦、很苦惱，偶爾有點快樂也都夾雜著憂愁煩惱，要是告訴他，極樂世界無有眾苦，但受極樂，有純一的快樂，他肯定相信不了。這些懷疑、不相信都是來自認知的狹劣。

認知狹劣的人一般還比較自負，尤其是有些學者，不僅自己不相信淨土法門，而且還會批判，認為這是宗教家試圖挽救其衰落的命運，以所謂的極樂世界的廉價門票以誘引愚人信教。他們以為這些完全是迷信，是虛無縹緲，是麻痹人的鬥爭意志的工具等等。





再看教內人士，即使是已經信佛并修行的人，由於所修的法門是通途教法，當他乍聽淨土法門時，也信不及，并且會生起輕視淨土法門的態度，認為這是愚夫愚婦所行之道。古往今來，這類眼空四海的行者，大有人在。往往自以為根機很高，不屑於修淨土法門，覺得這

個法門太低了。

明朝末年，蓮池大師在作《彌陀疏鈔》時，對於當時教內的一些觀點非常感慨：佛說淨土為難信之法，確實是這樣的。蓮池大師將《阿彌陀經》判為圓教，視為與《華嚴經》屬於同類的大乘經典。這樣一來，教內就出現很多反對的聲音，認為《阿彌陀經》所宣說的淨土法門祇不過是為愚夫愚婦而施設的，充其量祇是方等時教，怎麼能與《華嚴經》相提并論呢？當時有一位學者叫曹魯川，他研究《華嚴經》三十多年，對淨土法門很不屑，因此對蓮池大師的判攝非常不滿。這位曹居士就直接寫信給蓮池大師，希望蓮池大師今後為大眾開示佛法時，遇到上根利智的人，就直指上乘佛法，不要動輒介紹愚夫愚婦所修的念佛法門，這樣可以使大鵬與小鳥都各適其機，才能盡善盡美。他還認為，《華嚴經》乃是無上一乘的圓教，《法華經》與之相比都略遜一籌，至於其他經典，似乎都難以與《華嚴經》相提并論。而蓮池大師卻將《阿彌陀經》與《華嚴經》并稱，這已很不妥當，甚至還著論高抬淨土法門，這是將朱色和紫色相互混淆。蓮池大師的回信很謙虛，但對他的錯誤觀點進行了駁斥，最後寫道：“不肖與居士，同為華藏莫逆良友，而居士不察區區之心，復欲拉居士為蓮胎骨肉弟兄，而望居士之不我外也。”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蓮池大師的悲心，希望曹魯川在研究《華嚴經》的同時，更能了解淨土法門的殊勝，并希望他也跟自己一樣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曹魯川居士接到蓮祖的回函，又寫了一封回信，口氣甚為傲慢，完全是張揚禪宗、貶低淨土的態度。他說：《楞嚴經》中，觀世音菩薩的耳根圓通被選上，而大勢至菩薩的念佛圓通落第；志公禪師說“智





者知心是佛，愚人樂往西方”，說明愚癡的人才好樂往生西方淨土。他還認為，淨土法門是為一些我執心重的下劣凡夫而施設的。因為下劣凡夫修行上不了軌道，就好像失去水的魚，馬上就要乾涸而死，所以佛不得已，暫時設置一個淨土來安置他們，因此極樂世界也是屬於化城之類。最後曹魯川甚至還說：尊者您要攜我到極樂蓮臺，豈不是把人又捉到迷津裏去嗎？不就如同讓我把黃金拋棄，而去挑一擔草嗎？曹居士這樣的觀點在當時社會是具有代表性的。

又民國年間，印光大師撰《淨土決疑論》，是假借紅螺山慕蓮法師的口氣而作。這篇論文的發起因緣與一位執理廢事的上座師有關。有一天，上座師來參學，論主（印光大師）很歡喜，就贈送給他一本《彌陀要解》。這位上座師翻了兩頁，就開始大發議論，稱他曾經也看過《彌陀要解》，見到文中說：《華嚴》奧藏，《法華》秘髓，一切諸佛之心要，菩薩萬行之司南，皆不出於這部《阿彌陀經》。他認為，蕩益大師在《彌陀要解》中像這樣讚歎的詞句不勝枚舉，這是貶低宗教，過讚淨土，謗正法輪，疑誤眾生。他還很氣憤地說：真想不到蕩益大師以千古稀有之學識，不去弘揚直指人心之禪與止觀，反而著這樣的《彌陀要解》，作為愚夫愚婦的護身符，使得普天之下的緇白二眾守淨土一法而拋棄菩薩萬行，取牛蹄大的一點水而捨棄大海水，同入迷途，永背覺路，斷滅佛種，罪過彌天。在他看來，欲報佛恩的人，應立即將《彌陀要解》毀滅令盡，怎麼還著鈔來助其流通呢？這位上座比丘出家至少二十年，聲稱自己通宗通教，這樣一個眼空四海、誓證一乘的人，卻因此而憤心厲氣，好像面對仇人一樣。清末民初，持這種觀點的人在教內也是很普遍的，可能現在也還有不少。有鑒於此，




印祖悲心撰述《淨土決疑論》，扶正法眼藏，摧邪顯正，起人淨土信心，厥功甚偉。而淨土法門之難信，於此亦窺一斑。甚至於現在教內還有人認為《禪淨四料簡》是偽造的，并非永明大師所撰，諸如此類，這些都屬於認知狹劣所致。





（三）本能的懷疑

懷疑是信的對立面，是我等眾生的五種根本煩惱之一（貪瞋癡慢疑），這是修行佛法必須要剔除的心理障礙。然在末法時期卻是懷疑越來越成爲主流，而且從所謂哲學和科學的層面得到了正面肯定。



自從工業化以來，宗教的神聖性退失，變得越來越世俗化，學界稱之爲祛魅——祛去宗教的神聖超越的魅力，所以才有尼采所說的“上帝死了”。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這部書中寫道：查拉圖斯特拉在山上隱居十年後，覺得要向世人宣布真理了。他下山之後，有一次看到一群人在村莊裏聚談，他就打著燈籠去找東西。大家問他：“你白天打著燈籠找什麼呀？”他說：“我找上帝。”眾人都大笑說：“你找上帝，上帝不存在啊。”查拉圖斯特拉就說：“上帝死了，上帝是被你們殺死的。”

尼采的思想以獨特深刻著稱，他敏銳地觀察到工業化以來西方式的邏輯思維、二分法，使人們越來越注重世俗的東西，當一切都傾向世俗的科技和市場功利時，“上帝死了”的結局便順理成章了。然而，“上帝死了”卻給西方人帶來了嚴重的精神危機。原先一切價值是上帝確定的，而現在上帝死了，價值的確立者不存在了，那誰來填補這一信仰真空呢？在存在主義哲學和現代文學荒誕派裏面，明顯表現出西方人這種內心空茫的恐懼感。既然沒有了上帝，那自己就是上帝，自己就能爲價值立法了。但人是極爲殘缺的主體，尼采在他的“超人哲學”中也談到，人是不完美的，人是需要超越的東西，所以他要追求超人的境界。人和超人的區別就如同猿猴與人的區別，人走在鐵索上，是要完成由人向超人的飛躍。

現代人的信仰空虛也導致了現代人對一切的懷疑，一切科學和哲學都要重新去判斷，都要先歸零，從頭開始建構它的理論。批判意識和懷疑精神是現代科學、哲學知識累積的必要前提，於是大力地張揚這種懷疑。而對於先天所預設的一切信仰的前提，都認為是不科學的，都要予以掃蕩。

這種懷疑精神也會遷移到對待佛教的態度上，現代科學認為對不可知的、彼岸的、超驗的東西，應該畫上括號，不予理睬。科學是可驗證的、客觀的、可重複觀測的。在佛學研究上，亦要保持“純客觀”的精神去研究，才能得出真實的結論。這些觀念都是由懷疑精神自然衍生出來的。而淨土法門是極為超越的法門，根本不屬於邏輯思維和心意識的範疇，而且一落到這裏，可能就白雲萬里，天壤之別了。現在一些學者去研究天台宗或法相宗時，可能還有可觀的地方，而一旦要研究淨土法門或者《華嚴經》，就有先天的不足。所以，要產生正信，確實有一個預設的前提，那就是仰信、遵信。“佛法大海，唯信能入。”信心如手，沒有“手”，即使進入寶山，也會空手而回。懷疑是最大的罪根，對淨土法門而言，業障再大都不是大問題，心存懷疑才是大問題。唯有狐疑是棄材。

綜上所述的三點起信之障礙，歸根到底還是福德智慧問題。五濁惡世的我等眾生都是福德薄、智慧淺的凡夫。福德如水，智慧如舟。福德不厚實，智慧無由生起，無水無由泛舟。因此對這個超越性的淨土法門，無論怎麼勸化也還是不相信。他需要有實驗報告、量化數據等所謂的世間證據。當然，天主教、基督教也存在這麼一個困境，就是如何證明上帝的存在。有位數學家很有意思，他用博弈論的方





法來證明信上帝是最好的選擇：如果信上帝，最後結果並沒有上帝，那也沒有失去什麼；但如果不信上帝，最後還真有上帝，那不得上天堂的損失可就大了。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信上帝是最好的選擇。這還是從邏輯思維裏面去推導出無奈的結論。然眾生的善根不可思議。

《無量壽經》（漢譯本）云：“佛言：其有善男子善女人，聞無量清淨佛聲（即阿彌陀佛名號——注），慈心歡喜，一時踊躍，心意清淨，衣毛爲起，汨出者，皆前世宿命作佛道。若他方佛、故菩薩、非凡人。”證知，激活宿世淨土善根或開始培植今世福德智慧乃是斷疑生信之當務之急。



二、起信之路

對於淨土法門這麼一個難信之法，我們怎樣才能生起信心呢？善導大師曾提出“就人立信”與“就行立信”二種方法，歷代祖師也是從這兩個層面契入的。由於淨土的事理性相因果不是我等凡夫邏輯思維所能繫緣的境界，如來智慧之海，連二乘的聖者都無法測量，更何況我們這些業力凡夫！既然不能測量佛智，那該怎樣契入？茲從三個方面予以討論：（一）就人立信；（二）就行立信；（三）從果入手立信。茲分述如下：

（一）就人立信

意謂由於相信宣說此法的人而對法產生信心。這個“人”就是指釋迦牟尼佛。佛一代時教，五時說法，千經并闡，萬論均宣，不斷開顯念佛往生淨土一法。我們要相信，釋迦牟尼佛是實證法界真理者，




是圓滿一切種智者，是證到空性，以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願力示現在我們這個世間的古佛，目的就是要讓我們離開三界的火宅，圓成自性的佛性。世間人講假話，不是爲了牟利，就是爲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或者怕受到傷害。釋迦牟尼佛既沒有名利的動機，又沒有被傷害的風險，因此佛沒有必要說假話，沒有必要來誑騙我們。并且，在《阿彌陀經》和《無量壽經》裏面，當釋迦牟尼佛宣說極樂淨土之時，十方諸佛都伸出廣長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來證明這樁事情的真實性。所以淨土法門是一佛所說，一切佛共同證明的法界大事因緣。對此，我們要產生決定的信心，這就是就佛德生仰信。

在宗教層面講信仰，我們不能站在高處俯瞰，因爲我們沒有這個



境界。比如這個世間的珠穆朗瑪峰，它的峰頂是什麼情況，怯弱者爬不上去，也就不得而知，但我們相信上面是風光無限的。所以要仰信，或者稱為遵信，遵信佛所說的，相信佛所說的不會有錯，相信佛所說的一定是真實的，相信佛所說的一定是對我們眾生有大利益的。所以信淨土的人，根本意義上是由於“佛說”，也就是由佛的聖言量而發起信心，這是一個本質點。於是我們對淨土法門的采信，就是唯佛所說才能信。一切菩薩，無論是四果羅漢、三賢位菩薩、十地菩薩，乃至等覺菩薩，所說的都祇能作為參考。唯佛所說，才能相信。

（二）就行立信



意謂對佛祖為吾人選擇的修行方法建立信心。善導大師將修行方法分為正行和雜行。其中，正行有五種：一心專門讀誦淨土三經；一心專注觀察西方極樂世界依正莊嚴；一心專門禮拜阿彌陀佛；一心專稱阿彌陀佛名號；一心專讚歎供養西方三聖。在這五種正行當中，一心專念南無阿彌陀佛名號是最核心的，稱為正定之業。因為能夠稱念佛號，就隨順了阿彌陀佛“名號度眾生”這一核心的願。其餘的讀誦經典、禮拜等都屬於助業。除正助兩行之外，其他的善行都稱為疏雜之行。如果修前面的正助二行，身口意三業就與極樂世界、與阿彌陀佛產生親近密切的關聯，憶念不斷，這稱為無間業——不間斷的淨業。如果不是專持名號，而去修很多雜行，那麼與阿彌陀佛的名號和功德之間就常常會有間斷，雖然可以通過迴向得生淨土，但與一心稱念佛號往生相比，還是有疏遠夾雜的風險。

而且，淨土一法是阿彌陀佛所肇立的，是釋迦牟尼佛一代時教宣說的，是西天東土歷代菩薩、祖師幫我們選擇的，這也是就行立信的

另一個含義。在印度，馬鳴菩薩、龍樹菩薩、天親菩薩都有著述指歸極樂淨土；在我們中國，從慧遠大師開始，到智者大師、永明大師以及近代的印光大師，這些大祖師都是至心修行淨土法門，自行化他。在淨土教理史上，有個“三聖指歸淨土”的美談。

蓮宗第四代祖師法照大師曾在五臺山大聖竹林寺有過奇特的經歷。法照大師在五臺山見到一座非常莊嚴的寺院，黃金為地，七寶行樹，類似實報莊嚴土的境界，他在那裏見到了文殊、普賢兩位菩薩。那也不是一般因緣能夠見得到的。寺內的殿堂極為莊嚴，文殊和普賢兩位菩薩坐在兩邊。法照大師恭敬啓問：“末法眾生，去聖時遙，煩惱厚重，不知修什麼法門能夠得到解脫？”文殊菩薩告訴他：“修念佛法門，今正是時。我是由於修念佛法門故，供養三寶故，得一切種智。”法照大師又問：“若念佛，當云何念？”文殊菩薩回答：“當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直接向他傳授念佛法門。然後，文殊和普賢兩位菩薩伸出金色手臂為他授記——念佛決定往生。法照大師出寺門後，轉瞬間，那個寺院就不見了。在我們看來，是一片荒野的地方，而在菩薩眼裏，恰是一座金碧輝煌的寺院。法照大師就在那裏立了一塊石頭，剛開始怕別人不相信，不敢跟人講。後來夢中一位梵僧指點他：“你怎麼不把這件事說出來呢？”法照大師回答說：“說出來怕別人不相信，會誹謗。”那位梵僧說：“連文殊菩薩在五臺山歷來都被人誹謗。沒關係，你說出來，祇要有人相信，能夠生起善根，就是好事。”法照大師這才把這段因緣說出來，並在那裏建造了大聖竹林寺。

唐代還有一位慧日法師，他曾效仿先德去印度求法，經過三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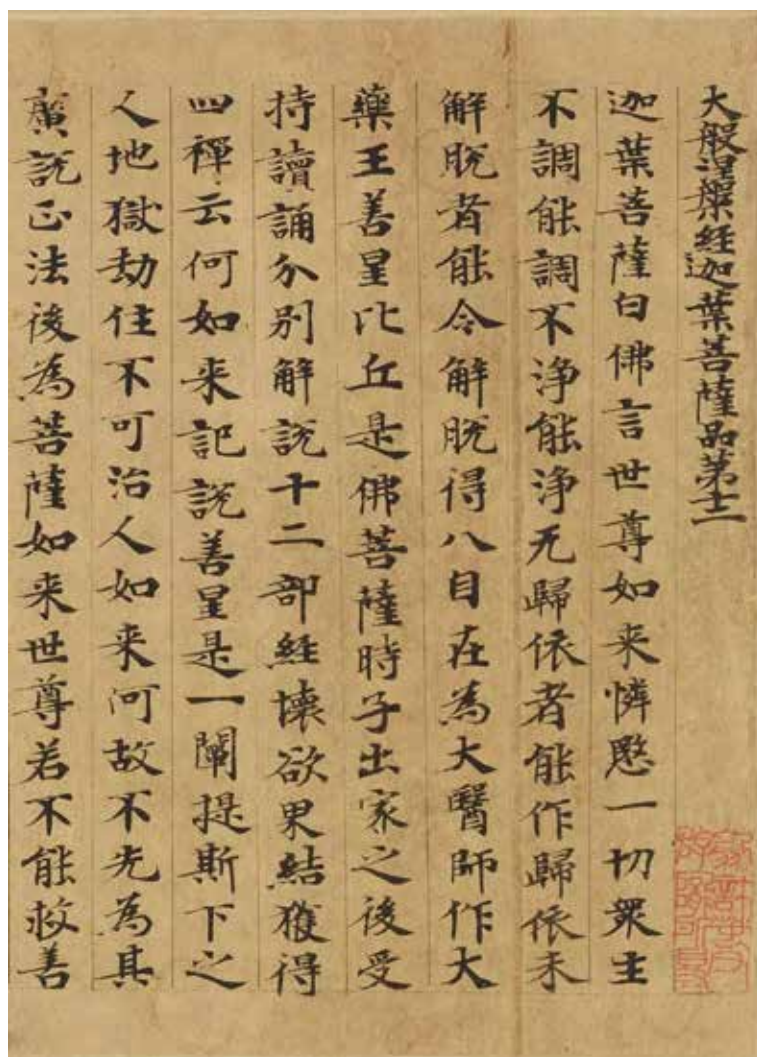
跋涉才抵達印度，途中歷盡了千辛萬苦。正因為遭遇到這種苦，他才對閻浮提深生厭離，所以一到印度就到處問，有否可以當生解決生死輪迴的法門？天竺國的高僧大德都告訴他：欲當生了生死，唯修念佛法門。雖然有很多高僧大德向他如是指點，但他內心還是沒有生起決定的信心。慧日法師之後到了北印度健馱羅國，聽說國城東北有一座大山，山裏有觀世音菩薩像，祇要至誠禱告，觀世音菩薩就會顯聖，他就發心要請觀世音菩薩幫他抉擇此事。於是，慧日法師就在這座山前連續七日禮拜，他不吃、不喝、不睡，發起了猛利的心。果然，在第七天的夜晚，觀世音菩薩真的現前了，在空中現紫磨真金色相。觀世音菩薩開示說：“汝欲傳法自利利他，西方淨土極樂世界彌陀佛國，勸令念佛誦經，迴願往生。到彼國已，見佛及我，得大利益。汝自當知淨土法門，勝過諸行。”觀世音菩薩的這段開示與之前天竺國高僧大德的開示相符，至此他才產生了決定的信心，一心念佛求生淨土。慧日法師回國後，曾入宮為唐玄宗講法，唐玄宗很欣賞讚歎他，賜號慈愍三藏。後來，他看到那個時代的禪宗空腹高心，就寫了部書，叫《往生淨土集》。可惜的是，這本書現在已經殘缺不全，大部分都佚失了。



這兩個公案是特殊的宗教體驗感應的產物，感得文殊、普賢和觀世音三位菩薩為這個世間的修行人開示。這也是一個能讓我們產生信心的渠道，尤其這裏特別開示的，還就是專稱阿彌陀佛名號，往生極樂世界為指歸。


《般舟三昧經》中，跋陀和菩薩（即賢護長者）修得般舟三昧，看到阿彌陀佛現前，也啓問：“這個世間，修何等法能夠往生西方淨土？”阿彌陀佛告訴他，但稱佛名，即得往生。《觀經》中，釋尊對

韋提希夫人的開示，也是如此。善財童子在《華嚴經》中示現一生成佛的歷程，德雲比丘是他五十三參時遇到的第一位善知識，給他介紹的就是念佛三昧，最後一位善知識普賢菩薩則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所以我們從中了解到，淨土往生一法，不僅是阿彌陀佛建立，釋迦牟尼佛一代時教，金口親宣，並且也是歷代菩薩、祖師早已為我們選擇好了的。





（三）從果入手立信



信心的建立，也要從果地入手。否則的話，就會產生執著，認為淨土法門雖然好，但得眼見為實——一定要親眼看到有阿彌陀佛，才相信。或者在選擇法門時，一定先要了解所有的法門，經過比較，確認淨土法門好，才願意信受奉行，這還是堅持靠自力來建立信心。這些觀點聽上去似乎也不錯，但仔細分析卻很難行得通。如果說要遍覽《大藏經》，在了解所有法門之後，通過比較才能產生信心，那麼捫心自問一下：我們有這麼高的智慧嗎？三藏十二部，法門無量，入海數沙，我們有能力甄辨嗎？再者，就好比有人生病了，第一反應就是找一位醫術高明、宅心仁厚的醫生看病。醫生通過望聞問切作診斷，知道病況後，對症下藥。出於對這位醫生的信任，病人祇要吃藥，病自然就好了。如果非得要執著：我得要了解一下，這個藥方開得對不對，藥的分量夠不夠，這個藥是哪裏產的，藥性怎樣，這個藥走哪個經脈，效果如何……搞清楚這些，我才服這個藥。那可能還沒等搞清楚這些問題，就已經嗚呼哀哉了。

所以佛常常對眾生的一些戲論之問不作回答，也就是置答。例如“世界是有邊，還是無邊”之類的問題。這些是需要我們關心的嗎？就如同一個人中了毒箭，當下第一反應是什麼？得趕緊把毒箭拔出來啊！現在非但不這麼做，而且還在別人要幫他拔箭的時候說：“且慢！我要知道這支箭是從哪裏射過來的，這支箭是用什麼材質做的，箭簇所用的鋼鐵產自哪裏、有多厚，箭頭上是些什麼毒藥，劑量有多少。等我把這些搞清楚，你才可以拔。”恐怕還沒來得及搞清楚，就一命嗚呼了。

所以現在的當務之急是解決生死大事，而不是糾纏於這些戲論。正如蓮宗祖師示現的，在相信這個法門之後，就是服藥，就是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不去搞那麼多理論。有人問蓮池大師：“您老人家修行什麼法門？”蓮池大師說：“我平生所務，唯南無阿彌陀佛。”蕩益大師是大智慧者，通宗通教，到晚年便全都放下，“不參禪，不說教，彌陀一句真心要”。徹悟大師把原先參禪所寫的書稿全部焚燒，就是一天十萬聲佛號。這些都是從信心下手的榜樣。有信心，就有堅定的願力，就會老實念佛，再也不會去搞其他的了。三藏十二部，無量的法門，等往生到了極樂世界之後再學，現在我們既沒有這個水平，也沒有時間和精力，因為不知哪一天就到達人生的終點了。生命無常，國土危脆，亟須如救頭燃，抖擻精神，撥棄世事。得一日光陰，念一日佛名。得一時功夫，修一時淨業。由他臨命終時，好死惡死，我之往生資糧預先辦好了。免得臘月三十到來，手忙腳亂，後悔莫及。



三、一信之後，永不再疑

這“一信”極為難得，在無量劫永不休止的輪迴當中，我們對淨土法門從來就沒有過這一念的信心。吾人內心充滿著無明黑暗，充滿著世間的恩恩怨怨、貪瞋癡慢疑，所以這一念淨土的信根、信力出不來，完全被障蔽了。但是在今生，藉助宿世的微少善根，我們忽然聞到了淨土法門，並且產生了一念信心。這一念信心的產生，由於是猛然間聽到，沒有經過邏輯思維，所以是自己的善根發露，是自性般若智慧的閃現。這是整個自性清淨的善根和超越性的不可思議的淨土法



門，忽然契合，就像是觸電之時，冒出火花。此刻，深層心性中涌出信心。這個信心是現量的，並沒有經過考慮。一考慮就不行了，懷疑又會像潮水一樣涌過來。所以，我們要尊重這稀有難得的現量的一念信心。

這一念信心產生之後，更不再疑。爲什麼更不再疑？因爲這一信是在那個難得的、特定的時空點產生的，這個瞬間的碰撞過去之後，我們又回到了日常的心理和思維狀態當中，用這樣的思維狀態再去思維淨土法門，就會生起懷疑的烏雲，障蔽淨信之日。這就有點類似王羲之寫《蘭亭集序》，這篇傳世之作就是在特定的情況下一揮而就的。當時天朗氣清，眾多有緣人聚會在一起，曲水流觴，王羲之在微醉狀態下以草稿的形式寫下了這幅作品。事後他一看，覺得不錯，就想要寫一幅正本，殊不知再寫任何正本，都無法超越之前隨手揮就的那份草稿。也就是說，祇能在那種特殊的狀態中才寫得出來，而且這種狀態稍縱即逝，再也不可逾越，不可複製。



所以要尊重這一念信心，執持住，不再懷疑。不僅要阻斷自己的懷疑心，而且也不要受他人的影響，因爲有時候別人的懷疑更會引發自己的懷疑。可能有人會說：“你怎麼能相信這個？這沒有道理。”或“你業障深重，怎麼能到極樂世界去？那可是實報莊嚴土，是法身菩薩才能去的，你能去得了嗎？”如果受到這些話的影響，就更認爲自己業障太重，去不了極樂世界。但是我們要有信心，要相信這是阿彌陀佛給我們的大恩賜，他就要讓我們這些業障深重的人去，對此更不再疑。又或者有人說：“雖然經典當中說，我們信願念佛，當下極樂世界七寶池八功德水裏面就有一朵標著其名字的蓮華，但是這怎麼

可能呢？”聽到這個話，他又會想：“好像確實不太可能，我這一念心怎麼能超越到十萬億佛刹之外去？我的名字還能寫在極樂世界的蓮華上？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能有那麼高貴。”這就又開始懷疑了。再或者有人說：“你一點福德都沒有，到寺院祇捐一百塊錢，你怎麼能去極樂世界？”可見，各種各樣的懷疑紛沓而至。是故，堅固信心，更不再疑，就來得至為重要。

已信彌陀大願舟
六時行道無餘想
應痛盲龜常在溺
殷勤撥入無生理
共修三昧度迷流
一句洪名似救頭
獨斫孔木只今浮
七寶池邊握手遊

蕩益大師·佛會偈

傳印 二〇〇八年
戊子五月初





“一信之後，更不再疑”這句話是宋代楊杰居士說的。宋代很多文人士大夫不僅研究佛法，更是身體力行地修學佛法，楊杰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楊杰，又叫楊無爲、楊次公，是非常著名的大居士，爲官一任，造福一方。他通宗通教，曾經參天衣義懷禪師，有一次登泰山時看到日出開悟了。他在宗門下是有資格上《傳燈錄》的。他的母親去世後，楊杰居士在家裏丁母憂三年，閱《大藏經》，對淨土法門產生了信心。之後，楊杰居士就常常畫丈六的阿彌陀佛像，而且無論到任何地方做官，都要隨身攜帶阿彌陀佛像來供養和稱念。臨命終時，他感得阿彌陀佛前來接引，臨終時他說了個偈子：

生亦無可戀，死亦無可捨。

太虛空中，之乎者也。

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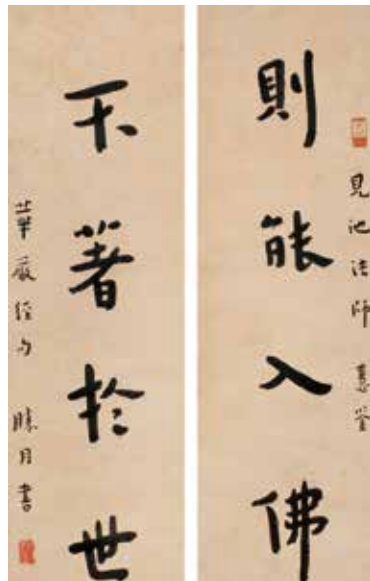
這個偈子有著禪和淨的特點。其中前四句帶有禪宗的意味，對生死要勘破它的夢幻泡影，也沒有什麼戀，也沒有什麼捨，在太虛空當中，這些“之乎者也”都如空中之花。因爲宗門下認爲，有所念之物，或者心外有所求之物，那都是著相，都是錯。依這樣來看，建立心外的淨土，包括念阿彌陀佛名號，也是舉心就錯。在後兩句中，楊杰居士表達了他的淨土情懷，他能夠“將錯就錯，西方極樂”，也因此就能念佛感阿彌陀佛前來接引。不將錯就錯，就一錯永錯；將錯就錯，就得到大安樂。蓮池大師在《往生集》中對楊杰居士都很讚歎：“我希望天下所有的聰明才士都能像楊杰居士一樣，成就這一錯也。”

楊杰居士相信淨土法門後，就隨分隨力地去傳授。他有一個同僚，作司士參軍，叫王仲回，他在楊杰的啓發之下對淨土法門產生信心並



開始念佛。念佛一段時間後，他向楊杰請教了一個問題：“念佛如何得不間斷去？”從一般的立場來看，這是在問念佛功夫上怎麼才能不間斷。但是楊杰居士並沒有跟他講念佛的功夫，而是說了這句話：“一信之後，更不再疑。”意謂產生這一念信心之後，不要再去懷疑，就可以。王仲回也很有善根，聽了之後欣然而去。不久，楊杰做了個夢，夢見王仲回來向他致謝，說：“因蒙你的指示，我得大利益了，今已生淨土矣。”後來楊杰見到王仲回的兒子，問起他父親往生時的情景及時節。原來王仲回聽了楊杰的話之後，就歡喜念佛，毫無懷疑，臨命終時預知時至，遍告親友他要往生了，最後是正念念佛往生的。而且，王仲回往生的時候，正是楊杰居士得夢的那一天。

我們常常講以文殊智修一行三昧，修一相三昧，這“一信”就是文殊根本智的展現，靈光一現。這一信就有信根，就有信力，所以要培植信根，壯大信力。但往往我們在一念信心之後，就會起懷疑，有了懷疑，念佛的利益就很難得到。





天親菩薩在《往生論》中談五念門，其中第二門非常重要，就是讚歎門——稱念名號。五念門實際上也是和信心直接掛鈎的，觀察西方極樂世界的依正莊嚴是要令人產生信心，稱念阿彌陀佛名號也是要令人產生信心。有了初步的信心，就去稱念；通過稱念，又加強信心。於是，我們就要了解彌陀名號的功德，《往生論》中是這樣表達的：“稱彼如來名，如彼如來光明智相，如彼名義，欲如實修行相應故。”這裏的“如來名”就是指阿彌陀如來的名號，其本質上就是光明智慧之相。因為彌陀名號裏面有光明，光明就是般若智慧的體性，光明智慧就是要燦破眾生的無明黑暗。歷來的淨宗祖師都說，如果佛不宣說淨土法門，不稱揚彌陀名號，萬古如長夜。眾生的無明黑暗就像漫漫長夜，唯有彌陀名號的光明智慧之相才能夠衝破它，才能滿眾生的一切志願。如果念佛念得相應，不僅能滿足臨命終時往生淨土快速成佛的志願，世間的福德和世間的需求也都能滿足，這就是彌陀名號本質的功能作用。



然而自古以來，也有一種人，雖然稱念佛名，也憶念佛德，但是無明還在，無法滿願，其根本原因就是信心的問題。信心一旦出了問題，就不能如實修行了，也就與這個名號內具的法印不相應了。要做到如實修行，就一定要有信解。首先，要信解阿彌陀如來的名號是“實相身”，是諸法實相，有求必應，實相的功德就在這個名號裏面。並且，要信解這個名號是“為物身”。物就是眾生，阿彌陀佛施設這個名號的目的，就是為了拯救眾生、幫助眾生，惠以眾生真實之利。所以阿彌陀佛把一切拯救眾生的功德，如神通、光明、辯才、智慧、善巧等都融聚在這個名號裏面。我們對這些一定要信解，否則信心就

會出問題。

如果信心出了問題，就不能如實修行，不能跟彌陀名號相應。《往生論注》中闡述了三種不相應：第一種就是“信心不淳”。雖然有點信心，但不淳淨，若有若無。有時候信心很足，認為阿彌陀佛真實存在；有時候信心又很弱，覺得極樂世界、阿彌陀佛虛無縹緲。由信心不淳，就會“信心不一”，沒有決定信，這是第二種不相應。比如弘揚淨土法門時，要是自己信心不專一，就會沒有底氣。當別人問到阿彌陀佛、極樂世界是否真的存在時，如果沒有決定信，就會用模稜兩可的詞語，如“大概”“也許”“估計”“推測”等來搪塞。但到底是否真的存在，自己對此也不確定。這種無決定信就會導致第三種不相應——信心不相續。楊杰居士說“一信之後，更不再疑”，因為有了懷疑，信心就會被懷疑的念頭間斷，便會出現很多狀況。一懷疑，就會把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的心先擱置起來，覺得不如先去追求現世能抓得住、看得見的利益。而且，信心不淳，信心不一，信心不相續這三種不相應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輾轉相成。由於信心不淳，就沒有決定信；沒有決定信，念佛就不能相續。又或者由於念佛不相續，所以產生不了決定信；沒有決定信，信心也就不淳。

是故，保持淨土信心與稱名念佛要相輔相成，相資並進。宋代曾作過禮部侍郎的吳秉信居士，便是吾人身體力行的榜樣。他日夕宴坐，製一棺材，夜晚睡臥其中，至五更，令童子叩棺而歌曰：“吳信叟，歸去來。三界無安不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胎。歸去來。”聞童子唱，即起念佛。臨命終時，全家人靜聽，咸聞天樂之音。吳居士即曰：“清淨界中，失念至此。金臺既至，吾當有行。”言訖而逝。（《淨土聖





賢錄》卷七)

綜上所述，於淨土難信法，能生決定信心，并解行并進，死盡偷心，不換題目，懇切持名念佛，今生定當蒙佛接引，橫超三界，疾速圓滿佛果。如是念佛人，釋尊讚譽為“則我善親友”（《無量壽經》）。意謂能信願念佛，精進求往生者，不僅是人中白蓮華，直接乃是釋迦佛的善友與親友。釋迦本師對念佛人以“友道”相視相待，可見念佛行人是何等的尊貴。至心念佛，全攝佛功德為自功德，香光莊嚴。誠如徹悟大師開示：“念佛時即見佛時，亦即成佛時。求生時即往生時，亦即度生時。三際同時，更無前後。”（《徹悟大師遺集》）此乃以法界心念法界佛之神妙！與《華嚴》“初發心時即成正覺”的圓融理念無二無別。噫！信之時義大矣哉！




第三講 · 如何昇華淨土之願力





第三講 · 如何昇華淨土之願力

淨土三資糧信、願、行之間有著密切的、相互增上的關係。首先要起信，由信，能帶動願；由願，能引導行；再由淨業行持來圓滿往生之願，並證明原來所信的淨土和阿彌陀佛真實不虛。



所以，繼信門之後，還要談願門。願的核心內容即是“厭離娑婆，欣求極樂”這種厭欣心，非常具有超越性。我等眾生，於此世間，每天充塞於內心的，大多是希望事業有成、家庭和順、健康平安，財色名食睡五欲享樂越多越好。在世間種種欲望心中，要生起厭離娑婆、欣求極樂的心，可不僅是水中生蓮，而是火裏生蓮那樣稀有難得了。這不僅要有淨土的願，而且還要有力量——願力。如果這願是由真誠心和淳信心所發起，具有快樂和決定的要素，就能產生“力”。所以“厭離娑婆、欣求極樂”就需要從我們世間種種的執著迷情中去提煉、去昇華。

祇有厭離娑婆，才能轉凡；祇有欣求極樂，才能成聖。轉凡成聖即在厭欣心中得以成就。爲了令我等眾生成就厭欣心，在此土的釋迦佛與彼土的阿彌陀佛善巧施設了折攝二門——折伏門與攝受門。釋迦牟尼佛爲悲父，在這個五濁惡世示現成佛，以折伏的方法，用剛切之語告誡眾生，若造作殺盜淫妄酒五種惡行，就會得到現世五痛的華報，以及後世墮入地獄的五燒果報。爲了究竟令我等眾生避免五惡、五痛、五燒的惡性循環，釋尊苦口婆心地發遣吾人前往西方極樂世界。而阿彌陀佛如慈母，在極樂國慈悲地攝受我等眾生安然成辦往生一事。而

且，爲了完成這樁令所有眾生成就往生的大事，兩土世尊也運用了種種的善巧方便，例如四悉檀的方法。首先，順應眾生的根機好樂來攝受，比如淨土法門很難信，而眾生習慣於眼見爲實，所以就讓眾生親眼目睹。《無量壽經》裏，兩土世尊配合得非常默契，阿彌陀佛和西方極樂世界顯現在虛空中，以阿難爲代表的與會大眾在兩土世尊的加持下，親眼見到了極樂世界的依正莊嚴，身心踊躍，得歡喜益，這是“世界悉檀”。然後，聞信淨土法門，信願稱名，往生彼土，能得種種修道的法益，得生善益，這是“爲人悉檀”。又，通過厭離娑婆，以慚愧心、懺悔心來執持名號，消除業障，得破惡益，這是“對治悉檀”。最後，以信願稱名，感通佛願力，臨命終時，隨佛往生淨土，華開見佛，悟證無生法忍，得入理益，這是“第一義悉檀”。

我們所處的世界稱娑婆世界，意味深長。吾人當透過“娑婆”之名相，把握其名相下的法義。“娑婆”爲堪忍之意。意謂此界眾生貪瞋癡三毒煩惱非常厚重，所呈現的生存境界也極爲痛苦，《無量壽經》指稱爲“劇惡極苦”。然而，此界眾生卻還能忍得住。待久了，就習以爲常了，甚至以苦爲樂了。是故，厭離心很難生起來。雖然佛在經典中不斷介紹極樂世界的依正莊嚴，窮微極妙、富麗輝煌，但是我們從未去過，就感覺很生疏，於是欣慕心也斷斷續續、時有時無。爲此，我們要從四方面來把厭欣的願力建立并堅固起來。一、以彌陀大願作爲吾人立願的依據；二、從八苦的覺受中激活厭離心；三、從厭離身體處下手；四、念佛人不得懼怕死亡。茲分述如下：



一、以彌陀大願作為吾人立願的依據

我們發願所依據的準繩就是阿彌陀佛的大願，所以要了解阿彌陀佛大願的宗旨和趣向。這是非常高遠的一樁大事，如果沒有釋迦牟尼佛親自宣說，九法界眾生不得而知。在《無量壽經》中，釋迦牟尼佛向與會大眾稱性宣說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大事因緣。



釋尊首先追溯有五十三尊古佛在此世界次第示現，第五十四尊佛即世自在王如來，這尊佛所示現的剎土和時劫非我們所能想象，那個世界的眾生壽命有四十二劫。當時，有一位大國王，前去供佛，聞佛

說法，大徹大悟，心開意解，頓然發起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發心之後，他“棄國捐王，行作沙門，號曰法藏”。以大國王的福報出家的法藏比丘，自然成爲世自在王如來座下的第一弟子，其慈悲、定慧、明記、意志力都是第一。法藏比丘一出家，發心就很廣大，要建立一個超勝十方諸佛的刹土，來安立九法界眾生快速成佛。他發了這個大願後，希望得到世自在王如來的開示。世自在王如來先用通途佛法指點，對於莊嚴淨土，讓他從自性中去求，“汝自當知”。但是法藏比丘竟然說，此非目前自己的境界，唯願佛宣說十方諸佛成就淨土的行門，他要在佛的果覺層面了解建立淨土的方法、奧秘和捷徑，稱爲“自開他力果教門”。故蓮宗從果起修的特質是從法藏比丘開始的。

《無量壽經》下卷中有一段很長的偈子，述說極樂世界是法界之都，他方刹土無量無邊的菩薩紛紛前往極樂世界，禮拜、供養阿彌陀佛，聞佛說法、授記。他方世界諸多的菩薩到達極樂世界之後，看到極樂淨土如此的妙麗莊嚴，驚歎之餘，也引發他方菩薩們的菩提大願——也要建立像極樂世界一樣的淨土饒益眾生。諸菩薩向阿彌陀佛請教，如何才能成就這樣的淨土？阿彌陀佛便向這些菩薩宣說了三個偈子，開示了建立淨土的原理，實際也是阿彌陀佛因地建構極樂淨土的經驗之談。其中一個偈子是：

覺了一切法，猶如夢幻響。

滿足諸妙願，必成如是刹。

建立淨土，最重要的原理是證悟一切法的空性。一切法如夢、如幻化、如谷響，了知諸法的空性，即契入了諸法的實相。但又不能住於實相，還要以大慈悲心發起大願。大願從實相裏生起，就不是世間





人的願，而是有著不可思議出世間的特點。大願生起之後，還要付諸行動，圓滿所發的妙願，那麼最終必定能成就像極樂淨土這樣的刹土。由此建構淨土的原理，依次有三要素：第一是空性，第二是妙願，第三是刹土。

天親菩薩在《往生論》中概述極樂世界的體性功德時，有一個偈子：“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生。”極樂世界的體性是正道，即無上正等正覺，亦即諸法實相，由此自然生起無緣大慈、同體大悲。這樣的同體大慈悲心是出世間法的範圍。世間人最多是眾生緣慈，對與自己有關係的，他有“愛”，例如子孫後代等，但對陌生人就沒有了。而佛對一切眾生都有大慈大悲，極樂世界就是從出世間的善根所生起的。極樂世界之所以能安樂一切眾生，是由大慈悲的出世善根所致。

而且，覺了一切法的空性，證得無生法忍，就非三賢位的菩薩，而是聖種性的地上菩薩。當阿彌陀佛因地稱性發願的時候，已是初地乃至八地以上菩薩的身份了。是故這個大願就不是心意識裏造作出來的，乃是從真如實相法爾自然生起的，因此就有其真實性。這個大願經過法藏菩薩五劫的思惟。他首先考察他方世界二十一俱胝刹土所有的莊嚴、精華，把諸佛淨土的美好凝聚在一起，把他方世界的殘缺全都剔除。起初是世自在王佛向他介紹他方世界的情景，時間經過了一千億歲之久。世自在王佛一邊講述，一邊還介紹了他方世界刹土建立的原理，例如有的刹土地面是黃金，而有的刹土地平如掌或者光明透亮，都有菩薩因地的功德在裏面。爾後，法藏菩薩自得天眼，對他方刹土一一地思惟、考察、取捨。

世自在王佛的名號，寓意深刻，表達涅槃三德的法義。“世”表



達他不離世間但不被世間法所染的特點，為般若德；“自在”為解脫德；“王”為法身德。世自在王佛所代表的涅槃三德，亦與十方諸佛所證涅槃三德平等不二，是故阿彌陀佛稱性所發的大願，即有十方一切諸佛自始至終的加持力在裏面。正是由於因地中十方諸佛都在加持，所以果地上自然要出廣長舌相來稱揚讚歎阿彌陀佛的功德。為什麼十方諸佛會加持？因為阿彌陀佛所發大願的核心是大慈悲心，其目標是欲令九法界眾生快速地離開兩種生死苦海，圓成本具的佛性。此乃十方諸佛的共同心願，由阿彌陀佛作代表來彰顯和實施。主伴圓融，隱顯互成。

看四十八大願。我們已經習慣稱作四十八大願，然從《無量壽經》五種原譯本來看，漢吳兩譯本祇有二十四願，宋譯本祇有三十六願，唯有魏譯本和唐譯本是四十八願。可見也不必拘泥於具體的數字。因為法藏菩薩五大劫的思惟是面對十方九法界眾生來構想的，而九法界眾生的根機、好樂、特點各有不同，無數無量，是故阿彌陀佛所發之願亦應無量，才可稱為“大願之海”。釋尊祇是隨應娑婆世界南閻浮提眾生的度化需要，從中拈出了四十八大願加以陳述介紹而已，實則阿彌陀佛面對十方一切眾生的願海，是廣闊無邊際的。

四十八大願是大慈悲心的結晶，“慈”就是給予一切眾生得大涅槃的安樂，“悲”就是拔除一切眾生生死輪迴之痛苦。四十八大願從類別上分，莊嚴自己法身功德的攝法身願，祇有三條；莊嚴淨土的攝淨土願，祇有五條；其他四十條都是針對眾生而發的攝眾生願。所攝眾生包括極樂世界本土的眾生，也包括他方世界的眾生。他方世界的眾生中，既有他方世界的凡夫，又有他方世界的菩薩，可見，阿彌陀





佛發願的對境充分體現出大平等的特質。

四十八大願當中，直接彰顯慈悲特質的有：第一願：國中無三惡道願。這一願就是悲心的結果。法藏菩薩考察了他方世界所有眾生的情形，發現他方世界，尤其像我們這樣的五濁惡世，充滿著畜生、餓鬼、地獄三惡道，眾生墮到三惡道，最為劇苦。所以法藏菩薩發願首先要解決一切眾生的苦難問題，不讓眾生再墮到三惡道，於是他所構建的淨土就沒有三惡道。

不僅如此，還有第二願：不復更生惡道願。往生到極樂世界之後，如果想到他方世界去作度化眾生的佛事，也不會再墮入三惡道。這樣就徹底遮止了三惡道的痛苦，給一切往生者最安穩的底綫保護。

第十一願：正定必至涅槃願。祇要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就能得到大乘正定聚，即得到不退轉位，稱為阿鞞跋致菩薩。從阿鞞跋致位直趣大乘的佛果，中間不會有迂曲和退轉。了解了這個願之後，吾人宜隨順此願，發出念佛往生成佛的願，因為阿彌陀佛此願的目的就是讓往生者直趣大乘的佛果，給予一切眾生大白牛車的究竟利益。

第十二願：光明遍照十方願。阿彌陀佛成佛之後，他的身光和心光遍照十方無量無邊的刹土。祇要有眾生的地方，彌陀的光明就遍照過去。那我們如何去感知接納這種光明呀？祇要我等眾生信願稱名，阿彌陀佛的光明就會呈現，加持念佛眾生，攝取不捨。

第十七願：諸佛稱名讚歎願。為了廣泛地普攝、接引一切眾生，阿彌陀佛要讓法界眾生都能聽聞到自己的名號。為了完成這樁不可思議的事情，他就發願要十方無量諸佛都來稱揚讚歎自己的名號功德。所以阿彌陀佛在法界當中知名度最高，這不是他要滿足自己的虛榮





心，而完全是利益眾生的悲心所致。

第二十二願：菩薩一生補處願。他方世界的菩薩到了西方極樂世界之後，就能快速得到一生補處位。如果想到他方世界去作佛事，也能披上大弘誓鎧，不被他方世界尤其是五濁惡世的五欲六塵所染汙。而且還能夠“現前修習普賢之德”，能夠“超出常倫諸地之行”，快速成就佛果。這說明淨土法門極致圓頓，具有超越性，不必經過通途法門修因證果的次第，不需要經歷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



等覺，直至妙覺這樣逐一向上的過程。往生到極樂世界，在念不退中，即可頓然超越通途四十一個菩薩階位，快速到達一生補處位，速疾成佛。

這些願都在告訴我們，極樂世界不可思議，阿彌陀佛大慈悲願力不可思議。西方極樂世界如此殊勝，自然會引發我們的願往生心。那怎樣才能成辦往生之事呢？這是一個關鍵問題。在阿彌陀佛大願中就有三條願，專門述說往生極樂世界的方法，茲分述如下：

第十八願：十念皆生我國願

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唯除五逆，誹謗正法。

法藏菩薩在因地作菩薩時發願——假如我成佛的時候，十方無量無邊的刹土無量無邊的眾生，如果能聞信我阿彌陀佛的名號，能生起“至心信樂，欲生我國”的心，具足如是深信切願，“乃至十念”念佛，如果不能往生的話，我就不成佛。但有一類眾生不在這一願的攝受之列，就是造作五逆重罪同時又誹謗正法的人。這一願中，特別要注意“至心信樂，欲生我國”。念十聲阿彌陀佛，好像所有人都能念，但不是僅僅口唸十聲就能往生，必須要具足深信切願的心態，這心態就是“至心信樂，欲生”。念十聲佛並不難，但是要具足信願的心態卻非易事。

首先談至心，至心就是真誠心，不虛假的心。我等眾生在此世間，從早到晚，有幾念是真實心？大部分都是虛偽的心，諂曲的心，玩假招子，心口不一。而阿彌陀佛的大願和名號都是從真實心裏流現出來



的，祇有真實對真實，才能感通，如果虛假對真實，則是與彌陀名號不相應。所以，想去極樂世界是要內心真的想去，而不祇是口頭上說說而已。如果阿彌陀佛現前接引的時候，我們還想到世間很多事情沒有做完，或者還放不下家親眷屬，還要向阿彌陀佛告幾年假，那說明我們是不具備至誠心的。

這個“至”，既修飾“心”，也修飾“信”和“樂”。信是“至信”，是純一之信心，不夾雜一點的懷疑。樂是“至樂”，是從內心深處生起的大歡喜之心。好像窮人撿到了大金元寶那麼高興，自己一輩子的生計問題解決了，得未曾有！喜出望外！這種心態生起，然後才能發出“欲生”的希求、渴望，對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一往情深，唯此一念，萬牛莫挽！

具備了這樣的心態，“乃至十念”，“乃至”是最低的限度。對這一願，并非祇念十聲，“乃至”就是至少要念十聲，如果談至多，就是上不封頂，多多益善。古德一般都是每天或三萬、或五萬、或七萬，這樣來計數念佛的。吾人處於此節奏快的競爭時代，至少也得保持每日一萬的佛號。不要看到這一願，認為每天祇要念十聲就夠了，其他時間就可以去消遣娛樂了。如果這樣，至心就有問題，是在為自己的放逸找借口。

具足這樣的深信切願來念佛，那就“若不生者，不取正覺”。阿彌陀佛因地發願，作為菩薩，他能否成就無上正等正覺，取決於十方眾生信願念佛乃至十聲能否往生這個前提。祇有十方眾生信願念佛乃至十聲都能往生，他才能成佛，否則他就不能成佛。所以，這一願是把眾生能往生作為他成佛的先決條件。現在法藏菩薩已然成佛，也就





決定了一切信願念佛乃至十聲的眾生都能往生。吾人當如是信受。

法藏菩薩發了大願，又經過無央數劫積功累德的修行，由行填願，在大願滿足的當下，法藏菩薩自致成佛——自然而然地成爲阿彌陀佛。實際從阿彌陀佛的立場來看，在他成佛的自證現量中，已然見證到十方一切眾生祇要信願念佛，乃至十聲，悉皆往生。因爲在佛的境界中，超越了過去、現在、未來三際。而在眾生的層面，我們仍有時間區隔，所以才建立“已願已生”“今願今生”“當願當生”的三際概念。然《華嚴經》中透顯一個消息，十方諸菩薩在成佛的當下，見證到一切眾生都成佛了，乃至悉入於涅槃。佛自證的境界中，一切眾生已然成佛；而菩薩在因地，念念當知有無量的菩薩成佛，可見阿彌陀佛此願亦具有三際一如的法界奧秘。



這一願平等攝受一切眾生，然有一類既犯了“五逆”的重罪，又“誹謗正法”，同時造作這兩種重罪的眾生，則在這一願的攝受範圍之外。繼而加以分別，若有祇是造作五逆重罪，沒有誹謗正法的眾生，臨命終時，蒙善知識開導，以大慚愧心念佛，乃至十聲，阿彌陀佛也能接引他去極樂世界，這是《觀經·下品下生章》給我們傳達的信息。然有一類未造五逆祇是誹謗正法的眾生，不得往生淨土，乃是因爲他既然誹謗正法，自然對極樂淨土的存在沒有信心，更不會發往生的願，不具備信願，當然就與阿彌陀佛的大願難以感通。感通不了阿彌陀佛願力的攝受，就祇能隨自己的惡業牽引墮入阿鼻地獄了。

對這一願，善導大師作了更慈悲深入的詮釋。他認爲“唯除五逆，誹謗正法”是從抑止門——抑止預防的角度來說。佛是唯恐眾生造這兩種重罪，所以方便地說如果造了就不得往生，但并不是阿彌陀佛不

攝受。因為這兩種罪實在太重了，一個人犯五逆重罪，說明他在福德的層面徹底崩潰了；誹謗正法，說明他在智慧的層面徹底陷落了。這兩種重罪疊加，就是極重惡業。但如果這兩種罪同時犯了，到臨命終時他忽然一念改悔，念佛求往生，這時候從慈悲攝受門來說，阿彌陀佛仍然不捨這一類眾生，阿彌陀佛肯定還是會攝受接引他往生，祇是這種比例太小了。

大家經常談第十八願，並將此願視為四十八大願的核心，由此有人認為往生很容易，實際上仔細分析起來，往生一事還是很不簡單的。念十聲佛不難，然而“至心信樂，欲生我國”這八個字，凡夫不容易做到。否則，釋尊怎又有“易往而無人”的浩嘆呢？




第十九願：勤修我皆接引願

設我得佛，十方眾生，發菩提心，修諸功德，至心發願，欲生我國，臨壽終時，假令不與大眾圍繞現其人前者，不取正覺。



這一願比較重視發菩提心。上成佛道，下化眾生是菩提心的主要因素，菩提心既有無我的空慧，又有同體大慈悲心，也有般若智慧、善巧方便，其內涵非常深廣。《華嚴經》說，一個眾生如果能在生死苦海中發出一念的菩提心，這初發心的功德，諸佛窮劫讚歎都讚歎不盡。當然，這裏指的是真心所發的菩提心，不祇是口頭上說說而已。既然發了菩提心，以成佛和度眾生為目標，就要廣修菩薩的六度萬行。在這個過程中，尤其能夠智慧地抉擇念佛往生淨土一法，至為勝妙。然後將所修諸功德迴向，以至誠心發願欲生西方淨土。這就是圓修迴向的特點，宗門教下的一些祖師大德也都屬於這個範圍。



我們雖然發了菩提心，修了諸多的功德，但是未必能夠斷見思惑，所以還需要阿彌陀佛在臨命終時，給予及時的救度。臨命終時是第六意識失去知覺，第八識中，今生乃至多生多劫的業力種子翻涌的時刻，此時最難作主。初發心菩薩，自然會滑入中陰身階段，受業力牽引。即便開悟的禪師，於此時亦“十人九蹉路”（輪迴三界去）。阿彌陀佛在他自證的三昧當中，見證到這些情況，所以就發願在這些修行人臨命終時，帶著觀世音菩薩和大勢至菩薩等西方聖眾前來接引。這種接引非常周到，阿彌陀佛和菩薩聖眾會圍繞此念佛人的周邊，顯現在念佛人面前令他看到，進而阿彌陀佛從眉間或者從手掌中放出光明，注照在行人的頭頂上，攝受他的神識到蓮臺上。當神識一到蓮臺上，蓮華自然閉合，彈指頃、須臾間，此念佛人就隨佛往生到了西方極樂世界。

淨土法門所講的臨終助念，就是從這一願引申而來的。蓮友們在臨命終人旁邊念佛，幫助病人堅固和增上信願行的心念。臨命終人便

隨助念的佛號或出聲，或默念，就能感得自心之阿彌陀佛現前接引。這是一切念佛人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在臨命終時最困難的時刻，阿彌陀佛給予了最大、最安然、最周全的救度。所以阿彌陀佛又稱為接引佛，臨終接引就是佛悲心度眾生的一種表達。

東林大佛就是阿彌陀佛接引的形像：慈眼視眾生；右手金色臂伸得很長，在生死深淵之中，頭頭救拔眾生；左手拿著蓮臺，乃安立往生者神識，轉凡成聖的神妙宮殿。

二〇一三年，東林大佛裝藏法會時，很多信眾在中軸綫大佛臺前面看到“回來吧，孩子”這幾個字，紛紛感動落淚。阿彌陀佛十劫以來都在呼喚我們這些三界中的浪子回家——回來吧，孩子！但我們卻捨父逃逸，越跑越遠。現在，既然深知佛在時時接引著吾人，那我們這一世就一定把手臂伸出來，去挽住阿彌陀佛那已伸了十劫的手臂。阿彌陀佛成佛十劫以來，這接引的形相一直顯現在我們的面前，但我們業障深重故，看不到、聽不到。就好像這輪月亮就在空中，但地下沒有水，月亮就顯現不了月影。所以我們現在要開池待月，信願稱名就等於自己開掘了一個水池，信願念佛如水池現出水了，月亮（阿彌陀佛接引形相）自然現在水中，就叫波清月現，真實不虛。



第二十願：繫念必得往生願

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聞我名號，繫念我國，植眾德本，至心迴向，欲生我國，不果遂者，不取正覺。

攝生三願都是圍繞著信願行，從不同的角度，或者根據不同眾生的類別加以表述。第十八願主要談稱念佛名，第十九願主要談發菩提



心，修諸功德，迴向往生，阿彌陀佛臨終接引。臨終接引是普攝所有念佛行人的，十八願或者二十願并非沒有佛接引，三輩九品往生都有佛來接引。雖然祇在一處表達，但其實也涵蓋了其他的願目。

第二十願直接談繫念問題，“聞我名號”——聞到我阿彌陀佛的至德名號，“繫念我國”。繫念，就是以極樂世界的依正莊嚴作為自己的所緣之境，念茲在茲，這個念佛人就與阿彌陀佛、極樂世界產生了母子的關聯，游子與故鄉的關聯——彼岸才真正是我心靈的歸宿，故鄉風月，三界內的一切都與我沒有關係。

在繫念的當下，也隨分隨力地做一些世間和出世間的善法，這就是“植眾德本”，包括淨業三福、十大願王等等。雖然植眾德本，但還是要把往生淨土作為頭等大事。如果植眾德本卻不去迴向，便會自然感得人天福報或者中止二乘的化城，所以要“至心迴向”，把所有修行的功德迴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也保證了這個願望一定能夠成就，若此願不能成就，他就“不取正覺”。

從攝生三願來看，說明十方世界一切眾生祇要信願念佛，絕對往生有分。可見，往生與否不是在於修行的功夫，而是這三條攝生之願保證一切信願念佛的眾生都能往生。阿彌陀佛甚至已經把門檻放低到乃至念十聲，而且沒有附加任何的條件，這就是淨土法門的奇特之處，不可以簡單地以通途佛法加以考量。

勤修戒定慧三學、六度萬行、護持三寶都屬於植眾德本的範圍，能夠做當然好，但這些都不是決定我們能否往生的關鍵。能否往生的關鍵，還是在信願持名。植眾德本當然是功不唐捐的，在三輩九品中，往生的品位會得到提升，因為修行的功夫和福慧的功德能夠決定往生



的品位。但就能否往生而言，是簡潔明了的，祇要信願稱名就可以。

信解阿彌陀佛大願的基本宗旨和義趣之後，吾人就要以阿彌陀佛的大願作為參照系來發願。阿彌陀佛的攝生三願告訴我們，建立淨土的目的，就是要將九法界眾生安立在無有眾苦、但受諸樂的清淨刹土之中，所以，我們就要隨應這樣的願來發往生極樂的願。念佛祇求往生，而不求其他任何的目標，這是淨業行人首先要把穩的立腳點。歷代蓮宗祖師對此也多有開示。這是隨順彌陀的願力——祇求往生，不求開悟，不求神通，不求人天福報，不求在這個世間有所作為，不求在這個世間生生世世行菩薩道等等。

那麼我們求往生的目的是什麼？第十一願“正定必至涅槃願”告訴我們，我們往生的目的就是要成佛。那成佛的目的又是什麼呢？是要像阿彌陀佛一樣以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心去莊嚴淨土，饒益有情。具備了阿彌陀佛的這種大慈悲心，就會將十方九法界眾生視作同體，當九法界眾生還在二種生死苦海當中不能解脫的時候，自然就會去救度。是這麼一個生佛天性相關的關係。所以《無量壽經》中講，阿彌陀佛的願就是首先讓十方眾生都往生到他的極樂世界；到了極樂世界之後，就令這些往生者成佛；這些往生者成佛之後，再讓他們到他方世界去教化眾生；被教化的眾生又往生到極樂世界來成佛；成佛以後，又到他方世界去教化眾生，令他們也往生成佛。這樣輾轉相教，輾轉往生，輾轉成佛，輾轉勸化，直到將十方所有眾生度盡而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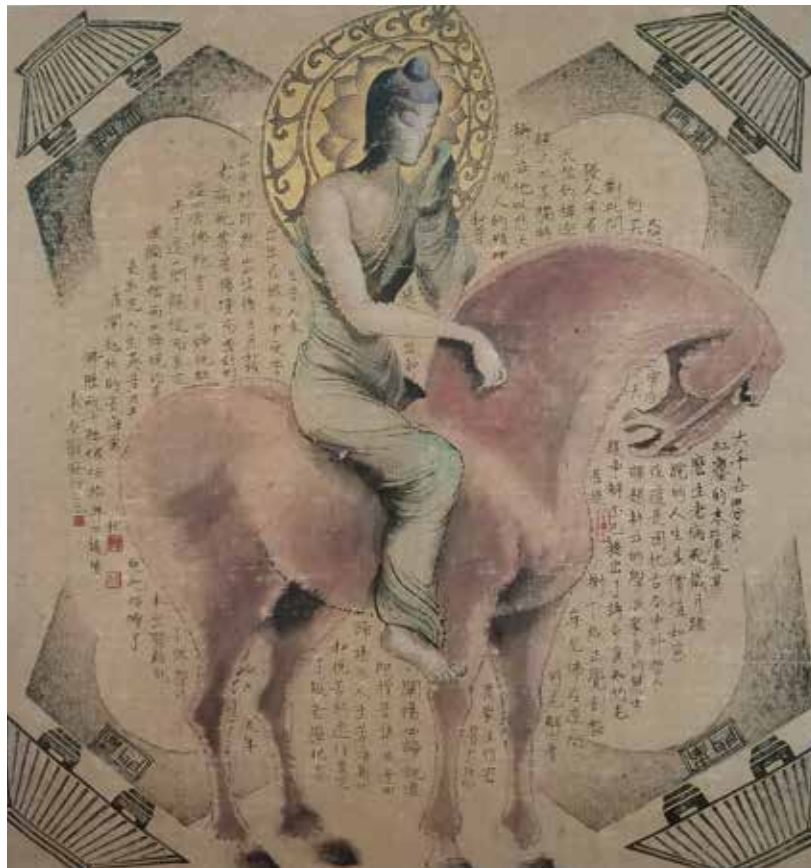
二、從八苦的覺受中激活厭離心

如果說信解阿彌陀佛的大願宗旨有助引發欣慕之心的話，那麼觀



照八苦交煎的生存現狀，則有助於吾人激活厭離心。佛經在不斷地告訴我們，娑婆世界的痛苦無量無邊，但我等眾生在長久的輪迴中，對苦難的覺受日漸麻木了。有鑒於此，釋迦佛宣說四聖諦法，首先就要談苦諦，就是要讓吾人明了自己生存境況的痛苦，由此覺動厭離心，生起修道解脫的道心。一個人能意識到自己的痛苦，說明還有點智慧。正如一個醉漢，尚能覺察到自己喝醉了，說明還沒有十分醉。就怕自己完全喝醉了，還說自己沒有醉。苦聖諦的說示，亦復如是。

無量痛苦大致可以概述為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求不得苦和五陰熾盛苦。八苦受制於因果法則，



而且因果通三世，我們現生的生老病死乃至於求不得苦這七種苦，是過去世的惡因所致。第八種苦是五陰熾盛苦，五陰是指吾人的身心狀態——色、受、想、行、識。“色”是吾人的身體，由地水火風四大假合組成的臭皮囊；“受想行識”是吾人的精神心理現象。“陰”是障蔽的意思，吾人的如來藏性被色受想行識障蔽住了，自性的慧日顯不出光明。我們現在的舉心動念，以及由這個舉心動念所引發的各種動作、事業等有為法，都將成爲我們未來世招致苦果的因，這就是五陰熾盛苦。可見八苦是在闡釋三世因果的業力牽連相續，從無始劫以來直到現在，令我們不得解脫的生命真相。

第八種五陰熾盛苦是一切痛苦的根本。因此修道就要從這裏下手，斬斷這個生死根本，使我們的六根接觸六塵境界的時候，不起無明煩惱。要知道，正是由於無明煩惱決定了我們的行爲動作，令因果業力牽連。但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斷掉它非常之難，對境不動心，進而破無明，實在不是凡夫所能辦得到的。所以我們才需要專修淨業，求生淨土，仰靠阿彌陀佛的願力，帶業往生西方。往生之後，就能轉八苦爲八樂。

這個世間有“生苦”，但我們已經忘記了。吾人投胎之後，就蜷縮在母胎裏，受胎獄的痛苦。出生時又要經歷倒懸之苦，出母胎之後，啼哭是吾人發出的第一個聲音，沒有誰是笑著來到這個世間的，那是剛從胎獄裏面出來啊！而極樂世界的誕生卻是蓮華化生，快樂自在，遠離生苦。

這個世間都是生滅法，一切法悉皆無常，一個人從嬰兒、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到老年，必然會衰朽。而且，整個過程又伴隨著各





種疾病，直至死亡。這種“老苦”“病苦”和“死苦”是一切眾生都無法回避的，也是令一切眾生極為痛苦的。每個人都希望自己青春永駐，但真相卻是人在每一分鐘、每一秒鐘都在衰老，都在走向墳墓。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不要生病，永遠健康，社會上有句話講“有什麼別有病，缺什麼別缺錢”。但是疾病不可避免，一生病，就感覺人生很黯淡、很痛苦。每個人都希望自己能夠永遠活在這個世間，不要死去，但死亡卻是注定的——人是一定會死的。

所以西方文化把死亡稱為“大收割者”，在死亡面前，富貴貧賤都是平等的，它一律收割。然有一個刹土卻沒有老、病、死的痛苦。在極樂世界不會衰老，因為往生者證到了恆常不變的法性。在極樂世界也不會遭受病苦，因為往生者不再是四大假合而成的血肉之軀，而是金剛那羅延的身體，不會生病。尤其是在極樂世界沒有死亡，壽命無量，這是何等超勝的境界！



除了生老病死的痛苦，這個世間還有“怨憎會苦”，冤家對頭、不想見的人卻不得不天天相見，或者成為你的眷屬，同一屋頂生活，逃無可逃；或者成為鄰居，每天進出家門就要碰面，無法回避；或者成為同事，每天都坐在同一個辦公室裏，或者直接就是你的上司，天天對你管卡壓。“他人就是地獄”，就是怨憎會苦的寫照。

為什麼冤家對頭會天天見面？這是業力自然感招的。如果不能相遇，天各一方，那彼此的債務關係就沒法了斷，所以冤家對頭一定會與你有密切的關聯，或者成為夫妻、父子、同事、鄰居。乃至你遭遇到的猛獸、毒蛇及非人等，你多生多劫欠了他人的命債、錢債或感情債，今生就得償還。所以碰到冤家對頭，種種苦惱，一定要作還債想。

但極樂世界沒有冤家對頭，那裏都是諸上善人俱會一處，大家都是同參道友，彼此之間都是慈心相向。即便宿世曾是怨家，若都往生到極樂世界，以往的宿債一筆勾銷，悉是蓮池海會的菩薩，歡喜同住。

這個世間還有“愛別離苦”，親愛的人卻常常要分離，令人痛心疾首。而極樂世界沒有六親眷屬，都是同參蓮友，也沒有女人和家庭關係，極樂世界往生者心地清淨，無我相，無人相，自然不會有情感上的煎熬。

這個世間有諸多的願望都無法得到滿足，“求不得苦”。而極樂世界念頭一動，一切資生用具自然現前，應有盡有。一切精神心性上的悟證，也能蒙佛威神，得以圓滿。是故，成就往生極樂淨土一願，就等於成就圓滿一切願，永遠不再有求不得苦。

這個世間還有“五陰熾盛苦”，無論是精神上還是心理上，每天都處在煩惱熾盛的狀態，就像猛火燃燒一樣。這種煎熬令眾生深感痛苦，內心不安寧，妄想紛飛。常為失眠所困擾，苦不堪言。而極樂世界往生者離開了身見我執，身心寂靜安樂，逍遙自在。

吾人既然觀照到每日經受八苦交煎，就應當要從中激活厭離娑婆懇切之願心。既然了解極樂淨土種種安樂，自應昇華欣慕願往生心。如是才不虛度這一期難得的人身。

三、從厭離身體處下手

厭離娑婆，亦是一大節目。娑婆苦境甚多，有來自依報器世界的逼惱，如生態失衡、風雨不時、環境汙染、食品安全等；有來自正報有情眾生身心的困擾，如四大失調、周身汙穢、精神煩燥、抑鬱失常等。



那吾人的厭離，該從何處下手呢？從五濁的總相下手，似乎又缺乏深廣的智慧觀照力，無從把握。於此，可從別相微觀處，即吾人業報身的厭離下手，而病苦正是一個較貼切的契入點。



關於病苦，維摩詰居士示疾就是一個很好的啓示。維摩詰乃是古佛再來，示現居士身，以種種善巧方便，作度化眾生的佛事。《維摩詰經》的發起就是他示現生病。示現生病的本身就很有教化作用，能讓大眾感覺到，維摩詰這樣的大修行人都會生病，更何況那些不修行的、煩惱具足的人。而且他一生病，國王、王子、大臣、長者、居士、婆羅門乃至比丘菩薩等有緣的眾生都前去探疾。這就是方便，如果在平時，他們無事緣未必會去，一示現生病，他們都去慰問了。維摩詰居士就以身體生病為契機，對這些前去探望的人廣為說法，令

眾生破除身見我執。

須知，身見我執乃與生俱來，吾人無始劫來，貪戀五欲，用盡心機，爲子孫圖財謀業，造諸惡業，皆爲有身見我執故。而破身見我執，斷見思惑，方能出離三界輪迴。我等眾生一直執著身體的真實性，不知道這個身體的種種過患，祇有生病的時候，我們才可能停下腳步來反省一下自己的行爲，來看看其中的因果關係，看看我們甚爲寶重的身體的本質究竟是什麼，病苦是眾生的良藥。如果不是因爲生病，吾人整個生命都奔逸到外面的五欲六塵去了，何曾有一念的回光觀照呢。

維摩詰居士告訴探病者：“諸仁者，是身無常。”這個身體是無常的，終究會敗壞。并且，這個身體無強、無力、不堅固，會快速地腐朽，最終一定會死亡。所以這個身體不可信，不要指望它能永遠健康，永遠長壽。要認知身體的苦惱，是所有疾病所集之處，是一切有智慧的人所唾棄的。這個身體就像聚沫，虛有其表，不可撮摩。這個身體就像火焰，是從貪欲、渴愛中生起的。這個身體如幻化，是從顛倒想生起來的。這個身體就像夢，是虛妄之見。這個身體如影，是業緣所現的假相。這個身體就像浮雲，須臾就會幻滅。這個身體不真實，以地水火風四大爲家。這個身體極不清淨，爲三十六種穢惡所充滿。這個身體如丘井——丘墟枯井。

關於丘井，還有一個公案。有一個人因爲得罪國王而逃跑，國王就派醉象去追殺他。爲了逃命，他情急之下跳入一口枯井。井壁的中間正好有棵枯藤，他就順勢抓住了它。但是，他又發現井下有一條毒龍，正張開口等著他掉下來。

此時，上有醉象，下有毒龍，他抓的藤又不堅固，尤其危險的是，





他還發現有一白一黑兩隻老鼠正在咬那根枯藤的根，所以處境是險象環生，命若懸絲。但此時井上面還有一棵樹，樹上的蜜蜂窩不時有蜂蜜滴落到他口中，他吃著蜂蜜，覺得很甜，在他品嚐蜂蜜的時候，竟然把自己所面臨的種種危險全都給忘了，專注於享用蜂蜜了。

這個公案用的是比喻的手法，丘井就好比生死；醉象喻為無常的追逐；井下的毒龍代表惡道，說明死後就要墮到三惡道裏去；枯藤代表命根，暫時的生命維繫非常之短暫；白黑老鼠代表白天和黑夜，它們在啃咬著本來就非常危脆的枯藤根，一旦咬斷，井中的人就會落入毒龍之口。而那點滴落到口中的蜂蜜，則代表著五欲的享受。比喻娑婆世界的眾生雖然危在旦夕，但祇要得到一點點五欲的享受，就很滿足，把一切苦患全都忘記了。



吾人的這個身體時刻受到衰老和死亡的逼迫，身體由四大——地水火風和合而成，猶如一個篋子裝了四條毒蛇，無論怎樣細心伺候，蛇都會冷不防咬你一口。咬一口，就是一百零一種病，四大失調全都發起來，便是四百零四種病。

這個身體如怨賊、如空聚——五陰就像怨賊，六根就像空曠之地。可見身體是各種因緣之假合，是痛苦之根本。維摩詰居士告訴大家，身體是大患，應當厭惡，應當好樂佛身。佛身就是法身，是一切功德聚集之身，是如來之身。那麼，想要得到佛身，想要斷一切眾生的疾病，就要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維摩詰居士如是說法，就令無數聽法的人都發起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現在生病的眾生越來越多，醫院裏都是人滿為患。新建了很多醫院，但趕不上生病住院人數的激增，連走道裏都擺滿了病床。大家也

都在感嘆，病人怎麼這麼多！有位老醫生說，七十年代的時候，病人沒有這麼多，醫院也非常安靜。然現在的醫院常常很嘈雜，到處排長隊，大家拿著病歷穿梭於不同的科室，時不時聽到大聲吆喝，整個像一農貿市場。在那樣混雜的環境中，健康人都有可能折騰得生病。

據有關機構調查，現在中國的癌症及一些慢性病都呈現井噴式的增長，每年有近三百萬的癌症病人死亡，每九秒鐘就會確診一個人得癌症。然而在七十年代的中國，卻很少有罹患癌症者。八十年代初，美國有一位調查中國飲食和疾病情況的教授，曾經非常讚歎中國的癌症病人能這麼少。那是由於那時的中國人的飲食以穀物素食為主，現在生活水平提高了，食肉受國人追捧，於是癌症、心血管疾病、肥胖症等罹患慢性病的人數呈井噴式爆發。

現代社會嚴重的環境汙染問題、食品安全問題、生存壓力問題、心理浮躁問題、信仰缺失問題……種種因素加起來，使很多人就患上疾病，而癌症的發病率居高。

怎麼辦？在世間如果沒有經過相應的心性訓練，就會很貪戀這個生命，一旦得了癌症，感覺就像天塌了一樣，非常恐懼。有很多人其實不是死於癌症本身，而是死於對癌症的恐懼。一檢查出癌症，就像無頭的蒼蠅，到處求醫問藥，急於求治，導致過度治療，不斷開刀、化療。實則若不開刀、不化療，或許還能多活幾年，越是盲目地去做這些，效果可能越適得其反。還有些人害怕得病，於是頻繁地檢查身體，一查就是幾百個項目，本來活得好好的，一些疾病是可以悄悄自愈的，而一經檢查出來，又一驚一乍，就這樣過度檢查，過度治療，生活在恐懼不安之中。





不僅社會人士對癌症如此恐懼，有一些念佛行人面對癌症的時候也慌了神，也生恐懼。得了癌症，第一個念頭往往是趕緊求醫問藥，卻把阿彌陀佛大醫王，把六字洪名阿伽陀藥放在了一邊。也像天塌了一樣，忙著如何準備手術、化療等等。佛弟子也被這個臭皮囊所困，佛法的智慧觀照一點也提不起來，可不哀哉。

淨土的機緣不求自來。吾人厭離娑婆從哪裏開始？就從厭離自己的身體開始。這個身體有疾病、有死亡是必然的，問題是我們如何來對待。尤其是修學淨土法門的人，如果沒有樹立對待疾病和死亡的正確心態，那就白學了。維摩詰居士示疾啓示我們，生了病，就要厭惡這個身體，藉此發起得如來身的勝心。如何才能得如來身呢？信願念佛到西方極樂世界去！從蓮華中化生出來，就是金剛那羅延身，永遠不會生病。通過生病，當下要有這種覺悟，如果能這樣，生病正是令吾人覺悟的好因緣，如果我們不生病，身體滋補得很強壯，又沒有出世間的道心，那一天到晚想的都是飲食男女的事情。如果世間眾生沒有八苦的警寤，那就永遠都在五欲六塵當中醉生夢死。所以八苦是三世一切諸佛修道成佛的增上緣，三世諸佛以八苦爲師，圓成無上道果。是故吾人經由病苦的逼惱，要覺悟，要昇華，而不是沉湎於得病的懊喪、恐懼當中，一心祇想著怎麼去找醫生治病，怎麼能活得長一點，甚至想到要多吃鷄魚肉蛋添補營養。

殊不知，癌症病人不能吃這些動物性的高營養食物，要知道吃肉正是致癌的一個重要因素。得了癌症，若還要繼續吃肉，祇會事與願違，雪上加霜。患了癌症就應該多吃素，最好吃全素啊！

現在眾生都很顛倒，覺得自己得了癌症，身體肯定很虛弱，所以





要多補，不曾想越補反而死得越快。因為癌細胞已經控制住了你的身體，補的一切營養實際上都給癌細胞了。相反，這時候就不該給癌細胞得滋養，宜少食、素食，最好結合斷食療法，以阻斷滋養癌細胞的渠道，這樣癌細胞就慢慢勢頭不猛了。同時，要有陽光、樂觀的心態。觀照自己之所以會得癌症，一則是自己的人生價值觀與生活方式出了偏差，二則是有多生多劫的殺業，所以，要回歸中醫養生，自然簡單，與天地合其德的生活方式。同時，要放生，要吃素，以慈悲心做公益事業，由此逐步調動自己生命中內在的大藥，激活自癒力。我們有這種增援的潛質，癌細胞祇是肆虐於一時，故要心平氣和，耐心等待健康力量的逐漸加強，這樣癌細胞最終就會被控制住，以至於消失。

要知道癌症并不可怕，可以將它看成是慢性病，跟它和諧共處，



憐憫它，而不是動輒就用二分法——要戰勝癌症！癌症能被戰勝嗎？美國由於富裕，曾經有一段時間癌症患病率很高，一九七一年尼克松當政的時候，他就發出雄心壯志，要向癌症開戰，要戰勝癌症。據說美國政府先後投入幾千億資金，專門用於攻克癌症。但是四十多年過去了，美國癌症治療機構以及各類醫院祇能承認，這是一場打不贏的戰爭。人類怎麼可能戰勝癌症？癌症即是人類生命的有機組成部分，要戰勝它，首先要消除自己的業力。在對待癌症的預防與治療上，淨土文化有比西醫更為超勝的方法。通過念佛，或治癒癌症，或減輕病痛的例子甚多。大家如欲知這方面的資訊，可登錄東林祖庭網站，查閱百萬佛號閉關體會分享欄目。



昔天台智者大師亦開示：欲決定生西方者，應常觀此身，膿血屎尿，一切惡露，不淨臭穢，唯苦無樂，深生厭離。發願願我永離三界耽荒五欲男女等身，願得淨土法性生身。此謂厭離行。（《淨土十疑論》）證知，從厭離自己的業報身入手，能成辦往生淨業。

四、念佛人不得懼怕死亡

與對待疾病相關的是，淨業行人該如何對待死亡？眾生對疾病的害怕實質上是來自於對死亡的恐懼，茲因欲界一切眾生，皆以姪欲而正性命。是故愛欲為因，愛命為果。眾生愛命，還依欲本。故一切眾生都貪生怕死。蜻飛蠕動之物本能地貪生怕死，尚可理解，但人作為萬物之靈，還停留在本能的層次，那與禽獸又有何差別呢？智慧又體現在哪裏呢？真正的智慧是對死亡的本質有深刻的觀照，何為生，何為死？佛法啓示，生死都是我們業力層面呈現的幻相，生死即涅槃，

不生不滅自性常在。

吾人業報身由生滅法而來，有生就一定有死，然當下要體認有一個不死的，那個不死的，才是我們的主人翁。信解了生命的真相，才能夠擺脫對於死亡的恐懼，把這一期有限的業報身的終結——所謂的死，轉換成爲法身慧命誕生的輝煌時刻。

對死亡的恐懼來自於吾人無始劫以來的身見我執，執著這個身體的真實性，希望這個身體多活幾年。甚至於，繁衍後代也是這種身見的延續。由於執著身體——“我”的真實性，就會去爭取更多“我所有”的東西，處心積慮地謀求如何昇官發財，獲得更高的名望和更多的財物，並且希望永遠擁有這一切，而死亡對他來說，則意味著這一切的終斷，所以他就感到害怕。可見，這種對死亡的畏懼來自於身見與愛欲，對五欲眷戀心越重的人，對死亡越害怕，二者呈正比例相關。但對於已經勘透生死幻相的修道人而言，就會有視死如歸的淡定。

佛經告訴我們一切法如幻，但不被幻化境界所轉，是需要修煉心性力量的。我們雖然知道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但猝然面對死亡時，還是不期然地會害怕，所以就要在心性上進行訓練。當我們直接面對死亡的時候，是否能夠離開恐懼？這不是口頭上談談，是要有真功夫的。

當年憨山大師曾在《徑山雜言》裏談到自己親身經歷的一件事情。憨山大師先談到六祖慧能的一個公案，據《六祖壇經》記載，當時禪宗分爲南宗、北宗，慧能祖師得到衣鉢之後，在南方弘法，神秀大師則在北方領眾。

兩位大師都很了不起，彼此沒有愛憎之分，但他們的徒弟就不同





了。神秀的徒弟很忌諱天下人都知道弘忍祖師傳衣鉢給慧能這件事，認為嚴重影響了自己師父的聲望，於是他們就買通了一個名叫張行昌的刺客來行刺慧能大師。

六祖慧能是聖人，有他心通，預先知道了此事，他就把十兩黃金預先放在了桌子上。到了晚上，刺客來到慧能祖師住的地方來行刺，六祖非但不躲避，還把脖子伸了出去。刺客連砍了三刀，六祖毫髮無損。

這時，慧能祖師說：“正劍不邪，邪劍不正，祇負汝金，不負汝命。”六祖被砍三刀不死，而且還從容地說了這幾句話。刺客卻被嚇得昏倒在地，過了很久才甦醒。他醒來後哀求懺悔，發願出家。

慧能祖師把十兩黃金送給了他，并告訴他說：“你趕緊離開，我的徒眾一旦知道此事，恐怕不會放過你。你以後可易形而來，我會攝受你。”

刺客張行昌聽從慧能祖師的話，趕緊連夜逃跑了。後來他果真出家，而且具戒精進，還來到六祖慧能座下學法。

憨山大師也想仿效六祖慧能的定力，每天夜晚，他打開門修習觀想：假如有人來取我的頭，我就以歡喜心捨之。

憨山大師這樣訓練了許久。剛開始想到有人提著刀來，自己要把頭捨出去，還有點不甘心，或者有點害怕。當他訓練了一段時間之後，覺得自己有定力了，如果有人提刀來取自己的頭，自己能夠很平靜地把頭布施給他。這就是訓練自己面對死亡，遠離恐懼。

忽然有一夜，真的境界現前了。巡夜的人報告說，有強盜進來了，而且來者不善，拿了凶器。憨山大師從容不迫地說：“第呼來。”寺



中有人把那個強盜叫了進來。憨山大師點著蠟燭正襟危坐，毫無恐懼。

那強盜長得很高大，到了門口，看到一個和尚坐在屋裏，浩氣凜然，不可侵犯，而且沒有任何的防衛措施，他自己則嚇得匍匐在地，不敢進入。憨山大師說：“這裏也沒有什麼，庫頭到庫房去取二百錢給他吧。”強盜拿了錢趕緊跑了。

如果憨山大師在心性上事先沒有經過面對死亡的訓練，可能碰到這個境界就會很害怕。一害怕，強盜便趁虛而入了。所以說，如何面對死亡，確實需要心性上的訓練。

日本有本書叫作《葉隱聞書》，在日本被稱為武士必讀的“論語”。《葉隱聞書》成書於一七一六年，作者是山本常朝，他生活的年代相當於我國清朝康熙年間。山本常朝原本是武士，以後出家專門參禪，這本書是他在寺院裏口述而成的。《葉隱聞書》開宗明義就說“所謂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講到一個武士要有常住於死的覺悟，甚至說武士道就是尋死之道。日本的武士為什麼對櫻花格外看重，俳句也常常以櫻花作為主題？櫻花在開放得最燦爛輝煌的時候馬上凋謝，武士也把他們的一生視作短暫的璀璨，無怨無悔，像櫻花一樣隨風飄散。對於死亡，真正的武士是有心性上的訓練的。

“葉隱”代表武士的一種生活方式——隱蔽在樹葉的後面。這本書的第十一卷談到一個公案。德川家光將軍有位劍道教官，叫柳生但馬守，他是一流的劍道大師。一天，有位中下級武士來向但馬守拜師學劍道。但馬守有識人的眼力，一看他就說：“據我所見，先生已經是劍道老師了。請問，你學的是哪個流派？”“我沒有學過劍道。”這位武士答道。但馬守就說：“鄙人可是教官，眼力不會有錯的。”





死

學道之人念念
不忘此字則道
業自成

釋印光書
八十



可那人還是說：“小人確實什麼也不懂。”於是但馬守說：“既然你這麼講，也許就是這樣吧。但你一定是某種技藝的老師。”因為日本還有插花、茶道等技藝，這些技藝修習到了一定境界，氣質也會不同，所以但馬守就猜測此人可能是修習某種技藝的老師。這位武士就說：

“既然這樣，那我就告訴你吧，有一件事我是完全掌握了。我在年少時就生起一個念頭，覺得作為武士在任何場合都不能怕死。雖然如此，但實際上面對死亡我還是會有恐懼，所以跟這個念頭纏繞了很多年。

漸漸地，我就達到了完全不恐懼死亡的程度。先生是否是指這件事情？”但馬守一聽，拍案大叫：“完全是這樣！劍道的秘訣就是不怕死。先生已經到了這個境界，不需要再學習技巧了，你已經是優秀的劍道老師了。”

真正的武士需要對死有一種徹悟，所以他們要訓練，每天把自己置身在死的狀態當中。日本一些武士也是有參禪的，他們每天早晨起來，身心安靜，然後在擦拭弓箭、洋槍、大刀、鋒刃這些兵器的過程中，就觀想各種死亡的情形，或者被卷入大海，或者跳進大火，或者被雷電擊中，或者遭遇地震，或者從高崖墜落，或者病死，或者猝死等等。他們把自己置於必死的狀態中，心反而平靜下來了。在每天早上還沒有起床時，就準備著死，這種訓練讓他們產生一種力量。作為劍道師，有一句話：捨得了自己的皮膚，就能得對手的骨頭；捨得了自己的骨頭，就能得對方的骨髓；捨得了自己的骨髓，就能要得了對方的生命。就得要捨。所以，畏懼死亡的人就怕遇到不怕死的人。不怕死，反而有生存的機會；越怕死，越接近死亡。如果兩個人都不怕死，那就棋逢對手了，就將這種心性推到了極限。

實際上，當一個人面對死亡不恐懼的時候，就能向死而生，也就是中國兵法講的“置之死地而後生”。破釜沉舟，沒有了退路，可能就以一當十了，甚或以一當百了，一旦留有退路，就為怯弱開了缺口，勇力便出不來了。

一個世間的武士尚且對死亡都沒有恐懼，念佛行人如果還害怕死亡，如何能稱為淨業行人？如何能對得起阿彌陀佛？當我們完全被自己的身見我執所控制的時候，我們厭離娑婆的心就無法生起，就感通





不了佛力。這是一樁大事啊！所以，淨業行人要建立一種對待死亡的全新的態度。

面對死亡，淨業行人不僅不生恐懼心，而且還要有歡喜的心、感恩的心。為何要有歡喜心？因為三界是牢獄，臨終蒙佛接引往生淨土，就是出獄了，得自由了；這裏是火宅炎炎，我往西方，即入清涼池了；這是汙穢痛苦的業報身，到淨土寶地，蓮華化生，即是金剛那羅延的如來身，何幸如之！生命有如此本質的昇華飛躍，心生大歡喜，還有什麼可害怕的呢。其次，為何要有感恩心？往生淨土能夠得到轉凡成聖的大轉換，這完全是阿彌陀佛慈悲願力的恩賜。由此，念佛行人當以歡喜心、感恩心來迎接自己臨終的那一刻，面帶微笑隨佛往生樂邦。世間人遇到親屬亡故大多哭哭啼啼，痛不欲生，又是重演一幕愛別離的苦劇。而真正念佛人往生的家庭，大家一齊助念，祈願亡人前往極樂世界作菩薩，阿彌陀佛不違本願，前來接引。現場香光莊嚴，充滿著歡喜的氛圍。二〇一七年七月十六日，東林寺監院德亮法師，於肝病無治之際，放棄一切治療，斷食求往生。經僧眾八十一小時的助念，佛光注照，含笑往生。荼毗燒出甚多舍利子，其中有四顆黃金舍利子。



所以，我們平時就要修死想，要想象自己處在死亡的狀態當中，每天都是生命的最後一天。如何是真的修死想？當年佛住世時，提出這個問題，有個比丘回答說：“我的生命祇有七年。”佛說：“你是放逸修死想。”

有的比丘說七個月，有的比丘說七日，還有的比丘說六、五、四、三、二、一日，這樣來修死想，佛都予以否定。甚至有的比丘說生命就在一食頃，就是吃一頓飯的時間，佛還是否定。

最後有個比丘說：“我於呼出去的氣，不望能吸進來；於吸進來的氣，不望能呼出去。”生命在呼吸之間。這時佛才讚歎：“真是修死想，為不放逸比丘！”可見，祇有意識到生命就在呼吸之間，才是真實的修死亡之想，才能稱為生死心真切。

修死想非常重要，如果還認為自己壽命很長，身體很健康，就必然會面對世間的五欲六塵，產生出種種的欲望。所以印祖要寫一個“死”字——“學道之人念念不忘此字，則道業自成”。

徹悟大師也說：“沙門者，學死者也。”修道人要覺悟這個死字，要超越這個死字，要在生與死之間作一華麗的轉換。是故，淨業行人不僅不能怕死，而且一定要建立這樣的心態：死亡的那一刻，正是從苦難的娑婆世界通往極樂輝煌彼岸、稀有難逢的一刻。如是心態的形成，就說明從病苦和死苦當中昇華出了淨土的願力，其功德利益，讚莫能窮。

綜上所述，吾人身處於五濁惡世，又逢滅劫，福報越來越小，業障越來越重，智慧越來越淺，濁惡的情形亦會越來越加劇。諸如環境汙染、食品安全、道德危機、災難瘟疫、恐怖主義、衝突戰爭等種種





危機無一不在警示著我們，催生吾人厭離娑婆、欣求極樂的淨土情懷，同時還要發出悲願：這些還在五濁惡世中沉淪掙扎的眾生都與我有緣，都與我同體，待我往生極樂之後，華開見佛，得佛加被，再來此土度化有緣眾生，俾令他們都能蒙佛攝受往生極樂世界。如是往相迴向與還相迴向，即可成就大悲心，與阿彌陀佛大悲願力相應，速滿自利利他之菩薩行。



第四講 · 以執持名號爲正行





第四講 · 以執持名號爲正行

繼信門和願門之後，就是行門。有了深信切願，就會導引、啓動念佛的行持，形而上的深信切願需要具體落實到真實的行持上。作爲淨業行人，要成辦往生淨土這樁大事，正因就是“執持名號”。

所謂執持，“執”是執受的意思；“持”是任持的意思。於此六字洪名，由信力故，執受在心。由念力故，任執不忘。一般而言，執持有事持，有理持，事持就是具足信願，如子憶母地去念阿彌陀佛名號，一心專求往生，雖然念佛功夫尚淺，但一往情深，在事相上表達信願行。

理持是通過事相上的執持名號，能夠深切了達“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心佛一如不二的深義。

“執持”兩字具有“南無”的含義——一心歸命，通身投靠。有了這種心態，才能真正做到執持。處此喧鬧世間，我等眾生悉皆妄想紛飛，如果沒有深信切願來莊嚴這句名號，心念就很難安住。此講分三個層次展開：一、名號具萬德；二、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三、念佛的勝妙功德。茲分述如下：



一、名號具萬德

“名”意指假名、名相，“召體爲名”意謂此名字能召喚彌陀法體萬德。世間法也有很多名相概念，每種事物都有一個概念或指稱，但名和實之間并不相符——名無得物之功，物無當名之實。比如說了

蘋果的名，而蘋果之實未必能呈現，因為那祇是假名，是方便交流的語言表達而已。但在宗教層面，有一些是名實相符的。諸如諸佛菩薩的名號、般若波羅蜜及陀羅尼章句等，其名相即法性，名即是法性實相的彰顯，故云名實不二。

每尊佛都有各自不同的名，或者以其自證的根本智來建立佛名；或者從其修學的德能來建立佛名；或者從善巧方便利益眾生的角度來建立佛名；或者隨眾生機緣來建立佛名；或者以法界的體性平等來建立佛名。所以每尊佛的名稱不同，這個名就是別稱——名別。

那麼何為“號”呢？“表德為號”，這個號就表示佛通具的十號，表達佛的功德：如來、應供、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每尊佛的名號裏都具有這十號的功德。所以，談佛的名號就叫作“名別號通”——佛的十號是一切佛通有的功德，但佛名是依每尊佛的特殊因緣而建立的。

關於阿彌陀佛的名，藕益大師曾說，阿彌陀佛名號的核心功德是無量光、無量壽，是“皆本眾生建立”——所依據的根本是一切眾生本具的無量光壽的性德，是在這個層面建立阿彌陀佛名號的。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阿彌陀佛名號是從一真法界的體用、大平等的心性這個核心來建立的。這不是簡單的因緣，而是無量因緣，是法界緣起的度化眾生的方便中第一方便。

這個名號的建立來自於阿彌陀佛的因地，他在五大劫的思惟過程當中，已經施設好了平等普度九法界眾生的一切方法了。阿彌陀佛大願的核心是要建立一個超勝十方諸佛的淨土，接引九法界眾生往生彼國，快速成佛。這個淨土至極清淨莊嚴，窮微極妙，但是如何才能





讓所有的眾生都能去呢？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所施設的方法一定要極為簡捷，但又不失深度，而且所得到的利益又極為殊勝。阿彌陀佛契證諸法實相，在大慈悲心的本懷中終於找到了一種究竟的方法——以名號度眾生。

法藏菩薩在宣說四十八大願之後，通過一個偈頌來概述四十八大願的核心：

**我若成正覺，立名無量壽，
眾生聞此號，俱來我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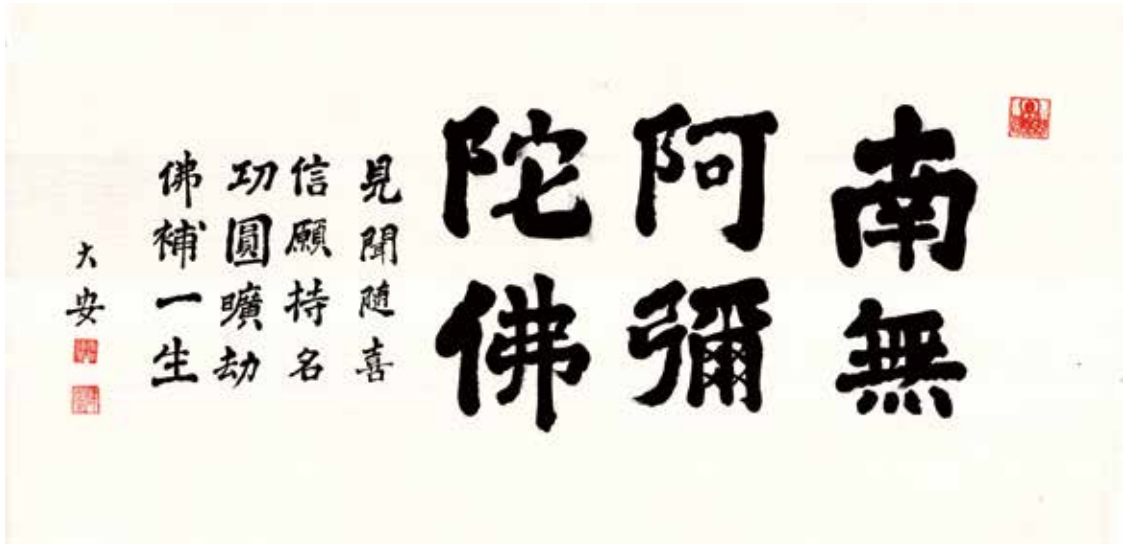
這個偈頌是說，法藏菩薩向世自在王如來表達：我如果成就無上正等正覺，就要建立無量壽的名號來度眾生，十方世界無量無邊的眾生聞信我這個名號，都能往生到我的剎土。這就是四十八大願的核心。

十方諸佛伸出廣長舌稱揚讚歎阿彌陀佛的功德，也主要是稱歎他的名號功德，偈云：“其佛本願力，聞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國，自致不退轉。”意謂阿彌陀佛因地發的大願，果地上已經圓滿了，有力量了。十方眾生聞信阿彌陀佛名號，樂欲往生，悉皆生到彼國，一經往生，自然獲致不退轉位。

阿彌陀佛因地有這個大願，而且果地上已經圓滿，這樣大力就出來了，這大願和大力體現在阿彌陀佛名號光明，能破眾生一切無明，能滿眾生一切志願。諸如我等眾生信願稱名，都能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並且都能夠得不退轉位。難道還有比這個大願、大力更超勝的嗎？持名一法收攝的根機極為廣大，下手修行又極為容易，所以釋迦牟尼佛以大慈悲願心無問自說。一代時教，處處時時宣說。

持名一法從修行上來說，可謂方便中的第一方便；從教義上來說，





是直接從無量光壽的第一義諦來建立的，可謂了義中的無上了義；從理上來說，又是圓頓中最極圓頓，具足華嚴事事無礙的玄門奧藏。

阿彌陀佛的名號具足萬德，佛果地上的所有功德都在名號當中具足。名具萬德，名召萬德。這個“名”為假名，“召”是呼喚的意思，“德”是實德，實相的德能。這假名很重要，因為我們人道的眾生都是符號的生命體，一定要有假名，否則就無法交流。

正因為眾生都是符號的生物，阿彌陀佛為了方便度眾生，所以建立了這個假名。但這個假名當中安立了真實的德能，曇鸞大師講，這是“實相身”，實相身就是實相中具足世間和出世間的一切善法和功德。同時，又是“為物身”，意謂救度眾生的身，阿彌陀佛為了拯救眾生，就把他無量劫積功累德的所有德能都凝聚在這句名號裏面。

從佛的功德而言，諸佛都證到了十力、四種無畏、十八不共法等佛果德。而從阿彌陀佛的角度來看，他是將其無量的德能——無量的智慧、無量的光明、無量的善巧、無量的神通、無量的慈悲、無量的





辯才……都凝聚在這句名號當中。

阿彌陀佛的萬德通過這個假名傳達給眾生，眾生若以具足信願的心態去稱念，便能呼喚這個名號當中的實德。這樣，這個假名和實德之間就形成同質相聯的關係，阿彌陀佛全體的實德就成了這個假名，假名之外也無實德，就如同全體的水都成了波，波外無水。

我們怎麼才能把握阿彌陀佛的法、報、化三身的功德？怎麼才能把握阿彌陀佛十二光的功德？在現象界，抓住名號，就把握了佛所有的功德，這就叫方便中的第一方便。吾人與佛的境界、佛的功德相差懸遠，然後，透過名號的稱念，吾人與阿彌陀佛深層通道便打通了。元朝優曇法師念佛詩云：

聲聲念佛意何長，恰似嬌兒喚阿娘。

直得一聲相應處，天真母子喜非常。（《蓮華世界詩》）

《觀經》中講，無量壽佛有八萬四千相，一一相中各有八萬四千隨形好，一一好中復有八萬四千光明，一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眾生，攝取不捨。

阿彌陀佛無量的光明遍照十方一切眾生，但是祇能與念佛眾生產生關聯。何以故？茲因阿彌陀佛以光明作為大願的載體，故對信願念佛的眾生，如磁吸針，攝取不捨。這是阿彌陀佛因地施設的名號與光明的同源性。阿彌陀佛拯救眾生的願力光明就靠這句名號傳達給十方一切眾生。是故，釋尊以及十方諸佛都在讚歎執持名號的功德。歷代蓮宗祖師亦作如來使，代佛弘化，讚歎持名念佛為徑中之又徑。與通途的八萬四千法門相比，念佛法門屬於徑路修行。因為“餘門學道，萬里迢遙”，修行通途八萬四千法門必須要斷一分惑，證一分真，路



途非常遙遠，過程極為艱辛。但是念阿彌陀佛名號往生淨土，古德一概稱為是徑路。念佛法門當中，又有觀想念佛、觀像念佛、實相念佛、持名念佛，以及修其他的萬行迴向往生。一般意義上的念佛法門與通途法門相比，已經是捷徑，但在四種念佛的方法當中，與觀想、觀像、實相念佛相比，持名念佛又是徑路當中的徑路，稱為徑中徑又徑。

為什麼持名是徑中徑又徑呢？蓮池大師有一個比喻：“鶴沖鵬舉，驥驟龍飛，不疾不行，而速而至，徑中徑矣。”鶴能飛到普通鳥永遠飛不到的地方，通途修行就好比普通鳥飛翔距離，而念佛法門就像“鶴沖”，超勝普通鳥的速度。雖然如此，但“鶴沖”不如“鵬舉”。鵬，就是大鵬金翅鳥，《莊子》講，鯤鵬能夠扶搖而上九萬里，大鵬金翅鳥能到達的高度，鶴又不可企及。“鵬舉”比喻的就是持名念佛。

驥就是千里馬，普通的馬每天最多跑一百里，但千里馬有追風逐電之能，一天能跑一千里。在這裏，普通的馬跑代表著通途的修行，而“驥驟”則代表念佛法門。然而“驥驟”又不及“龍飛”，千里馬雖然超過了普通的馬，但牠與神龍是無法相比的。神龍變化飛騰，見首不見尾，“龍飛”就代表持名念佛。這樣來看，持名念佛是不可思議的，非通途法門所能比擬，亦非其他念佛方法所能及。

之所以把持名念佛比喻為鵬舉或龍飛，是因為持名念佛是依靠阿彌陀佛的功德，不需要快走就已經很有速度了；不需要步行就已經到達目的地了，所以稱為徑中徑又徑，這就叫“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這種不可思議實際上是來自於念佛法門感應道交的特質，吾人信願稱名為能感之機，應則是來自於這個具足萬德的名號。有能感之機，名號的功德就會予以加持，這就是名具萬德，名召萬德，全攝佛功德為





自功德的妙理。

持名念佛又稱香光莊嚴，體現了佛的果地覺恩賜給因地念佛人的特點。香是五分法身之香，光是般若智慧之光。眾生業障深重，舉心動念無不是業，無不是罪，雖然性具法身之香和智慧之光，但在凡夫層面，卻無法透顯出來。而阿彌陀佛名號是五分法身功德和般若智慧光明的結晶，透過名號所具足的佛果地上的功德，可以開啓吾人自性本具的香光，從而全攝名號的香光為自己的香光。這就好比天天在有香氣的地方熏，熏的時間久了，自然身心也就染上了香氣。是故，依靠阿彌陀佛名號功德的轉化，讓我等業力凡夫也能具有名號內在的功德，這就是念佛法門最為殊勝的神妙轉換。

五彩斑斕的蝴蝶很漂亮，但必須要有鮮花盛開牠才會來。如果用花來比喻菩薩因地的萬行，那麼，我們業力凡夫現在還沒有這種功德，因為凡夫沒有花，所以蝴蝶也不會來。不過，有一個善巧方便，雖然自己沒有花，也來不及栽種，但可以把花移植過來。信願稱名，全攝佛功德為自功德，就等於把佛在果地的花移植過來了，有了花，蝴蝶自然也就來了。同樣，如果想要有雲，必須得有石山。雖然自己沒有石山，但可以去買石頭堆成石山，這樣雲就來了，雨也隨之而來。蓮宗祖師常用“移花賺蝶至，買石得雲饒”這個比喻來說明淨土法門從果上起修的特點。

經典當中對名號轉化功德，也有種種比喻。《觀佛三昧海經》中，釋迦牟尼佛向他的父親淨飯王傳授念佛法門，其中談到念佛能夠改伊蘭林的臭氣為栴檀香。伊蘭是一種很臭的樹木，而牛頭栴檀則是很香的香木。經中有這麼一個比喻。有一個四十由旬的伊蘭林瀰漫著惡臭，就像腐爛尸體的臭味。伊蘭樹上長著鮮艷的紅花，那花看上去很漂亮，也很燦爛，但如果食用這個花，就會精神癡狂而死，佛以此來比喻眾生的貪瞋癡三毒煩惱。欲改變伊蘭林的方法，就是在林中種植牛頭栴檀。但牛頭栴檀在地下還未長大的時候，大家并不知情，以為那座山都是伊蘭林之臭，沒有栴檀之香。直到時節因緣成熟，月滿的時候，牛頭栴檀就從地下長出來，成為栴檀樹。栴檀樹的香氣非常濃鬱，能蓋過伊蘭臭惡之氣。

佛就告訴淨飯王：“念佛之心亦復如是。”念佛之心就意味著牛頭栴檀香出來了，如果沒有念佛心，那麼祇有伊蘭林的臭氣。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真實不虛。

《觀佛三昧海經》中還有一個比喻。有個窮人偷了國王的寶印，然後逃走，王子就派了六頭黑象去追趕。這個窮人情急之下爬上了一棵樹，但黑象又用鼻子來絞樹。最後窮人實在沒有辦法，急中生智，把王印吞進了肚子裏。最後，這棵樹被黑象絞倒，窮人從樹上掉了下來，身子都壞了，但那顆王印還在閃閃放光。佛以此來比喻“住念佛者，心印不壞”——就好像那個放光的王印，經久不壞。

天親菩薩《往生論》開示，極樂世界三類二十九種莊嚴與阿彌陀佛名號之間，有著廣略相即的關係。極樂世界依正莊嚴，廣則彌綸法界，收則在一法句。這一法句就是清淨句，清淨句就是真實智慧無





爲法身，亦即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名號。無量光是真實智慧，無量壽是無爲法身。證知在四種念佛當中，執持名號最爲殊勝。同時，持名念佛還含攝著另外三種念佛的實質內涵：觀像念佛，阿彌陀佛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就在名號裏面；觀想念佛，西方極樂世界無盡的依正莊嚴也在名號裏面；實相念佛，名號即實相。“若人但念阿彌陀，是名無上深妙禪”，念佛即是念心，心佛不二。一心念佛就是在修禪，若念佛至一心不亂，就已然是達摩直指之禪了。正所謂：此身已在含元殿，何必覓人問長安。自己已經在長安城核心的含元殿裏了，還需要去問別人長安在哪裏嗎？是故，吾人當深信解阿彌陀佛名號功德，深知名號內含著法界中不可思議的奧秘。如此奧秘唯佛與佛方能究盡。吾人現生祇可顛蒙念持，自然可暗合道妙，巧入無生。待到吾人往生極樂，華開見佛時，此阿彌陀佛名號之全體大用，將自然現量親見親證。



二、都攝六根，淨念相繼

那麼，如何持念這句名號功夫才能相應呢？方法就是“都攝六根，淨念相繼”。這是《楞嚴經》中大勢至菩薩向佛稟告自己證得圓通的方法。在二十五圓通中，大勢至菩薩所修的法門稱爲見大圓通，又叫根大圓通。二十五圓通的排列順序是六塵、六根、六識和七大，其中七大依次是火、地、水、風、空、識、見。二十五圓通中，有兩種法門被特選而放置到最後來介紹。其中，觀世音菩薩的耳根圓通應該排在六根的第二，但是被特別拈出來，放在了最後——第二十五。在七大當中，大勢至菩薩的見大圓通應該是在彌勒菩薩的識大之前，但是並沒有這樣排列，而是把見大圓通挑出來，放在了第二十四。由

於這兩個法門是被特選的，所以沒有按一般的次序來排列。

何爲見大？見大是指阿賴耶識的見分，在《楞嚴經》中，又表述爲“一精明”。因爲眾生的六根本能地要逃逸到六塵裏去，這是六根的本質屬性所決定的。比如眼睛本能地要看顏色，耳朵要聽外面的聲音……六根一定要奔逸到六塵中去才會舒服。但修行就不能這樣了，就得旋轉過來，要以一精明見分把六根攝住，不讓六根跑到六塵裏去，而是專注持念這句名號。這個名號有清淨的無生的特點，既像清水珠，能澄清濁水，佛號能令凡夫亂想心趨向正定的聖心。如果能夠念念相續，不夾雜、不間斷，就能獲得“得三摩地，斯爲第一”的妙用。

都攝六根，具體怎麼操作呢？茲從三方面予以討論：（一）都攝六根的原理；（二）念佛當一門深入；（三）攝心念佛的方法。分述如下：

（一）都攝六根的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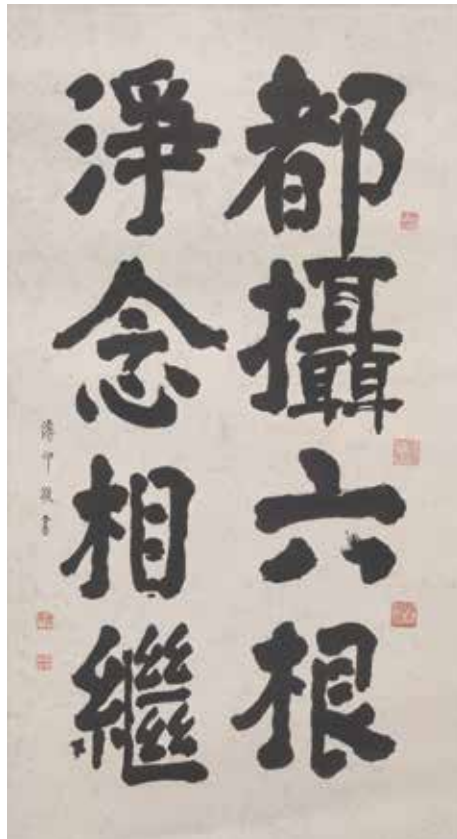
六根中，最難攝的有二根，即意根與耳根。意根容易胡思亂想，耳根常欲聽外面的聲塵，所以先把這兩根攝住，其他四根就不攝自攝了。攝耳根的方法就是自念自聽，這就又與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聯繫在一起了。觀世音菩薩的耳根圓通是反聞聞自性，從“入流亡所”下手修行——入本聞之法性之流，遺忘外面所緣的音聲之所。吾人無量劫以來耳根就喜歡聽外面的聲音，現在則是要旋轉倒聞機，反聞聞自性。由於外面的聲音都是生滅法，誑惑自性，一定要旋轉過來聞自己的能聞之性。這個能聞之性，就是吾人不生不滅的法性，具有著圓、通、常的特點。這個聞性可以聽十方，也不間斷，即便睡眠當中亦不間斷，聞性也不會隨著業報身的消失而消失。這即是宗門講的本來面目、本





地風光。

稱念佛名調動耳根功能，反念念自性，反聞聞自性，以大勢至菩薩都攝六根的方法，來修觀世音菩薩反聞聞自性的功夫。念佛的音聲由心裏生起來，從口裏發出來，再用耳根把這個聲音聽進去。念清楚，聽清楚，形成內循環，這樣才叫攝心念佛。所以，念佛的“念”字由“今”和“心”構成，意謂吾人當下的心安住在佛號上，才成就“念”字。若僅僅是口念（唸），心不在佛號上，就叫散心念佛，功夫就難以上軌道。若又不具信願，那真可謂“喊破喉嚨也枉然”（憨山大師語）。佛號是本覺，念就是始覺，由始覺合本覺，最後達到究竟覺，才是念佛的究竟得益處。



(二) 念佛當一門深入

念佛要達到淨念相繼，就應一門深入，《無量壽經》三輩往生皆云“發菩提心，一向專念”。要“一向”，即一個方向，始終指向一個目標，堅持一個法門，盡形壽地念。念佛要專精，最忌諱的是夾雜、間斷、種種法門齊修。善導大師強調專修，從極樂世界過來的覺明妙行菩薩，在《西方確指》中如是開示：“大凡修淨土人，最忌諱的是夾雜。什麼是夾雜？即是又讀經，又持咒，又做種種法會，又好說些沒要緊的禪，又要談些吉凶禍福、見神見鬼的話。這些都屬於夾雜。既夾雜，則心不專一，心不專一，則見佛往生就難了，這樣不就空費了一生的事嗎？這些夾雜的事情如今一概不要做，祇緊緊地執持一句阿彌陀佛，決定求生極樂世界，日久功成，才不會錯了。”

善導大師身體力行，專修念佛法門；蓮池大師，雖然也通達宗門教下，但自從接受淨土法門之後，“平生所務，唯南無阿彌陀佛”；蕩益大師也是通宗通教的大通家，晚年同樣全都放下，“不參禪，不學教，彌陀一句真心要”；徹悟大師也是早年參禪，三十多歲一場大病之後，覺悟到“世間出世思惟遍，不念彌陀更念誰”。所以萬緣放下，一天持念十萬聲佛號；印光大師在二十一歲時看到《龍舒淨土文》的殘本，從而對淨土法門產生信心，其後六十年的修行也就是唯一句“南無阿彌陀佛”。祖師們所示現的一門深入，才是成辦往生淨業的正途。如果三心二意，心無定盤星，今天修這個法門，明日又修那個法門，這山望到那山高，盲修瞎煉，就會一生虛度，一事無成，依舊隨業力輪迴三界去。

道家有一本《陰符經》，相傳是黃帝所作。其中有闡釋做事要





專精的文句——“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先用世間的常識來比喻，比如盲人眼睛看不到，耳根會敏利，能聽到很遠的聲音；聾人耳朵聽不到聲音，視力會很好，明察秋毫。這說明人的心力分散就力量弱，集中才功能大。譬如陽光普照，無法點燃紙，但用透鏡把陽光聚焦在一點上，紙就能燃燒。由此可知，我們無論是要成就世間的事業還是修行的道業，一定要遵循“絕利一源”的原理，杜絕一切利欲上的誘惑，把所有的心力聚焦在一點上，這樣顯現的功能作用就會比平時加大十倍。如果精益求精，專精又專精，三反晝夜，那功能作用就不可思議地放大到萬倍之巨。這個原理，無論對做世間的事業，還是修出世間的道業，都是普適性。米元章(米芾)謂：學書法須是專一於此，更無其他愛好，方能有成就，古代善彈琴者，一生祇專攻三、二曲，始得入其神妙。



佛言：制心一處，無事不辦。是故學貴精專，乃成功之秘訣。我等凡夫通常是心分數路，事不歸一，好奇驚怪，喜新厭舊，沒有耐心長期、專一地做同一件事，這與眾生心散亂有極大的關係。如有人到寺院過簡單的生活，他受不了，感覺太乏味、太寂寞了，他需要五光十色的外境來安頓他這顆散亂的心。世間人或可多姿多彩，有滋有味，但修行人一定要制心一處。一味平淡，方有入處。

都攝六根，淨念相繼，除了專精，還要至誠懇切，不能浮浮泛泛，要將生命全部投入佛號。這句佛號就是命根子，本命元辰，在生死苦海離開佛號，等待我們的就祇有滅頂之災，就會徹底地沉淪，就會萬劫不復。明了於此，吾人的殷重、懇切的心，才能油然而生。至誠懇切地念佛，即是全生命去念，才能做到全佛即心，全心即佛。

念佛的效果就能遠超於泛泛悠悠的念佛。臨終十聲一聲感通佛願力，即得隨佛往生、橫超三界之妙用。印光大師在往生前，眾弟子環繞著他，印祖最後的開示說得很直白：“淨土法門，別無奇特，但要懇切至誠，無不蒙佛接引，帶業往生。”意謂祇要至誠懇切地去念阿彌陀佛，都能蒙阿彌陀佛接引，帶業往生，萬修萬人去。祖師雖然如此苦口開示，可我等淨業行人，大多依然三心二意。往往對平實的方法不感興趣，就喜歡比較複雜或比較神奇的事物，專精念佛還是落不到實處。這就是業障深厚，吾人當自警覺。

（三）攝心念佛的方法

攝心念佛的方法有許多，這裏介紹兩種，一者十念記數法，這是印祖發明的。即念一句佛號，心裏記一；念第二句，心裏記二……這樣從一記到十，再重新從一記到十，循環往復。念佛要念茲在茲，念佛的當下，心就在當下，不能心不在焉。但我們的心往往會跑，而且自己還意識不到，因此就要借助記數的方法來攝心，不讓心散亂。如果心一跑，就無法記清數目了。這樣立馬就能勘驗心念在不在。所以，每日的定課就可用十念記數法來念。而日常生活行走坐臥中，不用腦筋的時候可用來憶佛。在單位上班時，心裏可默念佛號，或觀想西方極樂世界的依正莊嚴，或思惟阿彌陀佛的種種功德，如是用心於淨業，祇要至誠懇切，雖然在動作行爲層面在做種種事情，但是深層意識還在憶佛念佛，世出世法并行而不悖。可謂“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

二者臨睡觀念法，這是善導大師提出的。具體的做法是在臨睡之前，念十聲南無阿彌陀佛、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大勢至菩薩、南





無清淨大海眾菩薩，然後要有兩個禱告。第一個禱告：“弟子某甲，現是生死凡夫，罪障深重，輪迴六道，苦不可言，今遇知識，得聞彌陀名號，本願功德，一心稱念，求願往生，願佛慈悲不捨，哀憐攝受。”第二個禱告：“弟子某甲，不識佛身相好光明，願佛示現，令我得見，及見觀音勢至諸菩薩眾，彼世界中清淨莊嚴，光明妙相等，令我了了得見。”禱告之後，就繫緣佛號去睡覺。如果至誠感通，或能夢中見佛，佛有夢中作佛事之無作妙用。即使暫時感通不到，繫念佛號入睡，至少也能提高睡眠質量，減少失眠困擾。（如有睡眠障礙者，亦可臨睡前默念《心經》，或繫想“阿”——**唵**字）

這樣念佛不僅可以圓滿往生西方的願，而且還能在現世逢凶化吉，遇難成祥。民國初年，溫州有位護法居士叫吳璧華，他經常與印



光大師通信，自己也是每天默念佛號睡覺的，他信中敘述自己的一次經歷。溫州靠近海邊，有一晚，忽然颶風暴雨，墻屋倒塌，直接壓在吳璧華居士的床上，家人都以爲他已經被壓死了。當大家奮力把他身上的磚土扒開時，驚奇地發現他竟安然無恙，口裏還在念著南無阿彌陀佛。正是佛號救了他！

這些念佛方法日常要去實踐，解行并進，二六時中，行走坐臥，都要繫念這句佛號，不能打閒岔，這樣才有念佛行人的樣子。

三、念佛的勝妙功德

執持名號，一定會有極爲殊勝、極爲不可思議的功德。念佛法門的終極目標是要蒙佛接引，臨命終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而在世間念佛的過程中，也有種種勝妙的功德。古往今來，如果要談奇蹟，那念佛感應是人類歷史上最神奇、最不可思議的奇蹟。茲從五個方面，援引近現代事例，予以介紹：（一）念佛肉身不腐；（二）預知時至，安然往生；（三）現代鸚鵡往生記；（四）念佛化解厄難；（五）念佛治癒絕症。茲分述如下：

（一）念佛肉身不腐

世間人對去世後能留下肉身的，都會驚歎不已，河北香河曾有位老人留下肉身，各類報刊雜誌有過很多報道。無論是六祖慧能及憨山大師的肉身在南華寺至今被景仰瞻拜，還是九華山自古以來留下的高僧大德的肉身，亦對後人啓發良好。大眾崇敬瞻仰之餘，一定會從內心認爲，這些留下肉身的都是功夫高深，非一般人所能企及的。





而實際上念佛留下肉身的也不少，《淨土》雜誌就曾刊登過三位尼師留下肉身的公案。二〇〇七年，黑龍江紅光寺開缸出現了兩位尼師的肉身。其中一位是該寺的原住持慧寬比丘尼，她於一九九八年往生，世壽八十四歲，裝缸之後，過了九年打開一看，肉身完好。另一位是同寺院的沙彌尼顯亮師，她是七十六歲才出家的，於二〇〇二年八十歲時往生，她也是裝缸，五年後開缸，發現肉身同樣保持完好。如果說慧寬老比丘尼是童貞出家，苦行一輩子，肉身不壞還能理解，那顯亮師出家很晚，沒有受大戒，竟然也肉身不壞。這就耐人尋味了。可見，肉身不腐的神奇，或有自己定慧力所致，或由佛力加持所致。這兩位尼師有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一心老實念佛，一門深入。顯亮沙彌尼除了幹活，就是念阿彌陀佛，不講話。慧寬老比丘尼也是，別人請她講開示，她就一句話——“好好念佛”，也不說其他的，念佛非常精進。顯亮沙彌尼臨往生時，瑞相昭著，甚至她頭上都出現了戒疤。她從沒受過大戒，臨命終時，她內心有這種渴望，希望成爲具戒的比丘尼，佛菩薩慈悲，就讓她的頭頂上現出戒疤（參見《淨土》二〇〇八年第三期）。二〇〇九年，浙江岱山也有位厚存比丘尼坐化，四年後開龕肉身不壞。這位比丘尼是盲人，不方便參加寺院的各種法事活動，就是老實念佛，真正做到了念累了就睡，睡夠了就念。她看不到世間的人和事，反而清淨，最後肉身不壞（參見《淨土》二〇一四年第一期）。這三位尼師祇是老實念佛，留下肉身，可見，念佛功德不可思議。

又，現代居士至誠懇切念佛，亦有往生留下肉身的公案（可參見《淨土》二〇一七年第三期），茲不贅述。



(二) 預知時至，安然往生

阿彌陀佛二六時中，悉在慈悲地護念加持淨業行人，尤其在臨終最後一著，予以全程的護持。淨業行人內心的最大願望，就是能預知時至。阿彌陀佛亦慈悲滿念佛人的願，或於夢中，或於定中，告知往生日期時辰。然淨業行人能否接受到此預告信息，端在心性清淨與否。古往今來，能明確預知往生時間者不勝枚舉。茲舉一例。

民國年間有一位護法居士名叫胡松年，他曾多年護持印光大師，晚年就住在靈巖山寺念佛，大約六十多歲，紅光滿面，身體很好。一天，他忽然到各個堂口頂禮，跟大眾告別。到客堂時，知客師問他：“你告別，要到哪裏去呀？”他說：“我要回家。”知客師以為他是要回俗家，就說：“你在寺院不是住得很好嗎，怎麼還要回家？是不是我們招待不周啊？”

“不是，我是要回極樂世界的老家。恭請大眾師明天上午八點爲我助念。”他這麼回答。胡居士又到方丈寮跟妙真長老告假，妙真長老問：“你真有把握嗎？”

他說：“有！昨天晚上，大勢至菩薩（是印光大師的形像）告訴我，後天上午八點鐘要接我走。”胡居士很有信心，這個夢很清晰。大家聽了還是半信半疑，但既然胡居士有請求，第二天早八時，大眾師就過去了。妙真長老也去了，祇見胡居士還在與大眾談笑風生，一點病容都沒有。妙真長老跟他握手，問道：“你今天吃了東西嗎？”“早上吃了點粥。”“現在身體怎麼樣？”“現在身體很好。”妙真長老又問：“你要往生了，是否要通知你的兒子過來呢？”他想了想，說：“現在可以通知了，反正這會兒他趕過來，也障礙不了我。”（他兒





子在上海某銀行工作)轉眼八點鐘快到了,胡居士就改坐姿為吉祥臥,情況陡然變了,往生的架勢氣氛真有了。大眾趕緊高聲念佛,八點整,胡居士安然往生了。可知,胡松年至誠念佛,感通佛菩薩告知往生時間,順利隨佛往生,神奇而真實。

(三) 現代鸚鵡往生記

不僅人道的眾生能夠往生,自古以來蝸飛蠕動的動物也都能往生。例如八哥、鸚鵡念佛就能往生。北宋年間有人埋葬一隻八哥後,發現從土中生出一朵蓮華,再循著蓮華的根一看,居然是從這隻八哥的口中生出來的。當吾人讀到《淨土聖賢錄》所記載唐朝、明朝鸚鵡念佛往生的事蹟,啓發信願良多。



現代亦有鸚鵡往生的記載。內蒙古包頭市白居易喂養的一隻鸚鵡念佛十四年,於一九九八年舊曆二月二十八日下午逝去。火化後,從灰中撿出舍利子、舍利花幾十枚,並且鳥舌不壞,質若卵石。

白家的這隻鸚鵡是在十四年前被人由四川販賣至包頭市的,初時,此禽性情凶悍,見人即啄,非但不會學語,時常振羽怪叫,聲音刺耳。主人不勝其煩,贈與白家飼養。白氏一家皆是三寶弟子,家裏常飼養一些放生的禽畜。鸚鵡落戶白家後,在梵唄佛聲熏習下,漸斂凶頑,變得性情柔順,并隨聲學習佛號。居士為其作三皈依。未久,鸚鵡學會念佛,日課佛號不絕,常會有“南無阿彌陀佛”“南無觀世音菩薩”等,見客人至白家,鸚鵡即發語云“念佛吧!好好念佛,念阿彌陀佛吧!好好念、快快念”等警發語,令人肅然斂念。

此鸚鵡臨終得白居易全家為其助念一日。之後,於淨土弘法念佛堂念佛七日。一七圓滿,此鳥身體竟異常柔軟,羽毛色澤艷麗暢順,



鸚鵡及主人包居士及鸚鵡往生後舍利


不滅生前。由法師依儀軌舉行荼毗，所得之舌舍利與舍利花等，均藏於淨土弘法念佛堂，以誌念佛功德不可思議，共結西方之勝緣。（上述資訊由靈巖山超界法師供稿）

鸚鵡念佛往生，足證阿彌陀佛因地發願：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眾生皆生我刹土的功德真實不虛。我等幸為人類，若見禽畜之往生而恬無警悟，還在放縱無明煩惱，甘心五濁眾苦，束手三界輪迴，來生改易人形於鬼畜地獄身，可不哀哉。



(四) 念佛化解厄難

阿彌陀佛因地曾發弘誓：“一切恐懼，爲作大安。”眾生遇到種種人力不可救的災難，諸如戰爭、水災、火災、車禍時，即是最爲恐怖的时刻。此時，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祇得束手待斃。此刻，如能至誠持念阿彌陀佛名號，定能感通阿彌陀佛大悲願力，獲得不可思議的救度。古往今來，此類因念佛而逢凶化吉，遇難成祥的公案不勝枚舉。茲舉三例以證：



其一，念佛炮彈拐彎。一九三七年，日軍全面侵華，攻打河南開封時，大相國寺淨嚴大和尚帶領緇白二眾到大雄寶殿念佛。在大眾莊嚴的佛號中，日軍炮彈呼嘯而來，轟炸了一整天，對大殿與鐵塔發射了七百多枚炮彈，然大殿僧眾與信眾安然無恙。事後觀察，發現神奇現象，炮彈擊中大殿內時，彈頭竟然拐彎向側上方，飛到外面去了。還有炮彈打入殿內，卻未爆炸。翌日，開封被日軍占領。日軍將佐到大相國寺仔細察看炮轟情形，見到此景都驚奇異常，對淨嚴老和尚也敬畏有加了。他們以爲是老和尚有神通，殊不知是至誠念佛感得佛菩薩慈悲威力加持所致。

其二，有驚無險的車禍。現代人出行主要是靠汽車，是故每年因車禍死亡的人數日漸攀昇。二〇一四年七月，東林寺淨土苑的林興華居士曾遭遇到一次車禍，因念佛及護持東林大佛功德故，得以幸免。那天他從南昌開車回淨土苑，下高速路轉彎時，突然有輛大卡車撞向他的小車，當時他猝不及防，也無處躲藏，祇得把車停靠在護欄邊。這時候他束手無策，感覺自己必死無疑了，祇有伏在方向盤上念阿彌陀佛了。過了一會兒，他發現自己並沒有死。再看自己的車，竟然被

那輛卡車撞斷成兩截，正是從他的座位旁切開，祇剩下靠方向盤左側的車身，右側的車身已經沒有了。就連趕來處理事故的交警都覺得不可思議，說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車禍，人還沒有受傷。第二天，林居士到我這兒，心有餘悸地報告這事，連聲說：“哎呀，感恩阿彌陀佛呀，感恩東林寺給我為大佛做功德的機會，否則昨天就沒命了。”

無獨有偶，前些年我應邀去內蒙呼和浩特弘法，有位護法老居士談到他兩個孩子的一次經歷。他的一兒一女早上開車上班，正遇下雪，地面打滑，車子控制不住，向懸崖邊滑去，女兒見情況危急，趕緊念阿彌陀佛，他兒子也跟著一起念佛。竟然出現奇蹟了！這輛車栽下山崖，但兩個人卻恍惚一下，脫離開車子站在路旁邊了。由佛力加持，保全性命了。老居士聞訊，趕緊到寺院稟告老和尚，感恩佛恩及三寶加被之恩。

其三，念佛阻斷冤家債主。《覺園筆記》記載，有位編竹器的工匠住在江邊，從他家的窗口能直接看到江水。有一天晚上，他在家裏編竹器，聽到兩個水鬼在水邊講話。其中一個說：“我投生的機會到了。明天午後會有個喝醉酒的人到水邊來飲水，正好我把他拉下水。”因為這些自盡的水鬼投生一定要找到替身。另一個水鬼說：“好啊，你的機會到了，祝賀你。”這個編竹器的工匠聽得很清楚，第二天他就專門坐在窗邊等候，想看個究竟。午後，果然有個人挑著擔子，像是喝醉了酒，踉踉蹌蹌來到水邊。祇見這人把擔子放下，就蹲在那裏掬水喝，他的身子越來越往前傾，幾乎快要落水了。此時他喝著水，嘴裏說道：“阿彌陀佛，這水很好喝啊！”就這樣一邊掬水喝，一邊念佛。隨後，這人搖搖晃晃站起來，挑著擔子很安全地回去了。當晚，





編竹器的工匠就聽到一個水鬼問：“你找的替身沒來嗎？”另一個水鬼回答說：“他來了！我趁他掬水時拉他，那人都快要被拉下水了，想不到他忽然念了句佛號，一下把我嚇退了兩三丈遠。”可見念佛號能放光，光明使這水鬼瞬間不能靠近了。這鬼接著又說：“後來他不念的時候，我再上前去，誰知他喝著水又念阿彌陀佛，又把我嚇得直往後退，昏頭脹腦地不能動，祇能眼睜睜地看著他走了。”證知，念佛可以阻斷水鬼的襲擾，保全性命。

又，《印光法師文鈔》中曾述說通州王鐵珊的念佛經歷。王鐵珊在前清時做過廣西的藩臺，那時廣西有很多土匪，他曾設計剿匪，殺了不少人。退休之後，他生病了，一閉上眼睛，滿屋子都是鬼影幢幢，鬼來找他麻煩，他隨即驚醒。所以他不敢閉眼，鎮日睜大著眼睛，連續三天三夜不能睡覺，奄奄一息，生命垂危。他夫人念佛的，就對他說：“你就好好念阿彌陀佛吧，阿彌陀佛能救你。”王鐵珊原來沒有信仰，被逼得沒辦法，他就嘗試著念南無阿彌陀佛，念了數十聲便睡著了，當晚就睡得很好。嘗到念佛的好處，便接著念。此後，再也沒有鬼來找他麻煩，病也痊癒了。有了這個親身經歷，王鐵珊就開始死心塌地長齋念佛了。

（五）念佛治癒絕症

吾人這個四大血肉之軀，免不了疾病的逼惱，如果生了大病，自然應當志心求生極樂世界，然專心念佛也有治療疾病的功效。何以故？這句名號就是阿伽陀藥，萬病總持，“阿伽陀”是指一個藥方能治所有的疾病。一般而言，疾病既有心理上的種種煩惱、憂鬱，也有業報身的四大不調及業障病。阿彌陀佛大慈悲心中結晶的這句名號，





內含治療疾病的功德。

東林寺方丈寮的德文師於二〇〇一年患肝癌，醫生認為無可救療，讓其回家，想吃什麼就吃什麼。當時在他病房裏有四個病友，三個已經去世了。他為什麼能夠存活下來呢？就是他生病後，開始信佛、念佛，通過學習佛法，他反省自己打鳥、吃肉的深重殺業，慟哭流涕地懺悔。又了解到念佛的好處，便於二〇〇五年抱著往生的心來東林寺打冬季佛七。這次佛七，他非常投入地持念佛號，有幾次念得大汗淋漓、泪流滿面，身體虛弱也咬緊牙關堅持著，令他的病情獲得了根本性的好轉。肝癌治癒後，他善根發露，也就出家了。



他有個弟弟也是得了肝癌（大概有家族遺傳因素），便來東林寺做義工，為淨土研究會開車。來寺吃素念佛，病情也漸漸減輕，看上去不像有病的樣子。但是他可能沒有他哥哥的那種勇氣，還是比較貪戀世間，覺得自己身體不錯了，就回家住了幾天。結果病情復發，不久就去世了。所以能不能治癒癌症，還是取決於對佛號的信心，取決於是否能放下五欲的誘惑，是否有深重的慚愧心和懺悔意識，是否能真正歸命阿彌陀佛。甚至，也不要求病好，就是一心求往生。志心求往生，往往還可能把病念好，如果祇是求病好，卻很難跟這個名號感應道交，這其中的神妙之處，差之毫釐，失之千里。通過德文師兩兄弟得肝癌後不同的結局，證知信心是第一要素，這句名號確實是萬病總持的阿伽陀藥。

在東林寺十日百萬佛號閉關念佛修行中，有不少通過念佛治癒種種疑難病症的案例，在這裏便不一一列舉了。

綜上所述，念佛的勝妙功德，那真是無窮無盡。上面略述五方面的功德，祇是滄海一粟。這是由於阿彌陀佛的願力無有窮盡，阿彌陀佛名號的功德無有窮盡，我們眾生能念的心無有窮盡。眾生能念的心、所念的名號和阿彌陀佛巨大的加持力，都屬於大不可思議的境界。淨土法門標舉阿彌陀佛名號的果德，以種種的感應、種種的瑞相、種種的勝妙來勸導有緣眾生修行這個稀有的妙法。

持念六字洪名，聲聲喚醒本來人。在三界無明大夢中，我們沉睡顛倒，沉淪墮落，唯有這句名號能拯救我們。吾人安住在名號的光明功德當中，就能得大安樂。倘若失去這個名號，等待我們的就是三惡道的劇苦。所以，我們一定要以深信願盡形壽地執持南無阿彌陀佛





名號，作為吾人此生唯此為大的一件大事來辦！我等眾生感戴佛恩，就得從這裏下手。




第五講 · 福德為水 慧為舟





第五講 · 福德為水 慧為舟

淨業正行是深信切願，一向專念南無阿彌陀佛名號，這也是諸佛菩薩智慧所抉擇的，以一法攝一切法的總持法門。但對於我等末法眾生來說，從朝至暮、從生到死祇是念這一句佛號，恐怕難以專精持久，所以有必要借助一些淨業助行，幫助正行的圓滿成就。淨業助行屬於福德智慧的資糧。凡夫的心都會動蕩波動，很難持之如一，就好像一年當中，有春夏秋冬四季的更迭一樣，吾人的淨業行持，也得要正、助二行相資并進，調適心性。



站在圓教的立場，淨業助行的目標還是要指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如果助行不具備圓融迴向的特點，就會自然感得人天福報，那仍然無法出離三界。廣義的淨業助行含攝菩薩六度萬行，狹義的淨業助行即是淨業三福與普賢十大願王，這二種淨業行人的修持關聯甚密。此講即從這二方面予以展開：一、淨業三福含攝世出世間善法；二、十大願王導歸極樂的啓示。茲分述如下：

一、淨業三福含攝世出世間善法

“淨業三福”出自《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當時韋提希夫人向釋尊問的是“教我思惟，教我正受”，是屬於定善往生之法。於是，釋迦牟尼佛隨順韋提希之意，宣說了定善十三觀。佛深知僅靠定善一法很難普攝一切眾生，尤其是散亂根機的眾生，所以佛隨自意而宣說淨

業三福以及九品往生章。亂想凡夫通過福德的積累，漸次產生智慧，從而能夠聞信淨土法門：信願持名，即可往生極樂世界。對於鈍根初機眾生來說，大多不可能具備淨土的信慧，是故從修行淨業三福入手，乃不可或缺的方便。淨業三福包括人天福、小乘福和大乘福，所展開的十一句法義圓攝了五乘的佛法。分述如下：

（一）人天福：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這是得人身、感天福的行爲規範。

首先是孝養父母，作為一個人，道德人格的基礎是孝道，孝道也表明一個人知恩報德的基本道德心理。

為什麼要行孝道？因為這個世間對我們最有恩德的是父母，父母是世間福田之最。孝養父母，最基本的條件是贍養父母，保證他們衣食不愁。同時還包括讓父母生歡喜心，順著父母的心，而且早晚都要嘘寒問暖，父母未說之前，就要滿足他們心裏的需求。進一步，還能夠光宗耀祖，成就一番世間的事業，令父母有榮耀感。當然，最高的孝順是要順父母的佛性，養父母的法身慧命。

所以，祇有佛教才賦予了“孝”更深廣的內涵，令父母出離三界輪迴，讓他們圓成佛道。這就是蓮池大師說的“親得離塵垢，子道方成就”——父母雙親離開三界的塵垢，作為子女的孝道才真正成就。地藏菩薩就是一個表範。他在因地分別做婆羅門女和光目女的時候，知道母親在三惡道裏，一定要去救度，他救度的方法就是通過念佛。婆羅門女念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名號一日一夜，就來到了海邊的地獄，與無毒鬼王有一段對話。通過她供養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及念佛的功德，她的母親從地獄裏出來昇到天上去了。光目女也是供養佛，得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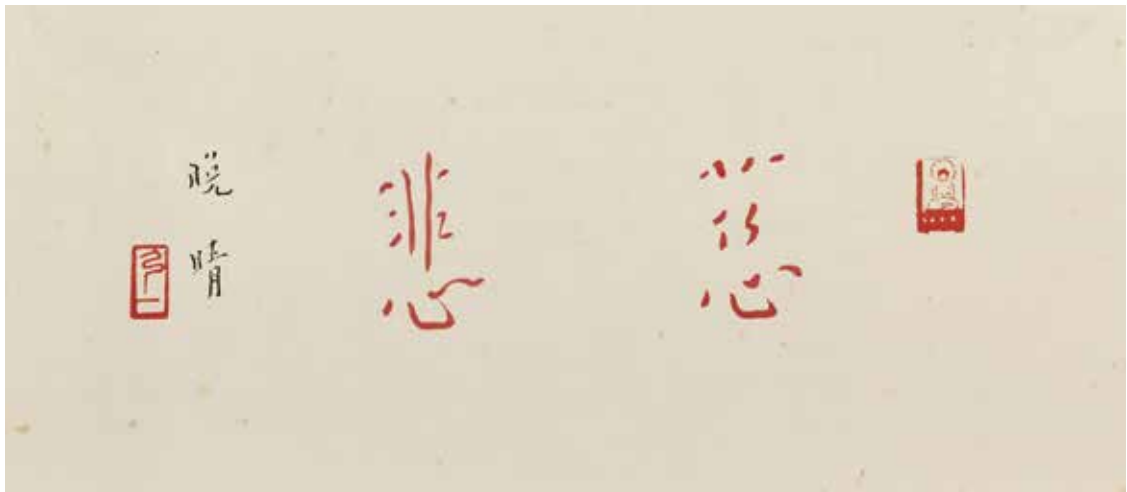


在夢中告知她母親死後輪轉的情況，隨後光目女為母發弘誓大願，終於使其母親得到解脫。佛教作為出現在印度的宗教，傳到中國，能夠在此土生根、開花、結果，被震旦國人所接受，這和佛教重視孝道，與儒家“百善孝為先”的理念能夠接通，有很大的關係。孝道永遠是法界的真理，做人起碼的道德規範，因此違悖孝道就是惡法。大不孝，無論是在世間的法律與輿論，還是在冥府的審判，都是要給予嚴厲懲罰的。

第二，奉事師長。“師長”有世間的師長，就是教我們知識技能的大中小學的老師們，還有出世間的師長，就是教我們佛法的善知識或和尚阿闍黎。對這些師長，我們都要以恭敬心奉事。作為弟子，要有弟子之相，要代師之勞，具備像僕人那樣的心奉事師長，並且要捨我慢，一切都要請示師長後方可為之。另外，不要說師長的過失。經典中說，如果弟子說和尚阿闍黎的過失，是要墮地獄的。可見，尊師重道不僅是中國文化的傳統，也是淨土文化所推崇的。

第三，慈心不殺。這是指要有仁慈之心，不殺害任何生命。一切眾生都貪生怕死，把生命看得至高無上，因此我們要有恕道的精神，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慈悲心是成佛的種子，所以戒律把不殺生戒放在首位。眾生的內心往往有倚強凌弱的殘忍性，掠奪其他生命滋養自己。自古以來會有這麼多戰爭，人與人之間會有種種矛盾摩擦，甚至整個社會被恐怖主義所籠罩，這些都是無始劫來相生相殺的殺業所招感。人類祇有奉行不殺生戒，培植仁慈心，才能有真正的世界和平。在此，淨業行人表達仁慈心，不僅不能去殺生，還要堅持吃素，連間接殺生都要避免。能如是篤實行持，便可不遭遇刀兵劫。





第四，修十善業。十善業被稱作總持，它如同大地，無論是世間還是出世間的功德善法，都是依十善業而得以成就。轉輪聖王御世，即以十善業道來治理國家。十善業是身三、口四、意三，共十種善業。身三：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口四：不妄語、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意三：不貪、不瞋、不癡。這是從止惡的角度，不要去做這些惡行。《華嚴經》云：十不善業道，是地獄畜生餓鬼受生因。於中殺生之罪，能令眾生墮於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短命，二者多病。偷盜之罪，亦令眾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貧窮，二者共財不得自在。邪淫之罪，亦令眾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妻不貞良，二者不得隨意眷屬。乃至邪見之罪，亦令眾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生邪見家，二者其心諂曲。十不善業道，能生此等無量無邊大苦聚，是故應當遠離。

如果從積極行善的角度來看，不僅不殺生，而且還要放生；不僅





不偷盜，而且還去布施；不僅不邪淫，而且還修清淨梵行；不僅不說妄語，更要說誠實語、質直語、和諍語、柔軟語；意念當中，要有不淨觀、慈悲觀和因緣觀。《華嚴經》又云：十善業道，是人天乃至有頂處受生因。若以大悲大願修持上上十善業道，乃至證十力四無畏故，一切佛法皆得成就，是故我今等行十善。《無量壽經》亦談到，在家居士以十善業道規範身口意三業，能夠隨分隨力地念佛，乃至一晝夜執持名號，臨命終時，阿彌陀佛都會接引他往生極樂淨土。

（二）小乘福，又稱為戒福。小乘有解脫的需求，所以就要持戒、修道。佛是為道制戒，而不是為人天福報制戒。



戒律由淺到深，首先要“受持三歸”，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法界常住的三寶是吾人出離生死、獲得般若智慧的保障。佛就是大醫王，法就是藥方，僧就是瞻病人，淨業行持得三寶加持，方始有成。有的居士自視甚高，輕慢僧團，自稱是“二寶弟子”，這是不可以的。尤其在佛滅度之後，皈依僧寶更應放在第一位，祇有皈依僧寶，才能得到佛寶和法寶的加持力，所以不要小看凡夫僧。比如說想祈雨，先要向泥龍祈求，真龍才能下雨，那麼要祈福、祈加持，也要先向凡夫僧去請，才有聖賢僧給予加持。因此，要以平等的心來恭敬僧團中的每一位出家人。

“具足眾戒”。戒就是禁止，不允許做。“禁”下面的“示”就表明是神聖的地方，比如皇家公園，或者寺廟和祠堂處，不能在那裏任意砍伐樹木。通過禁，那個地方的樹木花卉就非常繁茂，而沒有禁的地方則會被砍得一片荒蕪。因此這個“禁”很重要，吾人的生命接受這種禁忌，就能豐滿茂盛，否則人格就會瓦解荒蕪。是故，無論是

世間的福德，還是出世間的道業，悉皆重視持戒。

佛的戒律是讓我們走向解脫的，戒律約束的是煩惱，解放的是佛性。所以，吾人要以歡喜心、生稀有難遭之想去奉持戒律，不斷提高持戒意識。祇有戒律才能令吾人得到究竟的幸福。不持戒，不僅得不到人身，甚至連動物的身都無法得到，何況得如來身。

戒的類別很多，有五戒、八關齋戒、沙彌十戒、比丘比丘尼具足戒，還有菩薩三聚淨戒，受戒之後都得要認真地去受持。

“不犯威儀”。威儀就是指那些小小戒，屬於遮戒的範圍。一個持戒意識很強的人，對小小戒也會像重戒一樣去受持，這樣他身口意三業就有儀可威，就能莊嚴他的法身慧命。先以戒來持身，再來持心，身心一如，就像優波離尊者，得定共戒、道共戒契入圓通常自性。在戒福裏講，若能一日一夜受持八關齋戒、沙彌沙彌尼戒、比丘比丘尼具足戒，并以此功德迴向往生，能得中品中生的往生品位。可見持戒功德不可思議。



（三）大乘福，顧名思義就是發心廣大，具寬廣的車乘，不僅運載自己，也運載更多的眾生到達解脫的彼岸。

要積累大乘的福德，首先要“發菩提心”——上成佛道，下化眾生。菩提心就是成佛的心，成佛的心就是度眾生的心。這就要有無我的空慧，要有同體的大慈悲心，要有捍勞忍苦的意志力，還要有度化眾生的種種善巧方便。大乘經典中佛讚歎初發菩提心的功德，百千萬劫不能窮盡。

其次“深信因果”。這包括世間和出世間的因果。三世因果律真實不虛，絲毫不爽，舉心動念、行為善惡都一定會感得或苦或樂



的果報。若深信因果，那持戒就有堅實的保障，因為祇有深信因果，才會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若不信因果，那就會陽奉陰違，機心狡詐，肆無忌憚，為所欲為。所以一定要深信因果，思地獄苦，發念佛心，祇有這樣才能趨入自覺修道的狀態。

第三“讀誦大乘”。對淨業行人來說，主要是讀誦“淨土五經”。此外，像《法華經》《楞嚴經》《華嚴經》等大乘經典也可以循環去讀誦。尤其對於負有弘法使命的法師來說，這些大乘經典都應該要深入研讀。讀誦大乘經典能夠讓我們突破狹劣的知見，得正法眼藏，熏陶法界觀，開啓吾人般若慧眼。當慧眼打開之後，就能夠從內心深厭娑婆輪迴之苦、欣慕淨土涅槃之樂。

第四“勸進行者”。作為淨業行人，自己通過修行獲得了利益，也一定會以同體的慈悲心，勸勉化導家人、同學、同事等一切有緣人一起來修行念佛法門，這就是作如來使。在這個娑婆世界傳播彌陀願力，每個佛弟子都有一份責任，自己這盞信心之燈點燃之後，也要點燃第二盞、第三盞……祇有點亮百千萬億盞眾生的心燈，才能令暗冥的魔鄉現出光亮。並且，從自他不二的觀念來看，能夠勸勉眾生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那自己也決定往生有分。

有個公案，唐代有位房翥居士突然暴死，被閻羅王攝到陰間，閻羅王告訴他：“你曾經勸過一個老人念佛，他已經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你承這個福，也可以往生。”但是房翥暫時還不想往生，他曾發願誦滿一萬遍《金剛經》，還要朝禮五臺山，所以閻羅王祇好將他放回陽間。透過這則公案，可知，勸勉他人往生淨土，自己也承福可以往生。有位企業家聽到這個公案後，很高興地說：“我沒時間念佛，



我就多建些念佛堂，請人去念佛，他們都往生了，我也占便宜了。”
這個企業家能有這樣的感悟與善舉，也是福德智慧深厚所致。



勸進行者還需要有慈悲心。眾生不了解佛法，不能聞信淨土法門，真的很苦，所以如果有一個人願意聽聞淨土法門，用善導大師的話來講，“不惜身命，急為說之”。

尤其是現在的中國，由於近幾十年來宗教被邊緣化，大部分中國人都缺乏聞法的機緣。近年來由於網絡等資訊發達，公眾聞法的機緣較之以往大有好轉，但廣大的農村還是很閉塞。所以，我們要注重基



層弘法，其實很多邊遠山區的農民頗有善根，但他們沒有聞法的機緣，那確實很苦啊！上海有位退休的中學老師，她專門到農村去講《太上感應篇》，特別受歡迎。當她講完要離開的時候，村民們依依不捨，把她送得很遠，還向她頂禮。《太上感應篇》作為中國三大善書之一，在國人的心中很有文化積澱，但一定要有講法的緣將這種文化元素調動起來，以福我中華。

佛種從緣起，一切眾生都有成佛的菩提種子，但需要有講法的緣，這顆種子才能破土而出，否則菩提種子還會長久沉寂。是故，作彌陀使，勸進行者在這個時代尤為重要。

綜上所述，雖然淨業三福是佛應散動根機的眾生而說的，但其義理含攝五乘佛法，體現出淨土法門“豎與一切法門渾同”的特質，并能提昇“人間佛教”的境界格調，吾輩淨業行人，當依教奉行。善導大師曾開示，在三福當中或者修人天福，或者修小乘福，或者修大乘福，任修一種福，迴向都能往生。當然，如果能三福一齊修，那往生更有把握，往生的品位也更高。



二、十大願王導歸極樂的啓示

再來看十大願王。《華嚴經》中述說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他先是在文殊菩薩座下開根本智，以十信滿心發菩提心，然後文殊菩薩就指示他通過南詢參訪善知識來開差別智。善財童子參訪第一位善知識德雲比丘，就聞信念佛三昧，得圓教初住。隨後他次第地參學，從海雲比丘、善住比丘……一直到彌勒菩薩。彌勒菩薩指點他再回到文殊菩薩那去，以得到文殊菩薩的印證。文殊菩薩加被善財童子後，

又讓他去參最後一位善知識——華嚴長子普賢菩薩。善財童子每次見善知識都要先頂禮，然後陳述自己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未知如何行菩薩道，入菩薩行，圓滿普賢行？普賢菩薩就先爲他讚歎毗盧遮那二十一種功德，以表證諸佛的功德無量無邊，最後偈云：

剎塵心念可數知，大海中水可飲盡，

虛空可量風可繫，無能盡說佛功德。

這是以推到極致的比喻來說明佛的功德無量無邊。偈中列舉幾種不可思議的極難之事：十方無量佛剎碾成微塵，一個微塵算作一個眾生，欲將這些微塵數眾生所有的念頭都數清楚；大海的水浩瀚無邊，欲將海水飲盡；虛空廣闊無際，欲測量它的範圍；風是流動無住的，欲將它繫住。對於這些困難至極的事，即使都能辦到，但要想說盡佛的功德，卻是斷無可能的。佛的果德是這樣無量無邊，令善財童子生起了神往之心：原來成佛有如此富麗莊嚴、無量無邊的功德。

要成就如來恆沙多的功德，就要修十大願王。我們每天做早課都要念十大願王的名目，以警覺吾人了知其真實義，落實在日常行持中。

一者禮敬諸佛。禮敬諸佛是指身業禮敬。通過禮敬，能降伏破除我慢的障礙，生起謙卑恭敬一切的心態。通常情況下，吾人至心禮敬過去諸佛、現在諸佛，那沒有心理障礙，佛弟子乃至一般社會人士都能做到，然要以平等恭敬心來禮敬未來佛，這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什麼是未來佛？一切現前的眾生都是未來佛，乃至蜎飛蠕動的眾生都是未來佛，吾人悉當以平等恭敬心去禮敬。

《法華經》中有《常不輕菩薩品》，這品經的當機者是大勢至菩





薩。常不輕菩薩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因地，這位菩薩一生祇修行一個法門——禮敬。見了一切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他就要頂禮。一邊頂禮，一邊還說一句話：“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有些增上慢的四眾弟子就很討厭他：“你有什麼資格給我授記！”這位菩薩之所以叫常不輕，就是因為他不輕慢任何一個眾生，而且恆常地這樣去做。即使那些人討厭他、罵他，他也要頂禮，也說這句話。這些人用棍子打他，他就在棍子打不到的地方頂禮，又說這句話；這些人用石頭拋擲他，他就在石頭拋不到的地方再頂禮，再說這句話。他一輩子不坐禪、不誦經，就是禮敬。這位常不輕菩薩臨命終時得法華三昧，見到虛空當中威音王佛講了二十千萬億的《法華經》偈頌，馬上就延長壽命二百萬億那由他歲。這時候，打罵他的那些四眾弟子看到他得了三昧，就去向他懺悔。雖然懺悔，但還是先下地獄，從地獄出來之後再作常不輕菩薩的弟子。



《維摩詰經》中，維摩詰居士得到了一位長者給他的珍寶，他就分成兩份，一份給了難勝如來，一份給了與會的最下等的乞丐。他用平等心去做這件事，那就是法供養。唐代飛錫禪師在《念佛三昧寶王論》中將“念未來佛速成三昧門”放在第一，就特別強調這個問題，要對一切眾生生世尊想，要生起平等恭敬心。

禮敬諸佛這一願王也啓示我們日常修行要常常拜佛，至心禮佛一拜，罪滅恆沙。現在我們的業障很重，特別是身體不好，通過拜佛還能令身心康樂。拜佛作為修行，身口意三業能夠集中——眼睛看著佛像，身體拜下去，口裏還在念著佛。宋代的王日休居士每天禮佛一千拜，臨命終時是站著往生的。所以大家應該多拜佛。



而且，每個行願都是以廣大心去做的。例如禮敬諸佛時，不僅自己一人在禮敬，還要觀想法界無量無邊的眾生在禮敬；不僅自己在一處禮敬，還要觀想自己在一佛所，以無量無邊的身，禮敬無量無邊的佛。十大願王都是以普賢的心量去做的，這種心量是無盡的——虛空無盡，眾生無盡，眾生業無盡，眾生煩惱無盡，禮敬諸佛亦無有窮盡。

二者稱讚如來，這是指口業。我等凡夫的口業不是講假話套話，就是在播弄是非，每天搖著三寸不爛之舌造了多少的口業，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要轉這個口業去稱讚如來，使其進入至善的狀態。經典當中講，釋迦牟尼佛因地作仙人時，曾七日七夜翹著一隻腳，觀弗沙佛的相好，以一個偈子來讚佛：

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
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





以這個偈子讚佛，就功超九劫——比彌勒菩薩提前九劫成佛。一般而言，修行人見佛，首先就是要讚歎佛德。如法藏菩薩於出家時見到世自在王如來，他的偈頌首先就是讚佛。法藏菩薩成佛之後，他方世界菩薩前往極樂世界見到阿彌陀佛，首先也是讚歎阿彌陀佛。我們念佛之前唱的《讚佛偈》是宋代擇瑛法師依據《觀經》第九真身觀所作：

阿彌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無等倫。
白毫宛轉五須彌，紺目澄清四大海。
光中化佛無數億，化菩薩眾亦無邊。
四十八願度眾生，九品咸令登彼岸。

印祖稱譽此讚佛偈“舉正報以攝依果，言化主以包徒眾。雖祇八句，淨土三經之大綱盡舉也。”（《增廣印光法師文鈔卷一·與悟開師書》）是故吾人當常熏習。

不僅在做功課、做法事的時候，就是平時待人接物，我們也要有這種心理上的傾向，要讚歎。一切眾生總有閃光點，要讚歎他的閃光點，不要一見面就找茬，天天挑別人的毛病。如果總是拂逆他人的心，總是說些難聽的話，那他肯定不受大眾歡迎。所以要說讚歎他人的話，這其實也是一種甚深的涵養。但我們往往就喜歡說些嘲笑別人的話，自讚毀他，所造的口業就很深重了。而常常讚歎別人，尤其讚歎如來的功德，那就能夠獲得無礙的辯才。

三者廣修供養，可令行人破除慳貪的煩惱。供養有財供養，有法供養。一切眾生都慳吝，自己的東西捨不得給別人，對他人之物卻垂涎三尺。小偷的心理就是如此，看到別人有好的東西就想占為己有，



否則渾身不舒服，所以他要行竊。而修普賢這一行願，就要廣行布施，以歡喜心布施金錢財寶、資生用具、王位眷屬，乃至布施頭目腦髓。而且還要三輪體空地布施，不存期望回報之心。能夠三輪體空地布施，那財供養就是法供養。供養當中，有三種福田：敬田、恩田和悲田。三寶和聖人爲敬田，父母師長屬於恩田，一切窮苦無告的人則屬於悲田，這些我們都應當要去供養。

法供養就是把自己所學到的佛法無條件地供養給大家，不能吝法，否則就會得愚癡的果報。如果能夠法供養，爲眾生講經說法，就能開發智慧。因爲通過我們的法供養，眾生開發了智慧，那麼自他不二，他人開發了智慧，也就等同於自己開發了智慧。證知以慈悲心代佛弘法，即可得諸佛菩薩加被，獲得無上智慧。如是開智法，吾人當踐行。

四者懺悔業障，這是離愚癡之報。一個菩薩思惟自己無量劫以來，由於貪瞋癡三毒煩惱鼓動身口意三業，所造的惡業無量無邊，如果這些惡業有體積的話，盡虛空都容納不了。菩薩尚且說自己的業障無量無邊，更何況業力凡夫。我們有三種障——煩惱障、業障和報障，這三者內在的關係是：煩惱障就像種子，業障就像水土，報障就像果實。因此，在三種障裏先懺悔業障，使煩惱障的種子得不到水土的培植，自然不會造業，也就沒有報障那個果實了。

懺悔業障要生慚愧心，祇有知道自己的業障無量無邊，慚愧心才能出來，才去尋找懺悔的方法。懺法有作法懺，有取相懺，有實相懺。淨土法門是帶惑業往生的法門，但也是重視懺除業障的，隨緣消舊業。慈雲懺主遵式大師曾作《往生淨土懺願儀》，世傳爲大淨土懺。收入《淨





土十要》中，淨業行人可行之。《觀經》云，至心稱念一聲南無阿彌陀佛，能消八十億劫生死重罪。證知，至心念佛即為最上乘的懺罪法。



五者隨喜功德，這是破除嫉妒的障礙。人有一種劣根性，就是嫉妒心，看不得別人好——見到別人倒霉，心裏就挺舒服；見到別人活得比較滋潤，自己就難過。這其實是薄福之相。是故吾人要把心量打開，要有隨喜他人勝德的心。隨喜的對境包括四聖六凡所有的善根功德，對於這些，都要隨喜讚歎，成人之美。

能隨喜他人功德，實則在積累培植自己的福報。讚歎別人，鼓勵成就他人圓成善業，這是自利利人的善行。不要無端地懷疑阻撓他人的善舉，諸如別人正在放生，有人非得說：“你們怎麼放生，放生不

就是放死嗎？”這就是阻撓人家。固然，放生處理不恰當時會有一些弊端，但放生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是傳達慈悲的精神，眾生平等的觀念，首先要去讚歎，而不是去障礙。或者善心人正在給乞丐布施錢財，卻有人在一旁說：“他可能是騙人的哦！”阻撓別人行善。如果此時讚歎一下，那人也就布施了。一定要讚歎、隨喜，這就好像一個人在賣香，另一個人在買香，你站在旁邊也沾染了這個香氣，而買賣香的人並沒有損失。所以，我們要保持一種隨喜功德的心態和讚歎他人善行的口業。

六者請轉法輪，能除謗法的障礙。為什麼要請法？一切諸佛示現，都有人來請法，菩薩常請，諸佛常說，法輪常轉，佛日增輝。這個世界有佛法的流布，就充滿光明，眾生就能得福。佛法要表現其尊重性——有請方說，重法不輕說。如果輕率地去說，別人不恭敬，也產生不了作用。有請才說，才能體現尊師重道。

《周易》有蒙卦，“蒙”是指需要啓蒙的人。為師之人一定要自尊自重——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是學生不辭辛勞，不遠千里，登門來求學，不是老師主動找上門去教學生。即云：但問來學，不可往教。這是傳道師資的自然規則。中醫也有類似的規矩，如果病人不上門求醫，醫生是不會主動去找病人治療的。因為療效的好壞，亦與病人對醫生有否信敬心相關。所以，請轉法輪是上承諸佛之願，下順眾生之心。諸佛來世間示現八相成道，就是講經說法的悲願，但眾生蒙昧顛倒，不知道向佛請法。所以，明白人就要主動去請佛。佛滅度之後，三乘的聖人乃至有正知正見的修行人，也都在可請說法之列。甚至，不忍佛法滅，自己通過努力修行有一定的體會，也可隨緣講說，這叫





請自心佛說法。

請轉法輪，其實現代每個人都可以發心爲之，例如主動地去流通佛經、光碟等。弘法在任何時代都非常重要，“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世間那些大科學家和大知識分子，他們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或許還很優秀，但是由於分別識和邏輯思維太強，一旦到佛法的層面，可能就百思不得其解了。多少教授、博導看《金剛經》《心經》，包括《印光法師文鈔》，都覺得像看天書，滿頭霧水，不知所云，所以需要跟他去講法。因此現時代培養弘法人才就至爲重要，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七者請佛住世。對於久處無明暗夜的眾生來說，佛就是能灼破群昏的杲日，有著拯救一切眾生的力量。佛應眾生得度的機緣出興於世，如優曇華，稀有難遇。如果有幸遇到了，一定要請佛長久住世。佛臨涅槃那天，向天上地下的所有人宣告：今日當入般涅槃。當時很多眾生長跪叉手，泪流滿面，請佛莫入涅槃。但是，釋尊涅槃之事實則是有因緣的。佛曾向阿難暗示過，佛可以住世半劫或者一劫，但阿難不吭聲，沒有請佛住世。相反，魔王波旬卻去請佛入涅槃，那佛也恆順眾生，就答應波旬三個月之後入涅槃。佛不打妄語，既然答應了波旬，那就要做到。當然這也是佛示現涅槃，也是有因緣的，從《法華經》來看，佛示現涅槃也是度化眾生的方便。如果佛長久住世的話，眾生不起恭敬之心和稀有難遭之想，示現涅槃相，眾生就有修學佛法的緊迫感了，對佛法也就油生恭敬難遭之想了。

須跋陀是佛最後度化的一個弟子，他活了一百二十歲，是一位老外道，在之前很長的時間裏，他根本就沒有來向佛請教過。一日他

聽天人說佛要涅槃了，就緊張了：佛都要涅槃了，而我還沒有得解脫，得要趕緊向佛請教，否則以後沒機會了。於是趕忙跑去找佛。當時阿難把他擋住，不讓他進，怕他干擾佛最後的涅槃。他就再三地懇求。佛聽到他的聲音，讓阿難放他進去，就給他講八正道。當下，須跋陀就證到了阿羅漢果，而且爲了報答佛的恩德，他就自己先入涅槃。正是佛要示現涅槃的消息，把須跋陀給度過來了，如果佛長久住世，他可能根本就不會在意。佛滅度之後，對於一切三乘的行人以及一切有修有證的善知識和高僧大德，也應該要請他們長久住世。

最後的三個行願都是屬於迴向的範圍。八者常隨佛學，就是恆常地、無窮盡地不違悖佛陀的教敕而修行。常隨佛學是以佛爲榜樣，佛從初發心到圓成佛果的全過程，我們都要亦步亦趨地去仿效。因此，我們是要“學佛”，學佛是解行并進、知行合一的，而不是僅僅去研究“佛學”，佛學屬於知識學問的範疇。

九者恆順眾生，這是利他行，迴向眾生。這一行願所表述的道理非常精彩。恆順眾生就是恆常隨順眾生各種不同的根性，以四攝法（布施、愛語、同事、利行）成就他們。恆順眾生不是恆順自己，一個具備無我空慧的人才能做到恆順眾生。眾生有種種的根機、種種的欲樂、種種的習氣，我們都要去恆順。之所以要恆順眾生，就是因爲佛與眾生是同體的，恆順眾生就等於恆順諸佛，眾生歡喜即諸佛歡喜。

《華嚴經》以海印三昧來表達佛與眾生同體的深義，當佛證得海印三昧的時候，大海岸邊所有的樹木、花卉、景物都印在大海裏面了，於是印在大海中的景物即是大海的組成部分。同理，九法界眾生也都是佛所證海印三昧中所現之影，是故一切眾生即是佛的組成部分，





佛與眾生同體不二。

由此，佛菩薩以大悲心為體性，大悲心是緣苦難眾生而生起來的，由大悲心啟動菩提心，由菩提心引導菩薩的六度萬行，由六度萬行成就菩提樹的一切種智的果實，所以菩提屬於眾生，如果沒有眾生，就沒有菩薩，沒有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為報眾生恩故，必須要恆順眾生。令一切眾生悉皆往生極樂淨土，即是究竟的恆順報恩眾生。

十者普皆迴向，這一行願是要將前面九種修行的功德作三種迴向。一是迴事向理，迴轉前面九類行願事相功德，趨向真如實相；二

是迴因向果，迴前述行願因行趨向菩提佛果；三是迴自向他，迴轉自己修普賢行願功德趣向法界眾生，令眾生離苦得樂。通過三種迴向，就能拓展心量。一般而言，我等業力凡夫好不容易修了點功德，就會覺得這應該屬於自己的，最多是讓家親眷屬露點光，而把自己修行的功德給其他眾生，那可捨不得！本來修行便想著得點人天福報，可是一旦全捨出去了，自己可不白忙乎了嗎。然事實并非如此，佛法的奧妙恰恰是越迴向，功德越大。由於心量的擴大，功德也隨之放大。所做的功德就像一滴水，如果不迴向，這滴水就容易乾涸；如果做了迴向，這滴水就回歸到了大海，就永遠不會乾涸。以此獲捨一得萬報，乃至捨一得不可說不可說倍數之果報。然亦無功德相。

對於淨業行人而言，修行的一切功德，無論是持名念佛，還是淨業三福、十大願王，都要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作為終極目標，而且迴向法界眾生共同往生。發願到了西方極樂世界，華開見佛，悟證無生法忍之後，還要再回到娑婆世界、煩惱稠林、生死苦海，來救度苦難的眾生。如是往相迴向與還相迴向就能成就大悲心，與大乘淨土妙法相應。

普賢十大願王與淨土法門關聯甚密，《無量壽經》述說與會的菩薩大眾悉皆遵修普賢大士之德，阿彌陀佛第二十二“菩薩一生補處願”中，也談到極樂菩薩現前修習普賢之德。《無量壽經》唐譯本開顯：若諸有情當作佛，行超普賢登彼岸。意謂如果有緣眾生發願要成就佛果，就應當要念佛往生到彼岸的極樂淨土，一到那裏就行超普賢行願，能快速圓滿普賢十大願王，一超直入如來地。淨土法門至圓至頓的特質，於此可見一斑。





《普賢行願品》是《華嚴經》結穴歸根之處，也是《華嚴經》的修行中樞。《華嚴經》以十大願王作為歸宿，十大願王則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作為歸宿，這樣就直接把淨土法門與《華嚴經》緊密聯繫在一起了。淨土法門得十大願王的導歸，就拓展到了大乘全圓的境界，而《華嚴經》得“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洪名的歸宿，也就能圓滿毗盧遮那莊嚴成就華藏世界的本懷，兩者相得益彰。所以，憑借六字洪名就能啓開華嚴事事無礙的法界，極樂淨土的莊嚴全體具足著華嚴十玄門和六相的功德。普賢行願之法義境界昭示：毗盧遮那與阿彌陀佛同體不二，極樂淨土與華藏世界圓融互攝，十大願王導歸極樂，亦屬法爾自然之佛事因緣。



結語・末法端賴念佛出火宅






結語·末法端賴念佛出火宅

吾人現在處於釋迦牟尼佛一代時教法運當中的末法時期，這個時代要出離三界的火宅，依佛言祖語教敕，唯有仰賴念佛往生淨土一法，方克有成。茲從三方面予以闡釋：一、佛法滅盡後，念佛法門住世百年；二、五濁惡世，非念佛必不能度；三、往生極樂為今世修行唯一目標。

一、佛法滅盡後，念佛法門住世百年



《無量壽經》中，釋尊懸記，“當來之世，經道滅盡，我以慈悲哀愍，特留此經，止住百歲。其有眾生，值斯經者，隨意所願，皆可得度”。

當來之世是指佛滅度之後的世紀，經過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和末法一萬年三個時期之後，佛經最終將會在地球上消失。先是《首楞嚴經》和《般舟三昧經》，隨後十二部經典次第漸滅，伊時佛經經卷自然沒有文字，比丘身上披的袈裟也自然變白，這些都是法滅之相。一切經法滅盡，萬古如長夜。釋迦牟尼佛就以大慈悲哀愍眾生的願力，特別地將這部《無量壽經》留在這個世間一百年。那時已是刀兵劫了，人的壽命平均在十歲左右，根機極為陋劣，殘忍性極強。刀兵劫的眾生如果還能夠遇到這部《無量壽經》所宣說的念佛一法，能相信，能發願，能稱名，也都可以蒙阿彌陀佛的大悲願力，帶業橫超到極樂世界去。

淨土法門乃一切世間極難信之法，目前我們這個世間的眾生——

人壽平均七十幾歲——尚且都不太容易相信這個法門，那刀兵劫的眾生還能相信嗎？佛對此有個精辟而形象的比喻：就像油燈在最後熄滅的那一剎那，會突然回光返照一下，燈火很熾盛。就好像人在死亡之前，可能會有幾個小時甚至幾天精神忽然特別好，但隨後會進入死亡過程。釋迦佛的法運亦復如是，這一百年就是最終消失前短暫的回光。那時的眾生的根機恰好比較利，能體會到刀兵劫的劇苦，此刻忽然聞到了阿彌陀佛的名號，他那種一往情深和一心歸命的心就油然而生，沛然莫御。此時悲切念佛，求往生出苦海的心，自然會與阿彌陀佛悲心相應。蒙佛悲願攝受，即可往生極樂世界。這段經文彰顯出釋迦牟尼佛極重的大悲愍念眾生之心。刀兵劫是無明黑暗極其深重的時候，然在眾生惡業濁浪滔天的彼時，念佛法門仍然能夠作為慈航，運載眾生脫離苦海，在茫茫暗夜中，六字洪名依舊可以成為燦破黑暗的慧炬，引領念佛人速出火宅，這是何等慈悲與勝妙啊！

加持這部經典最後住世一百年，也表明兩土世尊悲心憂念未來的惡業眾生，特別是法滅盡時劇苦的眾生。這就好像父母去世之前，要為那些殘疾的子女準備好田產資財，以使他們將來不至於饑寒困苦而死。在所有的大小乘經典都滅盡之後，還要仰靠這一部《無量壽經》所宣示的淨土法門，為刀兵劫劇苦眾生作最後的救度，給予他們最後的脫離險境的機會。若無至極的悲心何能事先預備好這樣的救度方法。思惟於此，方知佛恩浩大，欲報佛恩，昊天罔極。

在末法情態越來越深重的時候，眾生的根機亦越來越陋劣，此時此際，唯有淨土法門堪為當機法門，才能夠惠以眾生真實之大利。祇要有六字洪名存在於這個世間，佛的正法也就住在這個世間，六字洪





名的消失也即是釋迦佛的法滅，二者緊密相依。因此，六字洪名即是十方諸佛相傳之慧命，亦即一切眾生出離三界火宅之根本。吾人當如是信解，如是感恩，如是依教奉行，如是獲得究竟的解脫之利益。淨業行人當如是勉旃。



二、五濁惡世，非念佛必不可度

“五濁惡世，非念佛必不可度。”這個判言來自於蕩益大師。《阿彌陀經》述說十方諸佛出廣長舌相讚歎釋迦牟尼佛的“二難”，（在此土成佛難，為此土眾生說淨土法門難），釋尊自己也認可這二難，并加強語氣地說：“為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是為甚難。”《彌陀要解》注解這段經文，這不僅祇是一個讚歎而已，實際上透過這個二難是要表達，在此五濁惡世中，離開念佛法門，一切眾生都不能度脫三界的火宅。蕩益大師將五種濁惡的情態與念佛的五種不同的特質一一相應地進行觀照，非常精辟。

首先，從劫濁來看。“劫”是時間概念，劫濁是對五濁總的概括，是指一切濁惡之法聚會之時。所有的濁法在此時期會集，諸如：價值觀顛倒，人心日趨險惡，眾生煩惱厚重。生態環境汙染、戰爭危機、氣候異常、瘟疫橫行、自然災害頻仍等全都聚集。生活在這個時代，邪知邪見盛行。個個都在追求功名利祿，人人都被五欲所驅使，少欲知足者甚少。由於受到時代價值觀的影響，生活方式偏離理性的軌道，欲海狂濤，身不由己，於是被種種的苦難所逼迫就成了吾人生活的常態。

投生於這個劫濁的時代，亦是吾人業力使然。人壽減到兩萬歲時（迦葉佛出世時），就開始進入五濁惡世。釋迦牟尼佛是人壽百歲之時來此世間示現作佛的。現在又過去了兩千多年，到現代人壽平均七十來歲，此時的濁惡情狀又比釋尊住世時深重了許多。可見吾人是受重業牽引才在這個時空點投生於人道。

在此劫濁，按通途佛法，若欲出離三界，那就必須要消除惑業。惑業就是見思惑，一定要斷了見思惑，才能夠離開五濁惡世。如果按這個標準，我等凡夫基本上是絕望的。幸好淨土法門有帶業往生的特點，才帶來了令吾人橫超三界的希望。是故在此劫濁當中，“非帶業橫出之行，必不能度”，正是淨土法門帶惑業橫超的特點決定了對此劫濁的奇特超越性。

其二，見濁就是知見上的顛倒。見濁包括身見、邊見、見取見、戒取見和邪見，這“五利使”快速地驅役著我們，令我們在邪見的港灣裏難以出離。首先就是身見，執著這個四大假合的身體的真實性，這是現在眾生基本上無法擺脫的一個邪見。除此之外，這個時代還有





種種哲學、種種宗教、種種外道涌現……知見紛雜，邪見增盛。

當邪知邪見越來越盛行時，吾人的是非邪正的判斷力會越來越弱。是故，處在此見濁的時代，絕對會被邪知邪見所纏繞，尤其在網絡時代，資訊發達，接觸到種種知見，加之吾人從小又沒有建立儒道釋三家的正確知見，於是面對種種邪說，基本上就沒有判斷能力，祇會憑感覺，覺得這個講得不錯，那個也似乎很有道理。同時，這個時代邪師什麼都敢說，處處標榜自己，聳人聽聞，以邪見來籠罩沒有智慧的人。

身處在見濁之中，幸虧有淨土法門為我們提供了對治的勝妙方法。淨土法門單刀直入，但念阿彌陀佛名號，就能夠對治見濁，不假方便，自得心開。不需要去了解那麼多理論，也不需要非得通宗通教，直接從信心下手，直接從名號下手，甘願做愚夫愚婦，縱然什麼教理都不懂，但祇要真信阿彌陀佛就可以。見濁對這樣的信眾就無法產生誘惑力。所以，蕩益大師說“見濁中，非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

其三，煩惱濁就是五鈍使——貪、瞋、癡、慢、疑。同樣也在這個時代日益增長、熾盛，使得我們的內心動蕩不已，痛苦不堪。

煩惱與生俱來，外部的環境又不斷地激發著它，比如各類廣告、影視、網絡、書刊等無不以種種方法勾起吾人的欲望，引發吾人的競爭瞋恨心。因此，處在此煩惱濁當中，吾人是難以離開貪欲的，而貪欲就像陷阱，就像沼澤地帶，使我們越陷越深，同時我們也被充滿著毒素的惡業所螫，就像被蜜蜂螫刺一樣。

冷靜反省自己，確實是煩惱具足，即使是坐著什麼都不做，妄想煩惱的念頭還在不停地涌流，無有片刻的寧息，苦哉，舉心動念無不是罪，無不是惡的我等眾生呀，修行該從何下手呢。





所幸，有淨土法門。在煩惱濁中，“非即凡心是佛心之行，必不可度”。念佛法門無取無捨，雖然是以吾人生滅心念佛，但若能具足信願至誠地去念，那能念的心就是佛心，“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祇有單刀直入，才能度過煩惱濁。念佛念得相應，煩惱的波濤就會趨向平靜，因為阿彌陀佛名號中有清淨光來對治貪欲，有歡喜光來對治瞋恨，有智慧光來對治愚癡。即凡心是佛心，不假方便，暗合道妙，就能超越煩惱濁。

其四，眾生濁。由於有見濁和煩惱濁，就使得我們造作種種惡業，由此導致種種惡果。這些惡果令吾人所感得的身心都很陋劣——身體是色法，心是精神現象。眾緣和合的身體常有很多疾病，氣血不通就會疼痛，體質很差，弱不禁風。同時，心理狀態封閉、陰暗、抑鬱，



沒有陽光的心態，多疑易怒，過於敏感，甚至神經質，心神不寧，經常焦慮失眠等等。我們的色、心是如此的陋劣，這都是見濁和煩惱濁所感得的苦惱的業報身。

處在此眾生濁當中，我們往往被身見所控制，對身體很是貪愛，非但意識不到自己的汙穢不淨，還天天想盡辦法滋補，塗脂抹粉好打扮。安於這種身體的臭穢，不能洞然覺察身體汙穢的本質以及生命的苦、空、無常的真相。由於心理上的不自信，又甘於劣弱的心理狀態，無法承擔“自性本來是佛”的智慧理念。如果對他說：“你有佛性，未來終當作佛。”他一聽，或會嚇得直往後退：“不行不行，我哪能成佛？我業障重。”他不敢直下承擔。如勸勉他說：“若汝信願念佛，今生定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他一定會回答：“我不行，我業障太重。你們都能往生，我往生不了。”他就是這樣安於怯弱，不能奮飛。

爲此，淨土法門有一勝妙方便，能讓怯弱眾生從眾生濁中超脫出來，這個方便就是厭離娑婆、欣求極樂。以八苦爲師，當身體生了病，甚至患了癌症，這時候就要厭離這個苦難的業報身，要認識到它是我們多生多劫的見思惑煩惱的結晶。厭離這個業報身的痛苦當下，欣慕如來金剛那羅延的身體，要完成這種轉換。淨土法門昭示：祇要往生極樂國，就能獲得如來身。厭捨這個世間的毒身，欣取極樂世界的清虛之體，便善巧地超越了眾生濁。如果沒有淨土這種轉換和超越性，備受眾生濁煎熬的我等眾生，由於無法超越身體的病痛和心理的障礙，祇能束手待斃，有些人甚至選擇自裁的手段。儘管自殺，然業力債務并未了清，并不能根本解決問題。可見，淨土法門對於處在眾生濁中的吾人而言，可謂救命神丹！



其五是命濁。這是指我們的壽命短暫，因果并劣。由於我們有見濁和煩惱濁這個因，繼而就感得身心陋劣的苦果，如是見濁、煩惱濁的因感得眾生濁的果都很陋劣，體現在命濁中，即是吾人的壽命短促，死亡隨時到來。

實際上，在人生的各個階段吾人都有死亡的危險。或者胎死腹中，或者夭折於嬰兒時，或血氣方剛的青年死於戰爭，或事業有成的中年死於車禍，或龍鐘衰老時死於疾病。可見，各個年齡段都伴隨著死亡的陰影。人的壽命最長也不過一百來歲，人生七十古來稀。在這個五濁惡世，目前是處於滅劫，人的壽命總的趨勢是越來越短，而不是像有人所說，隨著現代醫學技術的進步，人的壽命會越來越長。有些報刊雜誌也在宣傳這個觀念，這是對大眾的誤導。大家可冷靜觀察一下，古人生理發育晚，一般三十歲才結婚，這樣他們的壽命相對較長，《黃帝內經·上古天真論》云：“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意為古代的人，都能活到一百多歲，毫無衰敗之態。而現在的人十多歲就發育，放縱種種欲望，身心俱勞。年才半百，髮白面皺，衰老相現，試問，我等現代人能長壽嗎？

處在此命濁中，無常隨時到來，短暫的生命如同石火電光。或者猝死，晚上睡下去，第二天早上或長辭人世了；或者遇上地震、海嘯、洪水、瘟疫等各種災難，措手不及，防不勝防，死於非命。於此猝不及防的命濁時，淨土法門能夠讓我們既快速又方便地度過命濁，而無需經歷長時間的修行。因為吾人壽命太短暫了，沒有那麼多的時間來積功累德。淨土法門所需要的修行時間，《阿彌陀經》祇是講若一日到若七日，《無量壽經》更是直接表述為“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





至十念”，《觀經》的“下品下生章”還告訴我們，在地獄相現前之時，念佛十聲乃至一聲，感通佛力，就能帶業橫超，往生極樂。可見，若一日若七日念佛，乃至這十聲一聲念佛感通往生，就可以直接解決命濁的困境。

蕩益大師甚為深情地開示：信願莊嚴這一聲“阿彌陀佛”，就能轉五濁為五清。第一，轉劫濁為清淨海會。娑婆世界劫濁是各種濁法聚會之處，極樂淨土恰是種種清淨之法聚會一處。第二，轉見濁為無量光。這個世間的眾生有百千萬億種顛倒的知見，有見濁就沒有智慧，然而往生到了極樂世界，就能獲得無量大智慧光。第三，轉煩惱濁為常寂光。煩惱濁的自性本體就有著涅槃的三德——“常”為法身德，“寂”為解脫德，“光”為般若德。往生西方淨土，吾人性具的涅槃三德即可現前。第四，轉眾生濁為蓮華化生。我等眾生因愛欲投胎，身心都很陋劣，而極樂世界是蓮華化生，身體是金剛那羅延之如來身，心理則是離開人法二執的大慈悲心、大智慧心。第五，轉命濁為無量壽。在這個世間，生命很短暫，而極樂淨土往生者的壽命是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此轉五濁為五清之勝妙功德，乃阿彌陀佛果德恩賜所致。



三、往生極樂為今世修行唯一目標

如果我們不能依佛言祖語，深知五濁惡世很難出離，就會在心裏打妄想：是否還有其他的奇妙之法可以離開五濁惡世？如此一念疑心，就會對念佛一法的深信形成障礙，也就不會把念佛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於是便在這個三界火宅中貪染五欲，被邪知邪見所籠罩，還時常去爭論法門的高低，戲論紛然。因此，祇有深知五濁惡世靠其

他法門甚難出離，唯有靠念佛方能度脫，才能夠死盡偷心，老實念佛。死盡偷心，就是死盡“或有比淨土法門更好的法門”這個偷心，從而才能夠將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洪名視作至寶，唯此一行三昧終生不渝地奉持。釋尊之所以要說“在這裏成佛難，為眾生說淨土法門難——是為甚難”這兩種難，是深刻地囑托我們要深知五濁難以出離，非念佛必不能度，婆心悲切，吾人當如是信行。

如果我們信解、領納這個理念，那自然就能建立一個矢志不移的目標：將一意西馳作為吾人斯世修行的唯一目標，不再去打其他的妄想。不要再去求願來生還要在這個世間行菩薩道，還要生生世世地積功累德，最後在這娑婆世界成佛；或者下輩子童貞出家，一聞千悟，轉大法輪；或者下輩子作大國王來護持正法等等。不要再去發這些與淨土法門不相應、與釋尊發遣和彌陀攝受相違的願。須知，釋迦、彌陀兩土世尊就是讓我等眾生當生往生淨土的——不隔異生，我們一定要聽佛的話。

最後，以徹悟大師的一首《念佛偈》來作為結語。徹悟大師早先參禪開悟，以後受永明延壽大師的啓迪，歸信淨土，便一門深入，老實念佛，不換題目。他有一首念佛偈云：

要作蓮池自在人，娑婆肯更惹紅塵。
心神早送歸安養，此地空餘鏡裏身。

意謂當下的心願是一定要作極樂世界七寶蓮池中的大自在人，這是這一世生命的終極目標。建立了這個目標之後，在娑婆世界不再去追求五欲六塵了。須知，滾滾的五欲紅塵是導致我們輪迴的主要因素，一定要遠離！要趁早將心神送到極樂世界去，其標誌是極





要作蓮池自在人
娑婆肯更惹紅塵
心神早送歸安養
此地空餘鏡裏身

蓮宗第十三祖徹悟禪師詩
傳印

樂世界的蓮池中有一朵標上自己法名的蓮苞。這意味著雖然身體還在娑婆，然心神已先去極樂世界報到了。須知生命中最重要的是這顆心，是屋子（身體）裏的主人翁，主人翁先去極樂世界了，在這個娑婆世界留下的，就祇是業報身了。當然，也不是要提前結束這個業報身，還得要順應世法，過完這一世命定的壽命。但是要明白，這個身體是鏡子裏面的身，是業緣所現的幻影，鏡中身本質上是空的，不真實的，我們不要被這個假合的虛妄身體所蒙騙。不再認賊爲子了。

若心神已到了極樂世界，那在娑婆世界就空餘鏡中身，就逢場

作戲，隨分隨力，把鏡中身的壽命過完，以假修真，好好念佛修行。要知道，娑婆世界修行一日夜，勝過極樂世界修行百年。茲因這個世界很難修行，如逆水行舟，所以真修行的功德也大。比如修布施波羅蜜，這個世界窮苦的人多，若在極樂世界想修布施還找不到布施的對象呢，所以在這個世界修布施容易。這個世間冤家對頭很多，吾人常常遭遇打罵、毀謗等不公正待遇。此時，正是修忍辱波羅蜜的時機。而到了極樂世界，都是諸上善人俱會一處，相互見面，都歡喜讚歎，慈心相向，無從修忍辱波羅蜜。證知，吾人當珍惜濁世修行的難得機緣，積功累德，增上往生品位。

“要作蓮池自在人”，乃吾人今生唯一的，唯此為大的目標，希望所有的蓮友都能建立起這個目標，至誠念佛，往生安養，便可華開見佛，悟證無生法忍，於一切法得大自在，獲致生命的至極圓滿。何幸如之！

南無阿彌陀佛！

迴向偈

願消累劫諸業障，願得福慧日增長。

願盡此身出娑婆，願佛接引生安養。







Pure Land and Grain
— Elaborated by Shi Da An

ISBN 978-988-78114-9-7



9 789887 811497

H.K.\$ 280.00